

申仲佺同知密直司事孫就徐臣桂姜仲卿權恒爲密直副使康舜龍爲銀城府院君朴賽顏不花爲延安府院君元顯爲成安府院君崔滯爲龍成府院君李凌幹爲寧川府院君裴天慶爲達成君辛孟爲寧城君姜碩爲永昌君車蒲溫爲龍山君李明安帖木兒爲豐山君任君輔爲知中事柳淑洪有龜爲右左代言鄭之產權益爲右左副代言 丙戌以朴德龍爲監察大夫賽顏不花之兄也 戊子以三司右使柳之浚爲楊廣道都巡問使 八月己酉王與公主幸王輪寺祈禱放輕囚 癸丑諸道按廉陞辭王問宣化之方仍教母用贖罰 九月丁丑親設仁王道場于康安殿 冬十月乙未元遣宣者院使賽罕來宴榮安王王夫人王與公主幸其第 己酉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庚戌前右政丞廉悌臣還自元 十一月辛酉遣處仁君李珍如元賀千秋節 乙亥全羅道都巡問使申仲佺獻倭賊 壬午以金敬直林淑爲三司右左使金仁浩爲贊成事李承老爲政堂文學洪元哲判開城府事全普門王梓知密直司事池贊同知密直司事金元富崔伯石抹時用爲密直副使韓可貴爲僉議評

理姜碩知密直司事 丁亥印安還自元言太師脫脫領兵八百萬攻高郵城柳濯等赴征軍士及國人在燕京者搃二萬三千人以爲前鋒城將陷韃靼知院長忌我國人專其功令曰今日暮矣明日乃取之麾軍而退其夜賊堅壁設備明日攻之不克拔會有人謬脫脫帝流于淮安 十二月己丑遣贊成事金普知密直司事全普門如元賀正 壬寅設消災道場于延慶宮 乙巳龍山君車蒲溫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戊申王以天災如奉恩寺孝思觀禱于太祖眞 甲寅以察河中領都僉議司事李齊賢爲右政丞洪彥博爲左政丞姜仁伯判三司事崔天澤爲贊成事康得龍洪元哲爲三司右左使尹忱知都僉議司事李春遇判開城府事全普門判密直司事金成寶知密直司事安輔爲密直提學姜仲卿徐臣桂同知密直司事車蒲溫爲密直副使康敬淳爲監察掌令鄭之祥爲監察持平 乙未四年春正月壬戌太白晝見 戊辰教曰凡爾百僚恪勤乃職聽訟之官審理冤抑違者憲司劾之 庚午元誅妖賊韓山童韓咬兒策免丞相脫脫遣直省舍人訥速兒來頒

赦王出迎于宣義門外 閏月丁未以洪有龜申君平爲右左代言李瑞龍金續命爲右左副代言金元命爲監察執義李夢庚爲監察掌令李穡爲內書舍人李延慶爲典安君姜仲祥爲晉原君 二月己未驚城府院君辛裔死 癸亥元來錫公主號承懿 辛巳賜安乙起等及第 全羅道按廉鄭之祥囚元御香使楚思不花于全州自詣白王王驚愕下之祥巡軍獄 三月庚子倭寇全羅道 甲辰遣前僉議金信贊成事朴壽年如元賀聖節密直副使尹之彪謝封公主 己酉元告以汪家奴爲右丞相定住爲左丞相 庚戌以忠肅王忌辰如廣明寺 丙辰贊成事金普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夏四月戊午雨雹 庚辰元遣使來求女樂 辛巳倭掠全羅道漕船二百餘艘 五月丁酉以安輔爲政堂文學尹守常爲密直提學守常以宦者妻親得拜是職爲世所讖 戊戌以李齊賢爲金海府院君姜仁伯爲奈城府院君金敬直爲彥陽府院君權阜爲永嘉君辛富爲鷲山君孫就爲清城君尹之彪爲海平君 癸卯遣知申事任君輔如元賀皇后千秋節 乙巳元遣斷事官買住來鞠鄭之祥 壬

子遣密直副使崔仁遠如元獻紋苧布 是月征南萬戶權謙元顯印璫還自元云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 六月乙丑召臺官諭曰僧禪近所犯不須窮治禪近內願堂僧也素有亂於王至是通士人妻爲憲府所鞠故王命釋之時僧徒恣淫慈恩宗僧英旭通宦官金不花妻臺官鉤致欲罪之旭曰若欲罪我須罷宗門今宗門僧誰非我乎 辛巳地震 秋七月甲申朔前知都僉議司事韓大淳卒 丁亥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以禳地震 贊成事朴壽年卒于元壽年丞相汪家奴之婦翁也丞相宴慰過飲暴卒 辛丑知申事任君輔還自元帝賜王酒除貫紋苧布 八月癸亥元皇太子遣月魯帖木兒來宴榮安王王夫人王幸其第王與李氏並南面皇后弟道希冲妻坐東奇轍與月魯帖木兒坐西幸樞坐階上 甲戌親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王手書疏文 九月甲申下除目皆奇氏及元使之請也 壬寅元遣資政院使姜金剛吉思來宴榮安王王夫人兼降御香 冬十月乙卯宴金剛吉思于宮中 癸酉流密直副使任君輔于濟州 乙亥命金鋪洪義鄭世雲柳淑逐日入

宮事無大小一切啓稟 十一月庚戌遣定原君鈞大護軍金瑄如元獻方物 十二月辛未流知郡僉議司事金鏞于濟州 是歲我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戶來見王曰乃祖乃父身雖在外乃心王室我祖考實龍嘉之今卿無忝祖考予將玉汝於成矣雙城地頗沃饒東南民無恒產者多歸焉國家開于中書省奉聖旨差官來遼陽省亦差官來王遣行省郎中李壽山往會區別新舊籍民謂之三省照勘戶計其後撫綏失宜稍稍流徙王命 桓祖主之民由是得安其業

世家卷第三十九 高麗史三十九

恭愍王二 五年春正月辛卯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甲午赤氣挾日長數尺餘其中皆有日輪人言三日並出 甲辰益城府院君洪鐸卒 二月乙卯幸榮安王大夫人第 庚申版圖惣郎宣天桂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乙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辛未元遣使錫王功臣號曰親仁保義宣力奉國彰惠靖遠王出迎宣義門外宴群臣 甲戌遣福昌府院君金永熙如元謝功臣號表曰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聳聞稀代之榮銘骨何忘粉身難報欽惟皇帝陛下以簡臨下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是乾坤之休養臣爰從弱歲獲觀清光充宿衛於龍樓既乏絲毫之補製藩宣於

恭愍王二

報平廳觀其慶千與元松壽侍 壬午定原君鈞大護軍金瑄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乙酉王以誕日遣普恩于內殿飯僧百八時僧徒求住寺者皆附恩于請王曰自今禪教宗門寺社住持聽師注擬寡人但下除目爾於是僧徒爭爲門徒不可勝計 丙戌前密直安祐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戊子元遣奇完者不花來改冊榮安王爲敬王追贈三代爲王 丁酉太司徒奇轍太監權謙慶陽府院君盧頊謀反伏誅親黨皆逃宮城戒嚴釋鄉之祥爲巡軍提控令侍衛以洪彥博爲右政丞尹桓爲左政丞元顯判三司事許伯黃石奇爲贊成事全普門韓可貴爲三司右左使金逸逢金鏞印璫爲僉議評理尋以故縱奇權盧支黨下顯可貴沔城君具榮儉于獄殺之籍其家 罷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 以評理印璫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爲西北面兵馬使司尹辛珣俞洪前大護軍崔瑩前副正崔夫介爲副使攻鴨江以西八站以密直副使柳仁雨爲東北面兵馬使前大護軍賈天甫前宗簿令金元鳳爲副使取復雙城等地璫先發仲卿被酒後至使氣璫止之不聽璫目辛珣斬之報王曰仲卿有二心處以軍

世家卷第三十八

蝶城亦微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謬及百無一能之品伏遇皇帝陛下記累歲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鐘之列臣謹當志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蠢蠢之情庶幾致於安靖殿上國明明之訓敢不奉以周旋 丙子王飯僧普恩于內佛堂普恩即普虛 三月丙戌王及公主奉太妃如奉恩寺聽普恩說禪頂禮施幣帛銀鉢繡袈裟積如丘山其徒三百餘僧皆施白布二匹袈裟一領士女奔波猶恐不及 甲辰王以忠肅王忌辰如神孝寺 以孫涌爲監察大夫元太師汪家奴之請也是月我

桓祖來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奇氏族倚后勢暴橫人有密告奇轍潛通雙城叛民結爲黨援謀逆王諭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我命 夏四月壬戌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戊辰知郡僉議車蒲溫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癸酉封普恩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官屬左右司尹丞舍人注簿左右寶馬陪指諭行首 戊寅王遣普恩于延慶宮行師弟禮其儀衛擬於鹵簿 五月庚辰朔王御

法國家莫知其故物議紛紜 己亥以鄭暉為西北面兵馬使洪巨源李思敬為副使鄭綱為江陵交州道都指揮使申青為平壤道巡問使 庚子前密直洪義卒 壬寅命收諸軍萬戶鎮撫千戶百戶牌 癸卯設鎮兵道場于康安殿及諸佛宇五日 六月癸丑印璫引兵渡鴨綠江攻婆娑府等三站破之 乙卯以金敬直為全羅道都巡問使 己未雙城人趙都赤來朝賜金牌授高麗雙城地面管軍千戶 庚申以前贊成事尹時遇為濟州都巡問使 癸亥元使直省舍人賈奇轍太司徒宣命印章而來西北面兵馬副使辛珣遇諸道奪宣命印章囚舍人殺僮從三人舍人夜逃 乙丑王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永陵擊子釋器圖不軌繫巡軍辭連前政丞孫守卿等十餘人已斬守卿等貶其黨贊成事康允忠為東萊縣令杖漢陽尹洪仲元等放釋器于外 乙亥停至正年號 教曰洪惟我太祖創業列聖相承成能繼述衣冠禮樂熾然可觀比來國俗一變惟勢是求奇轍等憑震主之威撓為邦之法選調隨其喜怒政令由之伸縮人有士田則攘之人有人民則奪之斯豈寡人無德之所致歟抑

紀綱不立無術以御之歟無乃理亂循環必極而變天道之然耶深惟茲故每用惕然日者幸賴祖宗之靈轍等伏辜釋器非止庶孽又係私婢所出而倚望謀逆若孫守卿等亦置典刑自今伊始勵精圖治修明法令整頓紀綱復我祖宗之法期與一國更始敷實德於民續大命于天二罪以下一切除之其轍項守卿等誅誤連累者亦從原免太祖及歷代先王加上尊號修其祀事務盡精潔守陵人戶復其舊役社稷山川諸祠在祀典者亦加德號其諸淫祀一皆撤去賊臣之奴倚其主勢占奪土田役使平民多聚良家子女成羣逞惡存撫按廉究治渠魁撤毀屋舍量罪罪之良家子女歸其父母籍沒家產以贖國用所占民戶仍令安業以從公役漕運不通凡所轉輸皆從陸路宜令有司量地遠近營立院館復其土田又以行省及逆賊所占人民庶其旁以便止宿於戲撥亂反正宜施寬大之恩任賢使能庶致隆平之治 元囚本國節日使金龜年于遼陽省聲言發八十萬兵來討西北面兵馬使印璫請濟師以備 丙子洪翊黃河衍賜死 丁丑命判書雲觀事陳永緒相地于南京 籍萬戶洪瑜家以

米千石賑貧民 秋七月己卯朔魏王太子到鴨綠江王命許儻從二人渡江 壬午禁人挈家出城自相地南京人心動搖負戴南行者如歸市故禁之 乙酉置忠勇四衛 丁亥復改官制以洪彥博為門下侍中尹桓守門下侍中柳濯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伯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黃石奇為門下平章事金鏞為中書平章事金逸逢印璫參知政事李仁復為政堂文學金普門鄭珣守司空左右僕射慶千與判樞密院事崔仁遠為樞密院使安祐知樞密院事裴天慶黃裳同知樞密院事柳仁雨李春富為樞密院副使金希祖簽書樞密院事柳淑為樞密院學士 東北面兵馬使柳仁雨陷雙城摠管趙小生千戶卓都卿遁走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邊等鎮咸州以北自高宗戊午沒于元今皆復之 癸巳設孟蘭盆齋于內殿 丁酉元遣中書省斷事官撒迪罕尙衣奉御朶歹到鴨江傳帝旨曰高麗自我世祖混一之初灼知天命舉國臣服爰結婚親于今百年邇者姦民遽生邊釁越我封疆擾我黎庶焚我傳舍阻我行人揆諸天憲討戮何疑

尙慮叢爾賊徒或得罪爾邦連逃嘯聚或從他國妄稱汝民盜用兵戈以閉世好若不詢問情偽大兵一區玉石俱焚誠所不忍特遣撒迪罕等前去爾其母生疑貳發爾士卒就便招捕或約我天兵併力挾攻期於靖國安民永敦前好具悉奏聞 戊申斬西北面兵馬使印璫附表撒迪罕表曰下愚畜命但要生全大聖原情儻加存恤肆陳謬說庶感聰聞竊惟小邦遠處東極隋唐之盛羈縻而已世祖龍興灼知天命首先歸附世著微勞東漸恩澤日新月盛不意賊臣奇轍與盧頊權謀為不軌生我禍階切詳轍等連姻掖庭假威大朝氣焰熏天脅制國主人有人民不奪不已人有土田不奪不饜臣畏天朝一不敢問群黎百姓怨豈在明轍等自知罪盈惡積人所不容而又妄意天下擾攘甲兵方熾一朝勢去身不能保乃謀自安務固其權中外官司皆置親戚凡曰要職無非腹心擅造兵器開習射御公然為之不少隱匿扇動訛言惑亂衆聽今年五月十八日召集無賴一時俱起舟載兵器已至江口又令數輩詐為天使稱有詔旨已至宮門將欲殲我君臣以逞己欲安危死生聞不容髮尙賴聖德粗能

應變既獲賊徒恐有他變不暇申聞俱致於法誠惶誠恐無地措躬又慮邊鄙之民乘釁妄動或有奸人往來亂我情實故置關防以謹出入而其吏士過江劫掠實非本意考其罪人以正邦典伏望弘天地之仁霽雷霆之怒垂蕩蕩之洪恩保哀哀之微喘則四千餘里永為溥海之藩億萬斯年專祝如岡之壽 八月壬子以僉議評理黃順為江陵朔方道都巡問使 戊午流蔡河中于順天印承且于保安貶鄭珣為清州牧使 己巳命寫無逸篇二十餘本賜近臣 九月庚辰遣使于楊廣全羅道刷濟州人及禾尺才人充西北面戊卒 辛巳新設內詹事內常侍等官 癸未以曲城伯廉悌臣為西北面都元帥刑部尚書柳淵判司宰寺事金之順上將軍金元命副之賜貂裘金帶仍授鐵道之 平壤都巡問使李餘慶獻俘女真男女二十餘人分置楊廣道 己丑東北面兵馬使獻俘女真女二十人分屬各司為婢 己亥閱兵于毬庭 是月以我

祖皇帝混一區夏爾高麗國率先效順建為東藩請婚帝室帝亦允從今將百年錫貢相望靡有閒言茲夏爾國游兵入我疆域毀我驛置邊民不寧是用遣使往告厥由使還附奏具稱近者境上乘閒侵軼之徒已正其罪又言事變之生在於倉卒志圖靖難不及稟命其閒應變之狀中書悉以告朕肆朕察其事情追惟我祖宗憫下之惠先臣慕義之誠詎以一管輒虧奮恩然裁以至公若爾初獲首事具罪以聞善善惡惡朕與天下共之奚肯徇私以紊大法如云倉卒不遑陳奏事定之後盡先馳聞事既已往况能悔罪陳情茲示寬容特釋爾咎自今伊始小心敬慎率順彝章撫我黎庶固我東圍勿替朕命惟爾之休於戲赦過宥罪廣推大造之心懷遠招携誕布至仁之德 王與公主宴元使 戊午遣政堂文學李仁復如元上表曰乾坤洪造曲全庶物之生父母至仁旋弃癡兒之過賊子亂常殆將覆國愚臣應卒不及聞天伏蒙推視遠之明廓包荒之度揆事機之非所得已矜情實之無可奈何霽雷霆之威既往不咎霑雨露之澤咸與惟新乾坤全物之生父母弃兒之過亦不可為喻也人非石木豈不

知感哉臣謹當布德音於臣庶以寧一邦修職貢於歲時無替萬世又上書曰近者逆臣奇轍等謀動戈兵欲危社稷專憑聖德得過禍萌然而失火之家迫于救焚倉皇無以先告弄兵之子幸而脫死惶恐難於自言跼天踳地無所措躬伏蒙特降赦恩糜身粉骨奚足以報既荷天地父母再造之恩敢陳國病冀達天聰切惟世皇征東令國王為丞相行省官吏委國王保舉不入常調非他行省比其後續立都鎮撫司理問所儒學提舉司醫學提舉司比來省官皆托婦寺濫受朝命擅作威福小邦有監察司典法司掌刑聽訟糾正非理而省官聽人妄訴拘取諸司所斷文卷以是為非莫敢誰何人疾之如狼虎况今省官有與逆賊謀者願自今其左右司官令臣保舉勿蹈前弊其理問所等官司一切革去世皇東征日本時所置萬戶中軍右軍左軍耳其後增置巡軍合浦全羅耽羅西京等萬戶府並無所領軍徒佩金符以夸宣命召誘平民妄稱戶計勒令州縣不敢差發深為未便如蒙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三萬戶鎮守日本外其餘增置五萬戶府及都鎮撫司乞皆革罷朝廷使臣及府寺院監司所差人

吏多是小邦之人不務宣上德意專要誇耀鄉閭威福自恣恩讎必報屈辱宰相陵犯國主經年不還增娶妻妾無惡不為金剛山諸寺歲再降香勞民生事反戾陛下求福之意本國自有倭寇以來備禦無或小弛樞密院所差體覆使亦宜停罷宣徽院資政院將作院大府監利用監太僕寺諸衙門所差人吏一切禁斷其方物可充用度者明立額數聽本國自獻庶使站路邊民獲寧雙城三撤元是小邦之境先臣忠憲王戊午趙暉卓青等犯罪懼誅誘致女真乘我不虞殺戮官吏繫累男女皆為奴婢父老至令言之流涕指為血讎比來逆臣奇轍虛頭權謙交結會長召集連逃及其謀逆約為聲援輟等既死支黨多奔于彼故令搜索彼反用兵助逆勢不獲已以致行師其總管趙小生千戶卓都卿今在逃竄竊恐構釁生事恭惟朝廷薄海內外莫非王土尺寸不毛之地豈計彼此哉伏乞歸我舊疆雙城三撤以北許立關防女真人等於泥城等處山谷之閒越境來居擾百姓掠牛馬導本國犯罪之人逃閃莫追即與雙城三撤無異乞立禁約毋得擅入似前侵害祖王以來庶孽之子必令為僧所以明嫡庶

之分杜觀觀之萌今有塔思帖木兒自謂忠宣王孽子亦嘗  
 剃髮及長還俗奔于京師誘致本國群不逞之徒扇起訛言  
 眩惑人心若此人者其於朝廷豈有小益乞將此人及其黨  
 與發還本國 丙寅濟州加乙赤忽古托等叛殺都巡問使  
 尹時遇收使張天年判官李陽吉 丙子遣樞密院使金希  
 祖如元賀皇太子千秋節 十一月己卯洪彥博免流尹桓  
 許伯柳濼以李齊賢為門下侍中廉悌臣守門下侍中慶千  
 興參知門下政事李千善參知中書政事李仁復為政堂文  
 學兼御史大夫安祐知門下省事 乙酉以知樞密院事裴  
 天慶為東北面兵馬使姜仲祥為全羅道都巡問使 十二  
 月丁未遣參知政事李千善吏部判書李壽林如元賀正  
 丙寅宥輕罪 修葺南京宮闕

丁巳六年春正月丙子朔放朝賀宴群臣 庚寅王邀王師  
 普恩于內殿賜黃金五十兩金線一匹 辛卯加上先代先  
 王先后尊號 壬辰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卜遷都漢陽  
 王探口得靜字癸卯更命李齊賢卜之得動字王喜曰卿禮  
 祀得吉卜實副予心 命修中外學校 甲辰以營南京宮

闕除楊廣道今年屯田 有二罪以下 乙巳命賊臣家財  
 平價市賣其寶玉屬內庫金銀屬戶部以支國用 二月己  
 酉命李齊賢相宅于漢陽築宮闕 辛亥濟州來降獻方物  
 壬子以彥陽府院君金敬直為西北面都元帥 三月辛  
 卯以金敬直守司徒上柱國彥陽伯車蒲溫為東京留守李  
 安為南京留守崔仁遠為右僕射申青為樞密院副使 夏  
 四月丙辰賜廉興邦等及第 辛酉慮囚 五月丁丑雨雹  
 乙酉李齊賢上箋請老遂致仕 戊子倭寇喬桐京城城  
 殿 王命寫無逸篇賜宰相命尹澤進講 六月甲辰朔日  
 食 以葦河中與全贊謀逆並繫獄鞠之贊逃河中誣服自  
 縊斬于市 己巳元告以撤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秋七月乙亥江浙省丞相趙暉問實刺不花來獻土物  
 甲午門下侍中致仕李凌幹卒 獲全贊斬之 己亥前平  
 章事許伯卒 壬寅濟州星主來獻馬賜蓋紅糧米三十石  
 八月癸卯朔以檢校大護軍崔龍角私役全州良民七十  
 餘戶奪人土田肆行侵漁籍其家充戍卒 甲辰以辭連蔡  
 河中杖流全祐祥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鄭瑀康贊

洪尙載 丁巳以金得培為西北面紅頭軍倭賊防禦都指  
 揮使 戊午以大將軍崔瑩為東北面體覆使以吏部尙書  
 洪有龜為東北面兵馬使 都堂呈行省書曰照得雙城三  
 撤等處元是本國地面北至伊板為界在先因失關防致被  
 女真人乘盡殺州縣官吏就得地土人民擅自稱為採金戶  
 計及將和州更名雙城設置撥管府千戶所其子孫又行召  
 誘本國避役民吏并官私逃驅影占私役無有紀極近有奇  
 轍盧項權謙等密與本處頭目交結私置亦里干多引本國  
 犯罪之人萃於淵藪及其謀逆約為聲援賊臣既敗之後其  
 支黨等多有潛藏以此差令根捉彼乃用兵相拒致有殺傷  
 自知犯法便行逃散其地本是險阻深僻以致本國負罪亡  
 命之徒往往越境閃藏即與愚民交構生事若於伊板隘口  
 設置關防以謹出入庶無後患雙城等處年例辦納金子等  
 物本國自委廉幹人員臨督採納恐趙小生卓都卿指以採  
 金為由妄捏虛事赴告遼陽行省茲起訟端深繫利害宜從  
 省府轉啓遼陽行省照詳施行 九月丙子政堂文學安輔  
 卒 遣驍鐵別監于諸道 庚辰放囚 丙戌王觀射于東

門外 庚寅以濟州收使林熙載兼安撫使 戊戌倭入昇  
 天府興天寺取忠宣王及韓國公主真而去 閏月乙巳命  
 李仁復編修古今錄 大雨雹 戊申司天少監于必與上  
 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  
 地以黑為父母以青為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災風俗  
 者君臣衣服冠蓋樂調禮器是也自今文武百官黑衣青笠  
 僧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鑰銅  
 瓦器以順土風從之 丙辰地大震 丁巳遣判閣門事楊  
 伯顏如元賀皇后千秋節 戊午以地震宥二罪以下 壬  
 戌遣上將軍李云收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倭寇 癸亥加上  
 忠烈忠宣忠肅忠惠忠穆尊號 乙丑倭侵喬桐李云收李  
 蒙古大恟懼不戰擊巡軍 丁卯召臺諫百司問民間利害  
 冬十月辛巳諫官李穡等請行三年喪從之 丁酉遣判  
 開城府事孫登開城尹高用賢如元賀正 庚子遣刑部尙  
 書李嶠如元賀皇太子千秋節 閱兵于毳庭 東北面大  
 飢 十一月庚申以樞密院直學士金得培為西北面都巡  
 問使兼西京尹上萬戶前戶部尙書金元鳳為西北面紅頭

軍倭賊防禦指揮兼副萬戶 十二月丙子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癸未教曰人命至重絕不復續聞獄官多不詳刑以致冤死自今有枉刑者都評議使司御史臺申聞料理

七年春二月戊子以成元揆為江陵道存撫使王面諭曰銓司擬卿最居後念卿嘗牧海州有惠政故特遣之尋改東北面兵馬使 丙申判樞密院事元頤卒 以廉悌臣為門下侍中黃石奇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鏞為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全普門為門下平章事金逸逢為中書平章事慶千與知門下政事李千善參知門下政事安祐參知中書政事鄭世雲知門下事柳仁雨崔仁遠守司空尚書左右僕射裴天慶判樞密院事黃裳為樞密院使李春富知樞密院事柳淑李餘慶同知樞密院事鄭暉金元鳳為樞密院副使 三月己酉倭寇角山成燒船三百餘艘 甲子遣前僉議評理姜之衍刑部尚書崔垓如元賀節日 靜州副使朱永世全羅道萬戶姜仲祥來謁王怒曰今國家多難西憂紅賊東患倭奴公邊之民不獲寧居若等何敢擅離所管耶即下獄 命修京都外城 夏四月大旱王減膳撤樂

禁酒 丙子教曰自正月至今旱氣太甚其於農民何寡人日夜不遑寢食其悉原中外二罪以下 戊寅禱雨于福寧寺及諸神祠 己卯雨 辛巳以大將軍崔瑩為楊廣全羅道倭賊體覆使仍命不能禦賊者按廉以下悉以軍法論 丙戌以戶部尚書李達為東北面兵馬使 丁酉倭寇韓州及鎮城倉全羅道鎮邊使高用賢請徙沿海倉廩於內地從之 賑東北面 五月庚子台州方國珍遣人來獻方物 倭賊至峯梁以樞密院副使李春富為防禦使尋發諸領兵赴東西江以少尹鄭之祥為察訪 甲辰趙小生卓都卿逃據海陽海陽人完者不花率兵千八百人來投 丁未賑交州江陵道 戊申倭侵沔州龍城我軍與戰獲賊船二艘 辛亥倭焚喬桐京城戒嚴發坊里丁為戰卒 以李春富為西江兵馬使安祐為東江兵馬使前護軍李元琳為喬桐倭賊追捕副使 以十二徒無糧儲將遣徒官于諸道鬻布市米歲以為式幸樞以時方海漕不通取其布販向乘馬粟徒官曹漢卿等矯公牒私市米于楊廣道事覺甲寅囚漢卿等于刑部徵布籍米 辛酉遣大將軍趙天珪如元賀皇后

千秋節 壬戌以軍餉不繼召安祐李春富還 六月戊辰朔日食 壬午大赦 癸未以參知政事慶千與為西京軍民萬戶府萬戶樞密院直學士金得培副之參知政事安祐為安州軍民萬戶府萬戶樞密院副使金元鳳副之樞密院副使鄭暉為朔方道軍民萬戶府萬戶上將軍韓方信副之

乙未全羅道鎮邊使獻倭俘八人 秋七月己亥太白晝見凡三月 中書平章事致仕金承澤卒諡良簡 甲辰江浙行省丞相張士誠遣理問實刺不花來獻沉香山水精山畫木屏玉帶鐵杖彩段寄書略曰邇者中夏多事區區不忍生民塗炭遂用奮起淮東幸保全吳之地然西寇肆兇殘虐百姓雖志存掃蕩而未知攸濟耳稔聞國王有道提封之內民樂其生殊慰懷想時士誠據杭州稱太尉又江浙海島防禦萬戶丁文彬通書曰文彬眇處海邑欽仰大邦久欲一拜殿下以觀耿光惜乎微役所縈不果茲因大邦治下黃贊至此故得聞安吉今車書如舊僮商賈往來以通輿販亦惠民之一事也黃贊廻令親都文政進拜聊獻土宜王答士誠書曰竊惟太尉馳英淮左固已佩服餘風暨移鎮浙右益欽令

聞匪遠伊邇願予寡味徒以祖宗之故獲保遺黎苟安歲月雖常欲拜問起居自揣無狀不足煩侍御者之道達酒蒙太尉不鄙夷小邦且辱便蕃之惠不勝至幸茲因使回謹奉此所有薄禮具如內目又命右副承宣翰林學士李穡答文彬書曰今親都文政費來書札同兩府官入啓于內王荅曰吾已領萬戶厚意矣其送以白苧布若干黑麻布若干虎皮若干文豹皮若干少答盛惠且命臣穡為書以謝之臣穡待罪翰林辭命固職司又嘗竊歎萬戶公高誼之日久矣雖欲通名於左右未有階也茲因王命并達下情 丁未親設百高座道場以禳星變 幸廣明寺 辛亥都評議使奏全羅道都鎮撫俞益桓與倭戰殺獲數十人慶尙道鎮撫牛承吉固城縣令魏良用與倭戰殺獲七人請皆擢用王從之 壬戌倭侵黔毛浦焚全羅道漕船時倭寇為梗漕運不通以漢人張仁甫等六人為都綱各授唐船一艘戰卒百五十人漕全羅稅租賊乘風縱火焚之我師敗績死傷甚多 八月己卯倭焚花之梁 甲申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庚寅以慶千與為西北面都巡問使韓方信為東北面兵馬使 辛丑

倭寇仁州 以李岳守門下侍中 九月丁酉朔命同知樞密院事柳淑判司天臺事陳永緒于必興相都于遂安谷州 冬十月庚午以判宗正寺事李子松為楊廣全羅道察理使 御史臺言內侍李邦貴通玄德宮婢請罪之王留其狀 壬午地震丁亥亦如之 庚寅遣兵部尚書洪師範如元賀皇太子千秋節 十一月丙申以災異屢與宥中外二罪以下 庚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內殿以禳災異 甲寅前密直提學鄭珣卒 庚申遣定原伯均如元賀正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丙子遣判太常寺事洪淳如元獻人參

八年春正月己亥以判司農寺事柳方發為喬桐防禦指揮使 壬戌命翰林院寫無逸篇賜宰相 黃石奇罷以李承慶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得培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乙酉紅賊移文于我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歎附如飢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嚴戒士卒毋得擾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 壬辰倭寇海南縣 三月壬子全羅道都巡問使黃順獻倭賊四

級 丙辰王以忠肅王忌辰如廣明寺 夏四月辛未雨雹 辛巳江浙張士誠丁文彬遣使獻方物 丙戌宰樞言公主無子請選名家女宜子者於是納李齋賢女封為惠妃 五月丁酉以誕日放囚 己亥倭寇禮成江 丙午以倭賊充斥禱于太廟 己酉倭焚登津縣 丁巳全羅道追捕副使金鉉擊倭于市若島擒二十餘級 六月丙寅知沔州事郭仲龍監洪州倉出米二十石給官妓官奴削官充軍 乙亥命翰林院進尚書及歷代諸書 丁亥定誅奇轍功臣下教曰奇轍權謙連姻帝室依勢作威不畏紀綱奪占田民恣行非義頃年以來天下始亂自顧其身積惡歛怨度其一朝勢去難保預為深計以固藩籬以其親戚腹心桀驁之輩布列權要陰樹黨援圖為不軌私遣兵仗外方軍人亦閱弓矢詐為詔使兼扇訛言眩惑人心密諭會期約以同舉宗社安危只在須臾南陽侯洪彥博奮不顧身殄殲賊徒再安社稷功大難忘其以南陽侯洪彥博參政商議慶千與參政安祐知門下省事鄭世雲判樞密院事黃裳知樞密院事柳淑上將軍陸仁吉將軍李蒙古大為一等簽書樞密院事金得培

樞密院副使金元鳳工部尚書金琳判司天監事陳永緒判太僕寺事金渭上將軍金元命李云牧前大府卿文璟將軍朱永世內侍監方節彙赤帖木兒中郎將張必禮為二等爵其父母妻蔭及子孫賜田民有差姜仲卿身雖已死功大難忘並賜錄券爵其父母蔭及子孫 楊廣全羅慶尙道大早 秋七月癸巳放還諸道流人 辛丑延安伯印承旦卒 乙巳西原伯鄭顯卒 戊申前贊成事閔思平卒 甲寅張士誠遣范漢傑路本來獻彩段金帶美酒丁文彬亦獻方物 文彬書曰嚮者不探諛陋輒假非儀上干冕聰戰兢無措文彬先是奉使浙左忽家人報吳尚書來出內翰李相公書宣示教命寵錫踰量無以仔肩企思耿光昭若在邇焉靡末役拜觀無能人由大邦深獲仁覆感恩膺寵江海與同太尉張公鎮綏浙右向風不忘特遣使祗奉禮儀仰徹殿下文軌不異祈望弘仁僑寓中不及備聊以微儀少罄葵心王引見士誠使者使李穡答文彬書曰迺者祗承王命拜書左右自以僧踰迄今為愧不意使者回舟如是之速也書札信物謹以入啓王皆忻納太尉之使待遇如書使王與太尉自今永以

為好未必不由執事也土宜別幅彙領王意 江浙省平章火尼赤漂風來泊黃州鐵和江賜米一百石苧布二十四以行省員外申仁適女妻之 八月癸亥以李仁復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御史大夫柳仁雨判開城府事李春富判樞密院事柳淑為樞密院使李餘慶知樞密院事孫登金希祖鄭暉金得培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火尼赤獻水精鏡二 戊辰方國珍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亥親設百高座道場以禳天變仍放罪囚 十一月辛卯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青 王曰今軍務方興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 甲辰遼瀋流民二千三百餘戶來投分處西北郡縣官給資糧先是本國人亦有渡鴨綠江居者以兵亂皆自還 癸丑賀太子千秋節宴群臣時與元雖不相通不欲遽廢也 乙卯王宴火尼赤于內殿 戊午紅頭賊三千餘人渡鴨綠江標竊而去都指揮使金元鳳匿不報遣戶部侍郎鄭之祥切責不之罪 己未以慶千與為西北面元帥安祐副之 十二月丁卯紅頭賊魁僞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冰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人 戊辰賊陷靜州殺都指揮使金

元風遂陷麟州 庚午以守門下侍中李昂為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與為副元帥金得培為都指揮使李春富為西京尹李仁任為西京存撫使賊入鐵州安祐李芳實等擊却之賊退屯麟靜等州 甲戌殺前贊成事康允忠前代言洪開道 上將軍孫巨源時議寬之 乙亥賊復入鐵州寇掠旁縣安祐遇于清江破之復戰敗績祐退屯定州 己卯以同知樞密院事金希祖為西海道都指揮使李昂至西京諸軍未集退屯黃州中外洶懼京城皆為走計爭以殺市輕貨先是大布一匹直米二斗時穀賤貨貴直至五六斗 辛巳發諸司吏胥補西北面戰卒 丁亥賊陷西京 戊子遣戶部尚書朱思忠賚細布鞍轡酒肉遣賊帥仍覘虛實 以李昂懦不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命前僉議贊成事權適帥僧兵赴征 是歲大饑

九年春正月己丑朔以知門下省事鄭世雲為西北面都巡察使賜軍中有功者銀器絮帛衣服有差 丁酉朱思忠持賊書還辭極倨傲 己亥判事金縝還自義州啓賊入西京臣潛往義靜等州徵旁縣散民殺賊所留徒兵百五十

奪其積穀招集團結使守義州王嘉之除刑部尚書 癸卯刑部尚書金縝宦者金玄領數百騎趣西京遇賊三百餘人斬百餘級 命御史臺會百官具兵仗僕從鞍馬芻糧宿衛 毳庭數旬以擬倉卒避賊之行又王與公主夜出後苑習騎 馬王姓不喜騎非宗廟朝會之事未嘗出房闥故慙於跨馬 甲辰上將軍李芳實遇賊於鐵化斬百餘級 丙午諸軍 次生陽驛二萬人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頭仆甚衆賊知 我軍將進攻遂殺所擄義靜州及西京人以萬計積屍如丘 丁未我軍進攻西京步兵先入踰死者千餘人賊兵死者 亦無慮數千人賊退屯龍岡咸從 乙卯以安祐為安州軍 民萬戶府都萬戶李芳實為上萬戶金於珍為副萬戶 丙 辰卜遷都于太廟不吉時修漢陽城闕人多凍死 二月己 未安祐等進軍咸從與賊戰失利 以江陽伯李承老為遂 安谷州等處築城監督使 戊辰曲赦 辛未政堂文學安 震卒 壬申我軍又戰于咸從判開城府事辛富將軍李堅 死之諸軍力戰斬二萬級虜僞元帥沈刺黃志善餘賊萬餘 退保甌山縣 癸酉安祐李芳實等追賊至古宣州斬數百

級餘賊三百餘人渡鴨綠江而走 壬午都元帥李承慶以 疾還 三月戊子朔慶千與安祐金得培上箋告捷 乙未 班師 己酉紅賊船七十艘來泊西海道豐州碧達浦又泊 西京德島席島入鳳州燒城門又百餘艘入安岳郡元堂浦 掠錢穀燒廬舍我軍與賊數日死者三十餘人賊又侵黃州 琵琶浦 壬子賜李承慶忠勤節節協謀威遠功臣慶千與 盡忠同德協輔功臣安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 事金得培輔忠保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李芳實推誠協輔 功臣樞密院副使 甲寅紅賊寇安州城垣浦 乙卯斬黃 志善遣戶部尚書朱思忠如元告平賊至遼陽道梗而還 丙辰張士誠遣使來聘 夏四月丁巳朔紅賊侵黃州鐵和 浦收使閔珣與戰斬二十餘級虜一人并獲兵仗以獻 己 未遣李芳實擊紅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乘舟遁去 壬 申遣金伯環權仲和報聘于張士誠 癸酉宴群臣賜李芳 實玉帶玉纓 甲戌王出西亭聞有女哭甚哀問之曰吾兄 戰死母哀毀三日而死家貧無以葬命賜布五十匹 丙子 膳雨 倭寇泗州角山 辛巳禁酒 癸未大饑征北將士

丙戌教曰今茲百姓勞於兵革困於飢饉予甚憫焉而又 獄囚久在縲紲或有冤抑以傷和氣其宥二罪以下 自二 月至是月旱甚王為之日一食 慶尙全羅道大飢民多餓 死 五月戊子順興君安收卒 倭寇全羅道會尾沃溝等 處 己酉淳化侯珠卒 倭寇楊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 又焚龍城等十餘縣京城戒嚴以前平章事柳濯為京畿兵 馬都統使判樞密院事李春富為東江都兵馬使我 桓祖以判軍器監事為西江兵馬使發坊里丁為軍又令百 官助戰 辛亥杞城侯尹莘傑卒 閏月丙辰朔倭寇江華 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石有沈夢龍者斬倭十三級竟死 於賊 癸酉門下侍郎平章事李承慶卒 倭焚喬桐縣 六月丁亥命百官行三年喪 以大水宿獄囚 京城饑 秋七月乙卯朔幸白岳相視遷都之地白岳在臨津縣北五 里 乙丑司天臺以天文失序請徵賢用士行科舉 辛未 始營白岳宮闕先是欲遷都南京遣前漢陽尹李安修其城 闕民甚苦之卜于太廟不吉又與是役時人謂之新京 遣 益山君李公遂戶部尚書朱思忠宦者方都亦如元審賊勞



行至湯站道梗還渡鴨綠江王大怒曰雖死不可還固遣之  
至潘陽數月又不得達而還 丙子江浙省李右丞遣張國  
珍來獻沉香匹段玉帶弓劍復遣少尹金伯環報聘 八月  
丙戌教曰四方兵興用人為急其際三年喪制 己丑王及  
公主移御昌和寺 平章事致仕鄭子厚卒 封尹桓為漆  
原侯柳濯為高興侯僕遜為高昌伯以安祐參知政事 冬  
十月甲申賜鄭夢周等及第 十一月辛酉移御白岳新宮  
辛卯教曰予自踐位以來畏天愛民祖訓是式願治之心常  
切于衷屬時多艱澤罔下究于戈迭興災異屢見予為此懼  
用道誡言于胥斯原蓋將續大命于無窮也載惟臣庶奔走  
服事勞費實重豈不知恤國之大計不敢不圖庶事伊始宜  
布仁恩其二罪以下並皆原免北征戰亡者宜加贈恤仍令  
悉官其子無後者贍恤其家近因兵荒民不聊生又遼瀋流  
民歸化者衆並令攸司優加賑恤於戲應天者惟以至誠愛  
民者莫如實惠惟爾臣僚各盡乃心以輔台德 丁酉我桓  
祖以判將作監事為東北面兵馬使御史臺上疏以為

李桓祖 東北面人而又本界千戶也不可使為鎮守王不允  
賜宴感行幸樞又餞于會賓門既行授戶部尚書  
桓祖至北道未幾馳報本國人入彼土者皆順命出來 甲  
辰命李齊賢講書無逸篇 全羅楊廣道防禦使金鉉捕倭  
船五艘殺獲三十餘人 三月丁巳王及公主奉太妃至自  
白岳 張士誠遣人來獻綵段玉帶沉香弓矢 淮南省右  
丞王殷遣使來獻綵帛沉香 倭焚南海縣 丁丑與海君  
裴佺死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既 遼陽省總官高家奴遣  
使來獻玉帶及犬 辛卯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 乙未  
門下平章事致仕李謙卒 丙申倭寇固城蔚州巨濟 郎  
將朱彥英奸料物庫副使李中明妻郎將鄭元奸將軍李元  
立妻御史臺劾之會赦皆原免元不悛御史臺杖殺之 庚  
戌我  
桓祖嘗計聞王悼甚遣使弔哭致贈如禮士大夫咸驚曰東  
北面無人矣 五月甲寅以樞密院直學士韓方信為東北  
面都兵馬使前都僉議評理姜仲祥為慶尙道都巡問鎮邊  
使 壬戌上洛侯金永照卒 癸亥命左承宣李穡講書洪

範 丁卯禱雨于太廟 己巳巷市 甲戌都僉議使司啓  
曰年凶餓孳甚多無以賑活良人不能自食者令富人食而  
役止其身人有奴婢而不能養令食之者永以為奴婢王惡  
其認民為隸禁其書 乙亥命前密直提學田大有講書無  
逸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二日 乙未御史大夫李嶠卒  
秋七月壬子張士誠遣千戶傅德來聘戊午又遣趙伯淵不  
花來聘 八月癸巳王遣僧普印等于內殿日講傳燈錄  
倭焚掠東萊蔚州奪其漕船又寇梁州金海府泗州密城郡  
九月庚申遣戶部尚書朱思忠如元賀道路復通表曰辰  
居星拱服四海萬國之心雷厲風飛通九夷八蠻之道量同  
覆載明並恒升遵聖武規模之張御以寬而臨以簡撫世皇  
聲教所暨綏斯來而動斯和故令蠢爾之氓咸入醜然之化  
但恃聖朝之扶佑何圖強寇之侵陵潘翰任專幸得敵王所  
懷梯航路梗未由觀國之光馬戀主而長鳴鶴唳天而難聞  
茲者馳星華於漠遠而聖德之惟新解和渴飢不知蹈舞  
癸酉復置征東省官 元以韓咬兒等搆亂四方兵興遣使  
來頒赦 丙子禿魯江萬戶朴儀叛殺千戶任自富金天龍

命刑部尚書金璉往討之 冬十月戊子地震 乙未金璉  
請濟師時我  
太祖以金吾衛上將軍為東北面上萬戶王命往援璉  
太祖以親兵一千五百人赴之儀已率其黨逃入江界盡捕  
誅之 丁酉紅賊偽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十餘  
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以樞密院副使李芳實為西北面都  
指揮使遣同知樞密院事李餘慶柵岳嶺 戊戌遣鶴城侯  
諤如元賀正以道梗不果行 己亥集都人修城門 壬寅  
紅賊寇泥城 癸卯以參知政事安祐為上元帥政堂文學  
金得培為都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鄭暉為東北面都指揮  
使 十一月己酉紅賊屯撫州李芳實以彼衆我寡歛兵退  
請移順般成三州陽岩樹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  
岳嶺柵從之 庚戌廉悌臣罷以洪彥博為門下侍中 安  
祐李芳實與指揮使金景礪各帥麾下兵擊賊于价延博等  
州連戰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王以祐為都元帥 丙辰賊襲  
安州我軍敗績上將軍李蔭趙天柱死之賊獲指揮使金景  
礪為其元帥移文于我曰將兵百十萬而東其速迎降 丁

已令公侯以下出戰馬有差 己未以參知政事鄭世雲爲西北面軍容體察使 庚申遣前密直提學鄭思道金玗守岳嶺柵平章事李公遂屯竹田 辛酉我太祖斬賊王元帥以下百餘級擒一人以獻 癸亥以平章事金鏞爲樞密院前刑部尚書柳淵爲兵馬使賊以萬餘兵攻岳嶺柵破之我軍大潰安祐金得培等單騎奔還 乙丑賊先鋒至興義驛 丙寅王及公主奉太后南狩渡臨津次兜率院從者唯侍中洪彥博李岳平章事金鏞慶千與柳濯僕射金逸逢參政鄭世雲判樞密院事李春富簽書金希祖知樞密院事柳淑孫登知奏事元松壽承宣金績命洪彥猷李穡金達祥兵部尚書陸仁吉上將軍金元命前吏部尚書洪帥範前刑部尚書柳淵諫議金漢龍將軍李琳張伯顏員外金君鼎刑部侍郎郭忠秀正言朴思慎御史朴大陽侍御史田祿生而已王駐劄江岸顧瞻山河謂松壽穡曰如此風景卿等正宜聯句 丁卯駕發公主去釐而馬次婢李氏所騎馬羸弱見者皆泣下至焚修院按廉使安宗源忠州牧使朴曦來謁遂次迎曙驛南京留守崔仁遠清州牧使金成甲

來謁 戊辰尙州判官趙縉以兵千四百來使大將軍金得齊領之駕至沙平院開寧監務來獻刷馬百餘匹駕次廣州吏民皆登山城惟州官在以柳濯爲慶尙道都巡問兼兵馬使李春富爲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崔安沼爲楊廣道巡問使 己巳駕次慶安驛以尙書右僕射李成瑞爲楊廣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知門下省事姜頌爲交州江陵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縉及開寧監務皆進秩 辛未雨雪駕次利川縣御衣濕凍煖薪自溫是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又屠灸男女或燔孕婦乳爲食以恣殘虐 壬申駕次陰竹縣吏民皆逃匿判閣門事許猷獻米二斗王以按廉使安宗源安撫使許綱不能供張繫頸以來縣人裴元景言於宰相曰吾勸留同里十餘戶以待大駕幸相嘉之奏除元景散員監陰竹務 乙亥駕次忠州 丁丑將軍洪瑄自請爲遊擊將軍王嘉之擢爲南京尹楊廣道管軍上萬戶以趙希古爲廣州牧使楊廣道副萬戶李之泰代宗源下綱及宗源于巡軍 十二月壬辰王至福州以鄭世雲爲樞密院前刑部尚書賜教書遣之 甲午王射于西樓下 乙

未幸嘆湖樓遂乘舟遊賞仍射於湖邊按廉使享王觀者如堵或有反袂與嗟者或誦讖而嘆曰忽有一南寇深入臥牛峯又云牛大吼龍離海淺水弄清波古聞其言今見其驗 丙申以鄭世雲爲中書平章事 丁酉鹽州人檢校中郎將金長壽起兵擊賊殺遊騎一百四十餘人遣州人崔英起走報行在以長壽爲上將軍兼萬戶英起爲西海道安撫使 丁未紅賊三百餘騎陷原州牧使宋光彥死之賊二十九人又至安邊府邑人詐降饗之酒三行撲擊盡殺之 江華府詐降饗賊裨將王同僉伏兵盡殺之賊不敢入境

世家卷第四十 高麗史四十

恭愍王三

甲子安祐李芳實黃裳韓方信李餘慶金得培安遇慶李龜壽崔瑩等率兵二十萬屯東郊總兵官鄭世雲督諸將進圍京城乙丑味爽諸將四面進攻我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奮擊先登大破之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尸滿城斬首凡一十餘萬級獲元帝玉璽金寶金銀銅印兵仗等物餘黨破頭潘等一十餘萬遁走渡鴨綠江而去賊遂平 己巳金鏞矯旨密諭安祐李芳實金得培殺總兵官鄭世雲 庚午鄭世雲露布至行在王遣內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 遣參政李仁復收國史秘書 辛未將軍陸忠至自軍前言諸將殺鄭世雲秘不

世家卷第二十九

發 壬申頗有旨于諸將仍令督赴行在以安其心 甲戌判太醫監事金賢上將軍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悅賜賢等金帛 乙亥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以李芳實爲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己卯趙小生誘引納哈出入寇三撒忽而之地元季兵焚胡虜納哈出據有藩陽之地稱行省丞相 庚辰宦者高龍普伏誅 辛巳東京尹裴天慶來享王請幸東京 丁酉倭焚晉州岳陽縣 減扈從諸司支給有差 辛丑王發福州 癸卯駐劄尙州牧使崔宰供進無缺不行饋遺爲左右所短遂罷之 甲辰東北面都指揮使與納哈出累戰敗績請遣我

太祖 乙巳安祐還詣行宮金鋪使門者殺之遣使分捕李芳實金得培萬戶朴椿殺芳實于龍宮縣 三月丁未朔搜捕得培于山陽縣殺之梟首于尙州觀者莫不嗟悼下教曰國家不幸遭罹寇難播遷南土惟予小子否德所召亦惟將帥用軍無律不克禦侮故也方懷管膺之憂始擬敗軍之罰乃命門下平章事商議會議都監事鷹揚軍上將軍鄭世雲爲摠兵官賜之節鉞代予行事繼降勅書宣示所以委任之

意大將小將並聽約束俾無敢違果賴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志之士奔走於下四面合攻盡殲其衆方俟凱旋疇賞報功不期祐等恃功驕恣構毀世雲不畏大法以快一朝之憤摠兵官代予行事而居下者敢擅殺之是不有我也陵上干犯罪孰大焉願惟祐等爲國爪牙血戰數年頗著勞効而一念之謬前功盡棄予實悼焉雖然破賊之功一時之所或無君之罪萬世之所不容輕重灼然有不相掩者釋此不誅何以示後故命有司將都元帥安祐元帥得培芳實閔渙金琳等明正典刑尙念舊勞罪不及孥所管大小官吏令有司量功叙用其黨惡背功手害世雲郎將鄭贊在逃不宥外其餘知情不首者悉皆原免布告中外咸使聽知惟爾士衆務盡乃心無越爾職以保終始 遣平章事李公遂參政黃裳樞密院使金希祖守京城 丁巳命諸司分司京城時京城宮闕無遺閭巷爲墟白骨成丘 己未黑山島人獻倭俘 辛酉赦大酺于行宮勞赴征將士 甲子地震 改官制 李崑乞辭以柳濯爲左政丞 乙亥前史館編修官李朝上書陳時務十條王嘉之 夏四月丙子朔遼陽行省同知

高家奴邀擊紅賊餘衆斬四千餘級擒其魁破頭潘遣使來報 丙戌朔方道都指揮使擊女真獻捷 丁亥王閔射於西門觀雜戲賜布五十匹 庚寅發龍門倉穀一萬石賑貸京畿飢民 乙未王射於南樓令近臣擊毬以觀 丙申地震 以密直副使李龜壽爲全羅道鎮邊使典理判書崔瑩爲楊廣道鎮邊使我

太祖以上護軍爲東北面兵馬使 五月丁巳元遣太子詹事院僉同奇田龍賜王衣酒 乙丑遼陽省平章高家奴遣使來請兵 六月丙子以同知密直司事安遇慶爲西北面都兵馬使 戊寅遣判三司事金逸逢如元獻方物 辛巳韓見長尺許凡三日 丙申監察司上言竊聞乘輿欲幸水原營宮闕水原陝隘濱海倭寇可虞首降紅賊人心難保清州已備巡幸且居三道之衝便於轉餉賊不能近願姑駐劄清州徐俟農隙擇京城近地以爲移御之所今農務方殷豈可用經亂之民以興工役下都僉議司議之 遣典法判書李子松如元告平紅賊獻所獲玉璽二金寶一金銀銅印二十餘及金銀牌 監察大夫金績命辭不允 秋七月納哈

出領兵數萬與卓都卿趙小生等屯于洪原之鞑鞞洞遣哈刺萬戶那延帖木兒同僉伯顏甫下指揮率兵千餘爲先鋒太祖遇於德山洞院平擊走之踰咸關車踰二嶺幾殲委棄鎧仗不可勝數是日 太祖退屯荅相谷納哈出怒移屯德山洞 太祖乘夜襲擊敗之納哈出退還鞑鞞洞 太祖屯舍音洞 太祖遣斥候至車踰嶺賊登山樵蘇甚衆候卒以白 太祖曰兵法當先攻弱遂令擒斬殆盡自以精騎六百繼之 踰車踰嶺至嶺下賊乃覺欲逆戰 太祖率十餘騎衝賊射殛其裨將一人初 太祖至問諸將累敗狀諸將曰每戰酣賊將一人鐵鎧飾以 朱旄尾揮槊突進衆披靡無敢敵者 太祖物色其人獨當之陽北走其人果奮前注槊甚急 太祖翻身着馬韉賊將失中墮槊而倒 太祖即據鞍射又殛之於是賊狼狽奔北 太祖追擊至賊屯日暮乃還納哈出之妻謂納哈出曰公周

行天下久復有如此將軍乎宜避而速歸納哈出不從納哈出之妹在軍中見

太祖神武心悅之亦曰斯人也天下無雙後數日

太祖踰咸關嶺直至韃靼洞納哈出置陣相當率十餘騎出陣前

太祖亦率十餘騎出陣前相當納哈出給曰我之來本追沙劉關先生潘誠等耳非為侵犯貴境也今吾累敗喪卒萬餘

亡神將數人勢甚窮蹙乞罷戰惟命是從時賊兵勢甚盛

太祖知其詐欲令降之有一將立納哈出之傍

太祖射之應弦而倒又射納哈出之馬而斃改乘又斃之於是大戰良久互有勝負

太祖迫逐納哈出納哈出急曰

李萬戶也兩將何必相迫乃廻騎

太祖又射其馬斃之有麾下士下馬以授納哈出遂得免日

且暮

太祖麾軍以退自為殿嶺路盤紆數層官者李波羅實在最下層急呼曰令公救人令公救人

太祖在上層視之有二銀甲賊將逐波羅實注藥垂及

太祖回馬射二將皆斃之即連斃二十餘人於是更回兵擊走之有一賊逐

太祖舉槊欲刺

太祖忽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即還騎又一賊進當

太祖而射之

太祖即於馬上起立矢出膀下

太祖乃躍馬射之中其膝又於川中遇一賊將其人甲冑護項面甲又別作頤甲以便開口周護甚固無隙可射

太祖故射其馬馬作氣奮躍賊力引轡口乃開

太祖射中其口三人既斃賊大奔

太祖以鐵騎蹂之賊自相蹈藉殺獲甚多還屯定州留數日休士卒先設伏要衝乃分三軍左軍由城串右軍由都連浦自將中軍當松原與納哈出遇於咸興平

太祖單騎鼓勇突進試賊賊驍將三人並馳直前

太祖陽北走引其轡策其馬為駭馬狀三將爭追逼之

太祖忽跋馬右出三將未能控而前

太祖從後射之皆應弦而倒轉戰引至要衝左右伏俱發合擊大破之納哈出知不可敵收散卒遁去獲銀牌銅印等物以獻其餘所獲不可勝數於是東北鄙悉平

桓祖嘗入朝元道過納哈出稱道

太祖之才至是納哈出敗歸曰

李桓祖 婦曰言我有才子果不誣矣後納哈出遣人通好獻馬于王且遺鞞鼓一良馬一于

太祖以致禮意蓋心服之也 庚戌張士誠遣使來獻沉香

佛玉香爐玉香合綵段書軸等物 西北面兵馬使報紅賊將復入寇 女真達魯花赤所晉山愾管不花殺趙小生卓

都卿及家口麾下五十餘人 八月庚辰夜王微行出西門

習騎馬壬午夜亦如之 乙酉王發尙州 丁亥幸俗離寺取觀通度寺所藏佛骨舍利袈裟 戊子駕次元岩驛大雨

扈從諸司帳幕漂流或有死者 庚寅駕指沃州以水漲取

閉道次報命旁郡造舟十艘 辛卯駕次懷仁 壬辰駕至清州初幸尙州許扈從臣僚僑寓人家令其主勿避亂

其妻妾子女者頗多至是清州人皆挈家避之 甲午以判

開城府事李仁任為西北面都指揮使又遣使于遼陽省體

探紅賊 乙未元以滅紅賊之功遣集賢院侍讀學士忻都

賜王衣酒兼諭與高家奴挾攻蓋海州紅賊餘黨 丙申以

判衛尉寺事金蘭為西北面兵馬使判典客寺事池龍壽判衛尉寺事鄭文祐知兵馬事遣使調兵于慶尙楊廣全羅江

陵朔方交州道凡四萬餘卒 留都監察司上疏曰京都近

經兵火人民離散里閭空虛其還者亦因訛言隨合隨散蓋以分司官淹留不來而諸道貢賦又不輸京由是人無所繫

狐疑未定日就殘弊乞貢賦依舊悉輸京都扈從百司定額

侍衛餘悉赴都祭祀國之大事而堂後禮儀司主之今堂後尚不來亦宜遣還史庫所藏寶錄史彙僅有三積十餘箚置

之文廟恐至遺失宜令史官曝曬以藏又令直宿 判密直

司事宋卿罷 贈忻都金帶綵衣苧麻織布不受 耽羅牧

胡古禿不花石迭里必思等以星主高福壽叛 己酉命政

堂文學韓方信往江華修龍藏寺將欲移御也 以楊廣道巡問鎮邊使崔瑩為都巡問使判宗簿寺事金鉉為全羅道沿海巡訪兼漕轉使 庚戌以左政丞柳滯為西北面紅賊

防禦諸軍都統使密直使李珣為都兵馬使金漢貴為東京道許綱為安東道金瑱為尙州道李之泰為普州道成元揆為全州道林堅味為羅州道金桂生為南京廣州道朴椿為清州水原道柳繼祖為公州道張熙載為忠州道金長壽為交州道金庚為江陵道兵馬使時有紅賊聲息又帝有挾攻之命故有是舉未幾聞賊潰乃止 監察司論丹陽公瑁前典理判書印安前大護軍金瑞光親禦軍護軍洪義前都官侍郎閔玘前護軍李乙柔淮陽府使康元祐降于紅賊之罪錮其子孫 命僉議評理李仁復詣開泰寺太祖真殿卜遷都江華不吉乃止 甲寅以政堂文學韓方信為西海道都巡察使 辛酉遣僉議商議姜之衍如元賀正典理判書李瑞龍賀千秋節幸北亭拜表遂登拱北樓命文臣和板上詩韻 甲子設星變消災道場于內殿 冬十月壬申朔李禧上箋辭不允 癸酉夜王微行習馳馬於路人有不知而犯蹕者甲戌亦如之 乙亥留都宰樞啓紅賊後史庫破敗實錄散在露地宜遣史官收貯從之 戊寅地震 以楊廣道按廉扈從行在權置察訪別監代其務 辛巳地震 丙戌

以災異命百官及守令奏陳時政得失民間利害 庚寅命停八關冬至賀 賜朴質等及第 癸巳以李瑞龍丁贊為密直副使 濟州請隸于元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為耽羅萬戶殺萬戶朴都孫 甲午留都宰樞以紅賊聲息請移太廟神主及先王真京城愆前日之變避入江華者十四五 十一月甲寅地震 戊午命放各處戍卒 庚申夜王雜於微巡習騎馬 十二月癸酉王聞元立德與君塔思帖木兒為國王疑朝臣有貳遣吏部尙書洪師範為西北面體覆使 審察情偽 丙子以成俊德為濟州牧使 癸未以壽春君李壽山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真疆域 癸巳以密直副使柳芳桂為文阿但不花接伴使往勞于濟州 遣贊成事柳仁雨如元賀聖節僉議評理黃順賜衣酒 高家奴遣使來獻羊四頭且請處女以前中郎將金光徹女送之 辛丑以崔宰為星山君 癸卯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在清州 遣三司右使李仁復詣開泰寺太祖真殿卜遷都吉 癸卯命贊成事金鋪往慰僉同奇田龍母賜土田 乙巳選李蒙古大女賜布一千

五百匹粧送于元官其伯叔兄弟 丁未王召兩府及耆老議還都皆曰松都宗廟所在國家根本宜速還以慰民望書雲觀以陰陽拘忌奏宜先駐駕城南興王寺俟修康安殿從之 二月乙亥駕發清州次鎮州命禁中外迎駕綵棚宴享 丙子次竹州謁太祖真于奉業寺 庚辰地震 辛巳駕次峯城縣留都宰樞奉迎于臨津壬午百官班迎通濟院癸未駕次興王寺 甲申百官賀還都留都宰樞上壽王謂宰樞曰不圖今日得還京城此皆卿等之功也極歡而罷以僉議評理李仁任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 乙酉宴群臣於行宮 癸巳以贊成事金鋪提調巡軍 判事李績妻與僧通杖僧一百七續妻七十七 三月壬寅地震 遣贊成事李公遂密直提學許綱如元進陳情表曰御下之方要使言而無隱事上之義苟有懷則必陳惟其氣合而意孚是以德隆而業廣稽振古而若此矧明時而何疑敢將無已之求庸瀆蓋高之聽臣降才謏薄識事踈疎千載風雲早承恩於盛旦一區山海甘席寵於餘生願報効之無從惟職貢之是謹豈意遭罹寇賊俄而隔絕朝廷前平壤之蔓延後開

城之燹及每交鋒而示弱固非多筭之所為不旋踵而合攻竟使隻輪之無返其不避南遷之困蓋欲寬東顧之憂果聞天聰獲瞻星使冒恩已極揆分何堪况茲尺寸之微勞何與鼎鍾之顯刻然遠人之敵愾其可取者或存在昭代之報功雖至微而必錄撫躬踴躍俟命屏營伏望皇帝陛下敦字小之仁擴包荒之量迴九重之獨斷察萬里之孤忠渙發德音播之多方之口丕視功載編之太史之書不寧耀今于以示後則臣謹當勸歌七德移箕封按堵之風祝壽萬年奉舜殿垂衣之化又賀平海蓋賊表曰大人之造基緒彌隆妖寇之平震區共慶皇帝陛下仁救及物德洽好生干羽兩階謂昏迷之可格耕桑萬里欲黎庶之載安誅討不加猖狂未已長驅而直抵箕壤再聚而復汚松京自念為寄維藩不可遣君以賊發軍盡口與士同心果仗皇靈累殲醜類何枝黨之餘喘尚海蓋之為栖聽帥指而往從助兵威而耀示茲萌銷沮殘孽降投時升泰平聖化既敷於率土境絕陵侮洪恩偏及於小邦臣敢不恪修朝聘之儀益貢康寧之祝 乙巳命收瘞暴骸廩埋者日三食五日給布一匹 己酉倭國歸我被

擄人三十餘口 辛亥王遊賞興王寺比松嶺 甲寅三司右使金光載卒 庚申親設華嚴三昧懺道場于時御宮閏月辛未朔夜五鼓金鋪密遣其黨五十餘人犯行宮宿衛皆奔竄殺宦者安都赤及僉議評理王梓判典校寺事金漢龍又殺右政丞洪彥博于其第密直使崔瑩副使禹禪知都僉議安遇慶上護軍金長壽等自京城帥兵詣行宮擊賊平之長壽死之亂定王入御康得龍家令百官宿衛徵巡 命李仁復丁贊禹禪洪善福鞠賊于巡 壬午以判密直司事李珣為楊廣道都巡問使出鎮長巖 乙酉錄興王討賊功以三司右使李成瑞知都僉議安遇慶密直使崔瑩密直副使禹禪韓暉開城尹梁伯益典理判書吳仁澤版圖判書金漢真文府府司尹金潁右副代言柳繼祖上護軍楊伯淵金庚判小府寺事金之瑞判典醫寺事李春英司宰令李芬護軍李龍吉為一等功臣版圖判書崔龍兩典工判書李陽大護軍權禧李得霖典客令全甫版圖判書文天起朴良吉親從護軍李松三司副使孔帖木兒通禮門副使趙臣佐護軍崔潭中郎將金安壽為二等功臣扶侍避難功以瑞寧君

柳淑判典校寺事成士達左代言金達祥應揚軍上護軍朴椿宜者延城府院君金玄上護軍李剛達為一等功臣禮儀總郎柳實司宰副令崔忠輔典校寺丞金文鉉中郎將金萬為二等功臣建議集兵定難功以左政丞柳滢為一等功臣又錄辛丑扈從功以卒右政丞洪彥博贈政丞鄭世雲鐵城府院君李崑判三司事金逸逢唐城府院君洪元哲贊成事商議慶千興黃裳瑞寧君柳淑奉化府院君鄭松壽漢陽府院君朴有文泗城君陸仁吉前密直副使許猷版圖判書金漢真肅雍府左司尹宋仁績前安東都護府使洪彥猷判典校寺事成士達文容府右司尹張得安判司僕寺事車安道知中事元松壽右代言李穩左代言金達祥前應揚軍上護軍洪師禹前判司僕寺事朴元澤檢校評理金桂前上護軍許瑞判司僕寺事李良判典醫寺事李春榮前判小府寺事黃大都檢校評理李難守李天暉徐俊玄之妙金生麗鄭之信金勇麗李綸監察執義李成林前大護軍馬天麟李華宗簿令金廣前衛尉尹俞伯前典客令楊贊司僕正尹松典醫副令金君鼎通禮門副使趙臣佐前典客副令南大剛前軍

器監金元世護軍李邦英玄臣祐前護軍金天佐金良壽朴英祐李乙卿禹連金仁雨李光祐典農副正孫廉司僕副正孫元劉信檢校上護軍朴資申之善張成吉崔伯顏故親從護軍金承德中郎將金龍崔公朴石連宦者延城府院君金玄寧原府院君中小鳳晉原府院君金壽萬上護軍李剛達判內府寺事尹忠佐大護軍尹祥為一等功臣密直副使柳淵前開城尹洪師範朴元鏡監察大夫金績命前版圖判書金元命肅雍府右司尹金忠信前判衛尉寺事張天志判典客寺事張伯顏前上護軍慶補檢校評理洪深宋璟故典校寺事金漢龍故軍器監金敦民前司議朴大陽前大護軍金阿赤朴普安大護軍羅光滿金立堅三司右尹金光乙軍器監金光乙前司宰令金暉典理惣郎田祿生典法惣郎權錫禮儀惣郎柳實親從護軍金世德三司副使朴璘前護軍趙君玉前水原府使金興祖前典農副正鄭世文前護軍金斯革康福龍奉仁輔護軍裴吉李逢雨薛松典醫副正禹顯軍簿正郎朴思慎考功正郎洪師瑗檢校上護軍宋忠金貴萬朴守英金古都不花中郎將金天老吳守李存敬趙成朴伯

顏李石北斯林祐羅元郎將李遷張龍劉德為二等功臣錄僉兵輔佐功以左政丞柳滢三司右使李成瑞僉議評理李春富知密直司事李龜壽前判典農寺事全以道大護軍林堅味為一等功臣判軍器監事尹海前大護軍陸忠典法惣郎柳冲為二等功臣又錄收復京城功以贊成事商議黃裳政堂文學韓方信知都僉議安遇慶判密直司事李珣密直使崔瑩知密直司事李龜壽密直副使禹禪柳淵韓暉前密直副使許猷開城尹梁伯益僉議評理李仁任典理判書吳仁澤金貴禮儀判書洪瑄典工判書趙希古版圖判書金漢真前版圖判書金元命前典工判書金漢貴前判閣門事金得齋左常侍金鉉判司宰寺事權長壽判內府寺事邊安烈宗簿寺事

李太祖 左代言柳繼祖應揚軍上護軍朴椿前應揚軍上護軍洪師禹判宗簿寺事池龍壽判司僕寺事朴元澤前上護軍慶補判司宰寺事金之瑞大護軍林堅味羅光滿趙思敏陸忠前大護軍李元琳金良劔金阿赤正尹魯哲典客令全甫護軍金世堅康永張龍吳六和前護軍劉富曹金剛親從

護軍金世德版圖德郎朴良吉典工正郎河乙沚前知文州事朴仁桂中郎將朴允清宦者延城府院君金玄溫陽府院君方節爲一等功臣延安君宋卿前密直副使金光祚軍簿判書尹陟判書雲觀事禹吉生判典客寺事張伯顏衛尉尹廉興邦廣州牧使宋良遇漢陽尹崔安沼安邊府使李昉前判內府寺事閔珣前判典農寺事全以道主護軍全庚判內府寺事李善前安州牧使鄭文祐前判繕工寺事林完前判典醫寺事石抹天英大護軍辛廉李川藏李得霖前大護軍李華馬天麟金光富許瑞邊光秀前典儀令金光雨海州牧使金桂生小府尹李廣大安邊府使金彥龍判典醫寺事崔英氣內府令李元桂前軍器監韓邦彥小府尹金長柱護軍趙仁璧金允精前宗簿副令康元甫都官正郎柳均尙州判官崔仲清中郎將辛之奕尹善典儀注簿張夏知咸州事朴仁歲前護軍韓仲明趙君玉金斯革軍器少監李芳年護軍洪久佐典理德郎河源前成均司藝金鍊書雲副正鄭居吉寢園令李子修中郎將趙平李子芬前奉軍令都千遇爲二等功臣一等圖形壁上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

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婿一人拜八品驅史五人眞拜把領七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敍用賜田一百結奴婢二十口二等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婿一人拜八品驅史三人眞拜把領五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敍用賜田五十結奴婢五口 癸巳以廉悌臣爲右政丞柳瀾爲左政丞崔瑩爲盡忠奮義佐命功臣判密直司事禹碑爲宣力協保功臣密直副使韓暉爲推誠翊戴功臣密直副使吳仁澤爲端誠亮節功臣典理判書楊伯淵爲推誠翊衛功臣開城尹金漢眞爲純誠保節功臣版圖判書 流金鏞于密城郡 乙未以興王之變不能捍衛流護軍安吉成郎將池升景元大有子外 夏四月庚子朔祈雨于德庭 丙午敎曰近因師旅民不安業大小朝官避難在外侵奪土田剝民自利民生益艱其令督赴京師 壬子張士誠遣使賀平紅賊獻彩段及羊孔雀王以孔雀賜前侍中李崑 甲寅遣密直商議洪淳同知密直司事李壽林如元呈百官耆老書于御史臺曰平輕重者惟衡辨邪正者惟鑑天下之枉直是非孰不取正於憲臺之衡鑑乎伏念小邦賊平通路之後

獻捷賀正謝恩賀聖節等使相繼而未有一人東還者而又春盡而朔不頒赦出而使不至此必朝廷內讒人而外小邦也小邦果何罪哉爰自太祖皇帝以來先王所立之功職在盟府今王自就國以來朝聘之禮不懈益虔適遇紅賊成功者再具已申於中書省矣儻有過誤累蒙恩赦不知讒言何所構而輒有異議朝廷何所信而乃用讒言有功而反傷於讒無功而反冒其寵四方聞之得無議乎讒人罔極交亂四方詩人之所戒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所美伏望照以至明權以至平旌我王之功正讒人之罪天下所望於憲司者益光矣又呈書中書省曰勢窮則情不可掩情迫則言不可飾所以顛倒之言徑至於至嚴之前也小邦爰自太祖世祖以來世爲藩翰親則甥舅字小之恩事大之禮有加無已逮今我王尤荷寵眷圖報之誠曷嘗少懈邇者紅賊犯上都污穢宮闕攻破遼省焚蕩郡邑山東之賊航海而來與之相合勢甚猖獗己亥之春小邦賤价賀正而廻盡爲所害至其年冬來寇平壤隨即殄滅至辛丑冬沙劉關先生等十餘萬衆又復奄至誘以空城卒以擒獲蓋海餘黨不敢

復肆小邦有力焉四方賊起十有餘年尙有未盡平者東方之寇四五年間便致廓清天子無東顧之憂朝廷無遠討之勞我王之功未必在諸將之下也然當道梗捷奏未即上達小邦群不逞之在都者因而欲濟其私倡爲虛辭眩惑朝廷而小邦之獻捷賀正之人不還頒朔赦詔之使不至一國臣民且疑且懼伏惟中書愍百揆撫四夷察之以明鎮之以靜豈惟聽不逞之徒反吠其主之言乎國既有君而又求君此必朝廷所深嫉而誅絕者也萬一有過朝廷決不與妖賊等視賊尙見有且爲大官況我王之有功無過者乎我王小心謹慎畏天之威德罔有缺民懷其德是以紅賊之逼倭寇之侵每戰每克不辱釐東之命若被不逞之徒得行奸計是朝廷自撤其藩籬而奪我父母也且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與彼不逞之徒論辨曲直聒於朝廷之聽豈不紛紛然乎伏望變理之暇敷奏之餘此爲我王論功行賞以慰遠人之望取彼兇徒進諸四裔使天下咸知朝廷報功去讒之義豈不美哉又呈詹事院曰平常之言其事或誣窘急之言其事必直竊見我王嘗以世子入侍天庭陪書端本堂尤荷睿眷其襲爵

賜環之命出自宸衷亦莫非皇太子殿下卯翼之恩今王不幸為讒邪所構事迫而勢窮矣不訴於諸執事而何哉我王襲位以來小心謹慎民附士悅頃值紅賊出奇制勝屢獲軍功然以道梗未即獻捷不意讒人眩惑朝廷以致異議一國老幼罔不痛心竊伏惟念有功而必賞去邪而勿疑天下古今之通義也我王既勸職守又立戰功雖有大過猶當見宥况累經恩赦乎且我王非幼而昧於事非老而倦於政不知讒人何所籍而飾其辭乎伏望參贊之餘煩為我王旌獲賊之功雪遇讒之恥公道幸甚 丁巳廉悌臣罷以柳澤為右政丞李公遂為左政丞 己未倭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為倭賊防禦使 金鋪伏誅 倭寇守安縣 丙寅太白晝見經天二日 五月庚午教曰子自襲位以來畏天愛民罔敢或怠理與意乖內難屢作外寇再侵深惟厥咎實在眇躬幸賴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之靈聖善保佑之恩忠臣義士之助用克制變以至今日矧當還都之初天不悔禍星芒示警旱魃為災宜先責己以惠于民於戲惟爾中外大小臣僚尙克相余務求實効毋事虛文川底中興之

理 丙子罷百官徵巡 丁丑以旱禁酒 丁亥還安九室神主于太廟復配享功臣 王聞元使李家奴賈遞位詔來遣密直副使禹禪為接伴使令沮之曰近有奸人詐稱使臣謀亂者故本國使我來逐敢請使事 以知密直司事丁贊為西北面都安撫使閱各領諸司兵以備南幸時軍功政數下王督臺省署告身於闕下群小得志揚言曰臺省多不署吾輩告身今署乎否不署則將率若曹赴征矣 壬辰譯語李得春還自元言帝以德興君為國王奇三寶奴為元子發遼陽兵以送得春嘗從姜之衍如元德興君偽授護軍王引見問何官得春以實對王即除大護軍曰汝若一心輔我宰相非難否則禍必速矣群臣會議曰上即位以來至誠事大再殲勅敵動勞既著賊臣濡誣瞞朝廷構變通位又欲使本國區別軍民運糧出兵已遣洪淳具由呈省姑發兵拒守以俟明降王未敢如何乃以慶千與為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安遇慶為都指揮使屯義州李龜壽為都巡察使屯麟州李洵為都體察使屯泥城洪瑄為都兵馬使屯靜州禹禪朴椿為都兵馬使分屯江界禿魯江等處典工判書池龍壽為巡

撫使屯龍州以備西北皆受都元帥節度命李仁任為平壤尹以調兵食都安撫使丁贊與韓暉將遊兵往來諸營之間以察軍情動靜以韓方信為東北面都指揮使金貴為都兵馬使屯和州以備東北 癸巳李公遂罷以柳澤為左侍中甲午以全普門為慶尙道都巡問使全以道為安東道兵馬使安克仁為東京道兵馬使柳滯為尙州道兵馬使林堅味為晉州道兵馬使安楨為全州道兵馬使成元揆為羅州道兵馬使金漢貴為廣州道兵馬使張天志為富平水原道兵馬使權禧為洪州道兵馬使趙思敏為公州道兵馬使成元完為清州道兵馬使玉天柱為忠州道兵馬使權長壽為交州道兵馬使調兵 乙未流密直商議金希祖于順天丙申以密直副使朱思忠為德興君內應殺之思忠審直累建功初下獄大言曰我本無罪二三執政無功驟貴逼人如此及死人惜之 六月己亥以版圖判書金濟開城尹楊伯顏為棘城防禦使 辛丑李家奴入境執其從者問廢立之故 戊申耽羅萬戶文阿但不花遣弟仁富獻羊馬 諸州兵屯東郊壬戌夜五鼓平澤縣人於良大等憚於征役脅衆

謀亂突入城門天明自潰追捕斬其魁八人 遣使盡誅金鋪黨于流所 甲子太白晝見二日 秋七月甲戌李家奴來百官陳兵迎於宣義門外丙子贈家奴及副各金帶二腰鞍馬二匹衣二襲等麻布十四匹又以布分賜僉從宰樞宴家奴于行省以百官者老上中書省書就付家奴曰吾雖不能達於皇帝皇太子可達中書省其書曰世祖皇帝嘉我忠敬王先天下朝觀之功蓋降帝女子忠烈王且許不革國俗以至於今德興君塔思帖木兒是忠宣王出宮人嫁白文舉所產者也而奸臣崔滯誣告朝廷奪我王位至煩天兵其於世為甥舅之意何哉伏望敷奏天聰執塔思帖木兒崔滯等歸之小邦以快國人之憤 戊寅李家奴還百官會宣義門外陳兵以送 辛卯王聞征北軍多餓死為之減膳 八月己亥央土萬戶全景來投 戊申以李仁復為西北面都察軍容使 冬十一月壬申錄己亥擊走紅賊功以守僉議侍中慶千與贊成事宋卿安遇慶前贊成事李成瑞判開城府事李珣三司左使禹禪前評理陸仁吉前知都僉議柳方啓密直使金光祚知密直司事池龍壽檢校密直副使趙啟版圖



判書許子麟辛珣典法判書柳繼祖金先致前典法判書崔準典工判書李善護軍金斗達前護軍趙璘判事張臣輔皇甫琳上護軍魯哲前上護軍金孫司僕正王伯等為一等功臣金議評理韓暉密直副使邊安烈密直商議趙希古前密直副使金蘭開城尹金漢真朴元版圖判書羅世禮儀判書李守張必禮判典儀寺事崔公哲前上護軍陸忠康永判事金良劔李元桂金千年王福命金帶金珍金長柱王普門金光富大護軍方天奉朴修敬前大護軍王安德孔仁貴宋希王高如意前司宰令張之寶書雲正張補之前司宰令尹有麟宗簿令金於巨江華府使吳漢臣宗簿副令李益前內府副令俞之哲小府少尹韓仲寶前護軍高世元奇金丐魯不花中郎將李貴榮官者府院君金玄方節等為二等功臣一等圖形壁上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婿一人拜八品驅史五人真拜把領七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一百結奴婢一十口二等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婿一人拜八品驅史三人真拜把領五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

五十結奴婢五口錄僉兵濟師功以西北面都巡問使李仁任安州牧使李金剛定州牧使林熙載順州府使曹敏修等為二等功臣父母妻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婿一人拜八品驅史三人真拜把領五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五十結奴婢五口 十二月德興君屯遼東侯騎屢到鳴綠江朝野震懼

國十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崔滹以元兵一萬奉德興君渡鳴綠江圍義州都指揮使安遇慶七戰却之復出與戰都兵馬使洪瑄被擒我軍敗績走保安州滹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為都巡慰使將精兵急趣安州節度諸軍又命我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都休察使李珣都兵馬使禹碑朴椿引軍來會我軍復振 以羅世代洪瑄 乙亥以廉悌臣領都僉議洪彥猷金元命為密直副使 丁丑以平昌縣令裴仲連貪殘不法籍其家 以黃裳為東北面都巡討使 庚辰以贊成事宋卿知密直司事金績命為西北面體覆使 女真三善三介等寇忽面三撤王命交州道兵馬使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賊陷咸州守將全以道李熙

奔軍走還都指揮使韓方信兵馬使金貴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沒 壬午大護軍金斗體覆西北而還時軍卒寒餓著裝自溫斗米換馬道殲相繼亡卒行乞滿路形容羸瘠而用事之臣壅蔽不聞是以體覆之使雖相望於道軍中虛實王竟莫之知 癸未我軍行至定州賊已屯隨州之澁川我軍擊敗之賊遂焚營渡江而走 丙戌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與遣人告捷王喜遣使賜千與酒布告諸道 己丑東寧路萬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崔瑩擊却之 辛卯以金光祥為東北面都巡慰使 二月乙未朔我太祖自西北面引軍至鐵關與韓方信金貴三而進攻三善等大敗之悉復和咸等州 丙申以金逸逢領都僉議慶千與為左侍中我太祖為密直副使賜端誠亮節翊戴功臣之號權長壽趙希古為密直副使 丁酉賜韓方信彩段我太祖及金貴金帶 戊戌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與都巡慰使崔瑩安遇慶李珣禹碑李龜壽池龍壽朴椿洪師禹等凱還王命有司郊近如迎駕儀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 己亥以

賊臣田宅財產分賜諸將 罷京城戍卒 下西北面都兵馬使丁贊獄憂憤而卒 護軍裴自富與德興君交通僞授密直副使斬之 壬子東北面都指揮使韓方信都兵馬使金貴凱還 甲寅王宴赴征將士于時御宮 辛酉慧見一在大徽南一在大角邊一在北斗東北一在爪北色赤長尺餘 以曹敏修為楊廣道都巡問使 三月戊辰以年饑禁酒 己巳倭船二百餘艘泊葛島 壬申倭寇河東 乙亥倭寇固城泗州 己卯以知密直司事金績命為慶尙道都巡問使 甲申倭寇金海府 乙酉倭寇密城郡 丙戌倭寇梁州焚二百餘戶 以宋仁績為西北面都巡察使 左正言金齊顏罷 全羅道漕船阻倭不通王命京畿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善往護之遇賊大敗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尙死之士卒死者十八九 夏四月丁酉全羅道都巡慰使金鏐以漕船至內浦與倭戰敗績死者大半 辛丑燃燈觀呼旗戲於殿庭賜布國俗以四月八日是釋伽生日家家燃燈前期數旬群童剪紙注竿為旗周呼城中街里求米布為其費謂之呼旗 甲辰張士誠遣萬戶

袁世維來聘 戊申雨雹 甲寅淮南朱平章遣萬戶許成來獻鎧箱 五月慶尙道都巡問使金績命擊倭三千於鎮海縣大破之獻捷王賜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 戊辰鐵城府院君李嵩卒 癸酉遣大護軍李成林典校副令李鞞報聘于張士誠 戊寅元遣使來告竄搆思監于嶺北朴不花于甘肅復以李維帖木兒爲太尉 六月癸巳禁酒 戊戌倭寇海豐郡 庚子倭寇率梁命密直副使邊安烈判開城府事石文成領兵禦之 乙卯明州司徒方國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祿生來獻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書 辛酉慮囚 秋七月丁丑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 丁亥吳王張士誠遣周仲瞻來獻玉纓玉頂子綵段四十四 八月癸巳流判密直司事吳仁澤于清風郡密直副使金達祥于沃州尋拜達祥爲漢陽尹 丙午榆山君黃石奇卒 甲寅以金濟爲西北面都巡問使以知都僉議梁伯益爲都指揮使前同知密直司事柳淵爲東北面都指揮使 九月己巳護軍張子溫還自元言帝命王復位權送崔滯王大悅賜子溫廐馬一匹金帶一腰銀一錠米豆五十石布二百五十四拜上

護軍其從者二人各賜銀一錠米十石 乙酉洪淳李子松金庚黃大豆還自元各賜米豆三十石 冬十月辛丑元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詔王復位曰我世祖皇帝混一文軌高麗王曠向風歸附授以王爵遂結懿親迨茲有年朝貢不絕汝伯顏帖木兒克承先業世篤勤勞比者妖賊陸梁轉掠遼韓之境犯其疆場乃能出奇制勝殲除群醜聖章寶玉復歸天府功在我家允有光于前烈不圖崔滯陰萌險譎妄希進用倚權臣搆思監爲濫率構閹官朴不花爲媒孽陳奏請詔旨無辜易位爰及干戈一方騷然朕所深嘆厥今公論昭著重以臺評是用大明黜陟其塔思帖木兒收還印綬俾居永平肆命伯顏帖木兒仍復舊爵綏輯其民爲朕東藩爾其益篤忠孝毋替厥勳尙欽哉 壬寅元執送崔滯繫巡軍 癸巳王宴元使奇田龍於內殿賜鞍馬田龍不受 丁未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知都僉議兼監察大夫李子松爲密直副使金庚爲密直副使 己酉以王重貴同知密直司事 辛亥遣贊成事李仁復如元謝復位表曰恩還舊秩事辨罔誣感動于天涕零如雨切以邪正之質欲蓋而彌彰上

下之情終通而難否有讒言之或售而公論之必明比者本國奸人崔帖木兒不花謀立先祖臣益智禮普化王出妾所生塔思帖木兒爲國王因懷廢臣之心遂肆欺天之計表箋禮物公爲白日之奪攘符璽捷書卒沮明庭之論賞既自幸陰謀之中又必欲顯罰之加而臣孤囚山海之閉極目雲霄之表剝膚雖切素節何移顧影自傷赤心誰諒惟冀悟於萬一以忍死於須臾果天道之不差而罪人之斯得旌別淑慝特頒當宁之言振肅紀綱丕視錄功之載星輶聿至日角若臨釋貝錦之前疑已爲多幸復藩屏之舊職益添殊榮矧又宮錦畫鮮仙醪春盎豈意非常之寵眷加不肖之躬茲蓋伏遇賤懷遠以德之猷存去邪勿疑之念察彼蔽聰而明其冒膺異渥之貴憐臣敵愾而賜以有光前烈之褒遂令謗毀之餘終何保全之惠臣敢不對楊休命倍輸述職之誠綏輯遺民永戴同仁之化 乙卯李公遂還自元 己未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千秋 十一月辛酉崔滯伏誅 丙寅以田祿生爲監察大夫廉之范爲密直副使 戊辰遣密直副使韓公義如元賀正 癸未有二罪以下領都僉議金

逸逢女婿版圖總郎李林伯欲脅姦良家女其母不聽使奴歐殺之三以逸逢故并有之典法司以罪不入赦不奉旨 十二月庚寅倭寇阻江殺關吏命贊成事崔瑩將兵擊之 辛丑命宰相條便民事以聞 戊申贊成事李龜壽棄官至瑞原高領寺欲祝髮王聞之遣使人追還復其職

世家卷第四十

世家卷第四十一 高麗史四十一

平定矣而狗書醫殿夫提舉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司成鄭麟趾奉  
教修

恭愍王四

十四年春正月戊辰遣密直副使金庚如元請執送德  
興君庚至遼陽知樞密院事黑驢謂庚曰帝勅臣杖塔思帖  
木兒還其本國今方背疽待其愈杖而歸之庚聞之乃還  
丙子以密直鄭思道為慶尙道巡問使僉議評理李金剛為  
全羅道巡問使知僉議洪淳為西北面巡問使左常侍李成  
林為西海道巡問使判典校寺事申翼之為楊廣道巡問使  
己卯地震 二月丁酉以公主有娠彌月赦二罪以下  
甲辰公主病劇又赦一罪是日公主薨王奉太后移御于德  
寧公主殿輟朝三日百官玄冠素服 癸丑遣黃原君崔伯  
左副代言金精如元賀聖節 丙辰遣密直副使李子松往  
遼陽餽黑驢白金及鞍 三月庚申倭寇喬桐江華命東西

江都指揮使贊成事崔瑩帥兵出鎮東江 壬戌遣密直副  
使楊伯淵如元告公主喪 戊辰女真所晉山所應哥阿豆  
刺等請降處之朔方 己巳元遣吏部侍郎王朶例禿吏部  
奏差胡天錫來冊王為太尉仍賜酒又以壬寅平紅賊功宜  
授韓方信秘書監丞安遇慶廣文監丞黃裳經正監丞李龜  
壽大僕寺丞李餘慶崇文監丞並階奉訓大夫王迎于行省  
仍宴使臣 倭人昌陵取世祖真以歸以金續命為東西江  
都指揮使 己卯命領都僉議李公遂詣昌陵復安世祖位  
板 庚辰以柳濯為都僉議侍中慶千與守侍中李壽山判  
三司事李仁復宋卿安遇慶崔瑩李龜壽為贊成事李仁任  
金續命為三司右左使李珣安遇祥判開城府事禹禪韓暉  
金貴李金剛梁伯益為僉議評理洪淳知都僉議元松壽為  
政堂文學朴椿判密直司事池龍壽宋仁續為密直使柳淵  
梁伯淵知密直司事李穡簽書密直司事王重貴金元命趙  
希古同知密直司事邊安烈韓公義李子松金庚廉之范洪  
師範為密直副使崔孟孫為密直提學韓方信為西原君柳  
淑為瑞寧君不花帖木兒為高城君 戊子遣密直副使洪

師範如元謝冊命表曰踐修先緒光膺千里之封迪簡上心  
又錫三公之命恩非意及感與愧并臣斗筭謝材藩輔遺裔  
由弱歲入承容眷以致立揚雖寸心恒抱恩衷莫伸報効偶  
值豕蛇之至少輸犬馬之誠然蠅止焚竟遭誣構之禍如魚  
脫網實荷保全之私甫獲更生絕無他望忽星軺之戾止驚  
璽書之在茲欲辭讓則近名故僂僂焉就職遠慙止足深戒  
滿盈皇帝陛下運撫中興仁同一視遂頒茂渥以寵遐邦臣  
謹保家聲益彰聖化九霄雖遠如瞻黼黻之光四境粗安惟  
祝岡陵之壽 夏四月辛卯吳王張士誠遣使來獻方物  
壬辰葬公主于正陵 戊戌平城府院君金逸逢卒 己亥  
倭寇喬桐江華至于東西江命贊成事安遇慶李龜壽領兵  
禦之 辛丑以早雩 以楊伯淵為西北面都巡慰使前漢  
陽尹金達祥為楊廣道都巡問使 遣監察大夫田祿生宦  
者府院君方節如元進禮物于皇太子又贈廓擴帖木兒及  
潘王等 崔伯楊伯淵洪師範等以元亂道梗不至而復  
壬寅以典理判書金先致為東北面都巡問使禮儀判書李  
守為西北面都兵馬使 甲辰以田祿生為密直提學金先

致為密直副使金光祚為岳川君金達祥為和義君李子松  
為公川君金漢貴為監察大夫 丙午以知平州事李守貧  
汚杖百七除名 五月以妖僧遍照為師傅咨訪國政 乙  
丑地震 庚午以金普李春富為都僉議贊成事任君輔金  
蘭朴曦為密直副使卓光茂為內書舍人許少遊為監察掌  
令李仁復為與安府院君趙希古為東川君洪師範為南陽  
君崔孟孫為鐵原君貶贊成事崔瑩為雞林尹 甲戌以久  
旱置刑人推整都監按雪冤抑 己卯以姜仲瑞為普寧君  
金君鼎為左代言金精王福命為右左副代言 四都監十  
三色官吏及凡與公主喪事者悉除官 庚辰流贊成事李  
龜壽于會原評理梁伯益于春州判密直司事朴椿于光陽  
芮城君石文成于長岩宦者晉原府院君金壽萬于利川府  
院君李寧于沃州皆籍其家命柳濯李仁任掌庶政于都堂  
金蘭任君輔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 是月京畿蝗 六月  
庚寅以李公遂為益山府院君慶千與為清原府院君李壽  
山為壽春府院君宋卿為延安府院君韓公義為清城君朴  
曦為春城君以金普守都僉議侍中李仁復判三司事李仁

任爲僉議贊成事權適陸仁吉爲僉議評理朴元鏡爲密直副使洪永通爲監察大夫崔元祐爲監察執義金龜壽柳源爲監察持平 王重賞元松壽罷 辛卯王射于佛福藏觀群童擲草戲 甲午流陽川君許猷于清州前典工判書邊光秀于三陟判事洪仁桂于順興 庚戌流僉議評理金貴于金州春城君朴曦于春州杖流典判書許瑞 秋七月削崔瑩李龜壽梁伯益石文成朴椿三品以上爵金龜壽萬除名並籍其田民 癸酉監監察掌令許少遊爲全羅成卒初監察司鞠前護軍牛宜佐殺人狀宜佐逃收宜佐故舊吳季南家奴索之王以季南方鞠瑩等命勿問少遊不奉教王怒竄之少遊嘆曰臣罪當誅吾君聖明聞者傷之僉議司詣闕請有少遊王曰少遊之罪卿等所未知因謂左右曰少遊父逞強暴爲世所憎少遊其子也 庚辰以田祿生爲雞林尹李昉爲漢陽尹金漢貴爲開城尹李子松爲平壤尹李成林爲軍簿判書成准得爲版圖判書許餘金安利並爲典法判書林顯朴中美爲右左司議大夫吳承庇爲監察掌令許時爲左獻納李得遷李存吾爲右左正言 辛巳王親設文

殊會 癸未封通照爲眞平侯 八月庚寅明州司徒方國珍遣使來聘 庚子瑞寧君柳淑乞歸田里許之 九月乙丑皇太子遣僉院成大庸宣旨賜王衣酒 庚午以權適爲僉議贊成事陸仁吉金續命爲僉議評理池龍壽知都僉議金元命爲三司左使金庚同知密直司事安元崇金漢貴爲密直副使成大庸爲右代言王福命權仲和爲右左副代言韓弘度爲監察持平金光祚爲洞山君朴元爲芮城君 乙亥以漆原府院君尹桓爲東西北而都統使評理禹禕爲都元帥知都僉議池龍壽爲上元帥前同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爲副元帥 冬十月癸巳方國珍遣使來聘 閏月丁巳以全普門判三司事崔伯爲密直使商議 癸亥遣密直使商議崔伯如元賀千秋節 甲子賜尹紹宗等及第 元遣大府少監安僧來詔皇太子討平逆賊李羅帖木兒 十一月癸巳元遣直省舍人阿敦也海來詔以伯撒里爲太師右丞相廓擴帖木兒爲太傅左丞相 十二月丁丑以辛哱爲守正履順論道變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臣領都僉議使司事判監察司事營城府院君

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卍即通照

丙午十五年春三月庚子親設文殊會於宮中 遣密直提學田祿生聘于天下惣兵官河南王廓擴帖木兒 遣使賀皇太子定難還都箋曰龍旗攸指肅將天子之威鶴駕言旋大慰都人之望屬茲播告舉有欣歡皇太子殿下偉量淵冲英猷果斷勵精弘化贊文德於誕敷受命啓行揚戎兵於克請匪徒振耀惟以救寧妖寇如鼎魚應悔乞降之不早逆臣爲社鼠方知犯順之必誅何猖獗之足虞蓋指揮之有定風霆動盪詭容邪氣之留日月清明遂絕浮雲之蔽茲皆睿算上協宸衷事有萬全與神謀與衆共心無武適爲子孝爲臣忠是宜出紆國步之艱入奉天顏之喜聲名廣被於中外功業卓冠於古今凡在見聞疇非蹈舞臣跡慙螻屈心慕應揚萬騎來朝遙想凱歌之奏四方稱慶倍祈胡考之休 夏四月壬子上將軍趙爾通宮女有孕王赦爾通宮女 癸丑貶監察執義崔元祐爲眞海監務 乙卯鑿溝于市北街 戊午王親呼旗童戲於殿庭賜布百匹 庚申賀正副使林大光還自元大光至遼陽爲群盜所圍以所賚賜王衣酒及皇

太子令旨示之盜曰無以此物爲也但爲高麗王釋之 壬戌大雨雹 甲子左司議大夫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論辛哱王大怒貶樞爲東萊縣令存吾爲長沙監務 丙寅以卓光茂爲左司議大夫金南得爲監察執義奇仲脩朴興陽爲監察持平徐鈞衡爲右正言 辛未賀正使判三司事全普門還自元帝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普門目不知書國人大駭元末官爵之濫如此 乙亥僉議評理陸仁吉于全州判密直司事任君輔于驪興 戊寅王率百官幸王輪寺觀舍利施黃金綵帛賜僧布八百匹 五月壬午朔益山府院君李公遂卒 倭寇深嶽縣 乙酉遣鄭元庇聘于河南王廓擴帖木兒 丙戌王出時御宮東岡觀擊毬 丁亥以誕日飯僧七于內殿賜布千餘匹 壬辰侍中柳濯謝病乞退 癸巳正陵役大伐德陵木殆盡以營齋室守陵者不敢禁又大起公主影殿于王輪寺東南令百官以秩出役夫禁木石數百人挽一木尙不能進呼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死者相繼于道 甲午百官會于辛哱家地大震 庚子判三司事全普門卒諡安敬 乙巳倭屠喬桐

留屯不去京城大震王命贊成事安遇慶評理池龍壽判開城府事李珣等領三十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昇天府時影殿正陵役大興百司所事不出土木庶事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進 六月辛酉修九齋 壬戌田祿生不達河南而還書狀官金齊顏欲達使命留燕京 乙丑以辛曉黨上護軍李得霖為全羅道按廉使憲司劾得霖嘗盜廣州貢紬王命勿治督令之任 丙子前政堂文學元松壽卒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既 己酉王步至佛福藏訪僧千禧 八月丙辰太白晝見經天至于九月 丙寅斃李龜壽置于松廣寺金貴于盧山寺朴椿于裂巖寺辛曉尋遣人殺之 丁卯潘王篤柔不花遣使來 壬申王更名顯遣使如元表請曰命物以類宜莫尚於自嫌登名于朝敢無因而輒改故當敷奏深切凌兢切惟小國之風尚仍其舊蓋由世皇之詔毋變其初自臣名祺襲封歸國大而官司案牘微而里巷書詞凡為字從示從其而其聲相同相近悉皆請避謂是故常臣久乃知事多有礙故衆情之莫奪惟自改之為便臣曾祖忠烈王諱諱

改阻祖忠宣王諱諱改璋考其所由罔不在此臣今亦擬顯字為名儻垂兼聽曲貨擅更謹當期一節以愆東立揚終始誓專心於拱北報荅生成 設文殊會於宮中凡七月 丙子夜王微行觀影殿 戊寅幸奉先寺觀星象圖 己卯遼陽平章高家奴獻龍王放之王性慈愛不忍害物嘗見狗鳴急曰此必腹痛也命出內藥藥未至王立待之在位踰紀未嘗一為遊畋之樂 九月辛巳西方流星盡隕 戊子幸洛山寺 丁未倭入陽川縣掠漕船 冬十月癸丑地震丙辰又震 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庚募兵得百艘討濟州敗績 庚午淮王遣使獻羊百二十頭 丁丑幸板房庵納宗室德豐君王義女右常侍安克仁女為妃 十一月庚辰幸樞亭王于板房庵 壬辰遣檢校中郎將金逸如日本請禁海賊 庚子設北帝天兵護國道場于內殿 辛丑河南王遣中書檢校郭永錫借金齊顏來報聘 十二月戊申朔郭永錫謁文廟 辛亥郭永錫以百金享王承河南王之命也酒半永錫請侍臣聯句左右皆武人相顧失色王甚慙癸丑王宴郭永錫贈襲衣金帶鞍馬不受 甲寅封王氏為益妃賜姓

韓氏安氏為定妃 己未郭永錫還至平壤府題箕子廟詩曰何事伴狂被髮為欲將股肱獨扶持去之祇為身長潔諫死誰嗟國已危魯土一丘松栢在忠魂萬古鬼神知晚來立馬朝鮮道傍猶聞麥秀詩 癸酉遼陽省同知高家奴遣使來獻田犬 無冰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元道前遼陽問忽都帖木兒追錫求陵曰據誠宣忠崇仁秉德協恭亮亮功臣諡忠惠明陵曰協誠輔理演德宣惠奉化保慶功臣諡忠穆穆陵曰守誠履正佐理翊順保義迪慶功臣諡忠肅肅王妃伯顏忽都公主曰肅恭徽寧公主王妃寶塔實里公主曰魯國徽翼大長公主封永陵妃亦憐真班公主為貞順淑儀公主 戊戌替見垂地 丙午幸公主魂殿告錫命仍設大享教坊奏新撰樂章王坐對公主真侑食禮如平生宗室宰樞侍宴辛卯與王並坐殿上 二月庚戌皇太子遣大府卿大都驢賜王衣酒王以衣一襲賜公主魂殿宦者尹忠佐令宿衛向忠佐三拜 壬子王宴大都驢 癸亥元使高大悲來自濟州帝賜王綵帛錦緞五百五十四疋宰樞亦有差時帝欲避亂濟州

仍輸御府金帛乃詔以濟州復屬高麗時收胡數殺國家所遣牧使萬戶以叛及金庚之討牧胡訴于元請置萬戶府王奏金庚實非討濟州因捕倭追至州境樵蘇牧胡妄生疑惑遂與相戰耳請令本國自遣牧使萬戶擇牧胡所養馬以獻如故事帝從之 庚午元以辛曉為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 三月庚辰遣典法判書白漢龍如元謝恩前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賞賀聖節 己丑倭掠江華府 辛卯幸演福寺大設文殊會王手擎金爐逐僧行香略無倦容 癸卯遼陽平章洪寶寶知遼陽沿海行樞密院事於山帖木兒遣使來聘 夏四月甲寅有奴背其主托永安君思濟者都官佐郎堅思濟決還其主王曰永安監我影殿役雖所為實非禮當申聞遽決與彼豈臣子義乎即下思濟獄 乙卯大雨雹 命辛曉相宅于平壤 庚申遣典校翰林樸宣撫濟州 壬戌殿役夫止留工匠及僧徒時徵發六道丁夫督役太急逃者相繼以久早放之乃雨 五月戊寅遣張子溫報聘于河南王 庚辰王與益妃定妃幸高羅里觀聲毬戲大陳百戲百

官皆從僉議評理韓暉與伎對舞王願謂曰韓宰臣其樂耶  
 甲申王如太后殿上壽 丙戌命重營國學 甲辰大雨  
 民始播種 乙巳元中書省遣直省舍人乞微牒曰倭賊入  
 寇必經高麗宜出兵捕之 秋七月丙子以李罔為密直副  
 使廉興邦為密直知中事李云牧為典理判書 壬辰以田  
 祿生為慶尙道都巡問使金漢貴為全羅道都巡問使池龍  
 壽為西北面都巡問使李成林為東北面都巡問使 丙申  
 地震 癸卯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卒 八月丙午王謁文廟  
 又幸王輪寺觀影殿 乙卯元遣直省舍人山塔失里來告  
 以完者帖木兒為左丞相 己未宰相會雲岩寺言大醮陳  
 妓樂祭正陵宮人皆會 壬戌幸安和寺還至影殿大餽役  
 徒 九月丁丑元遣長秋寺少卿篤怡帖木兒來告罷廓擴  
 帖木兒惣兵官命皇太子惣天下兵馬 甲申王步幸辛屯  
 家 辛卯幸洛山寺 己亥王幸百官幸吉祥寺遊遊朴淵  
 三日乃還 冬十月己未幸辛屯家置酒落成 納哈出遣  
 使來獻馬 辛酉幸辛屯別室 辛未杖流前侍中慶千與  
 知都僉議吳仁澤前評理陸仁吉三司右使安遇慶三司左

使金元命前密直副使趙希古于南裔沒為官奴婢其家  
 十一月戊寅流評理韓暉判開城府事李珣上護軍趙璘尹  
 承順柳仁梓姜元輔大護軍韓德卿于外 丁酉地震 左  
 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孫李燾正言鄭釐安勉罷 十二月  
 癸卯朔日食天陰不見 甲辰以金績命為平壤道都巡問  
 使 乙巳王步幸辛屯家 甲子以判開城府事李穉兼成  
 均大司成宜者申小鳳為都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戊申十七年春正月壬申朔放朝賀 丙戌王步幸辛屯家  
 章洪寶寶哈刺不花等遣咨省大使卜顏帖木兒來諭  
 大明兵勢甚盛請悉心備禦 二月丁未幸法王王輪二寺  
 遂幸影殿 己未慧見于西方長丈餘 乙丑王步幸辛屯  
 家 三月辛未朔王謁顯陵毅善陵遂幸正陵 甲申慧  
 見西方 庚寅慧出大陵積屍閉 辛卯慧出大陵卷舌閉  
 甲午王以忠肅王忌辰如妙蓮寺行香 乙未王步幸辛  
 屯家 丙申慧出卷舌上 己亥慧出大陵上 夏四月辛  
 丑朔慧見 庚戌幸辛屯家觀燃燈火山 壬子幸九齋賜

李詹等及第 戊午幸演福寺設文殊會凡九日 庚申密  
 直提學李罔卒 五月乙亥以誕日飯僧三千於王輪寺  
 辛巳幸辛屯家 壬辰王以王輪影殿佛宇狹小不能容僧  
 三千欲改營幸福源宮相之 甲午幸馬岩相影殿基 乙  
 未撤王輪影殿改營于馬岩怨咨大興 六月辛丑盡發坊  
 里丁及四十二都府鑿溝于馬岩 甲辰王微行幸馬岩  
 乙巳幸定妃宮乳媪白王曰今方農月早甚願停影殿之役  
 王怒黜之 己未幸定妃宮與李云收圃恭賂宴 庚申以  
 旱甚禁幸牛理冤獄放二罪以下囚 秋七月乙亥日本遣  
 使來聘 己卯對馬島萬戶遣使來獻土物 戊子遼陽省  
 於山帖木兒遣使來聘 甲午幸王輪寺影殿遂幸馬岩  
 閏月以早放影殿役徒 遣講究使李夏生于對馬島 壬  
 寅雨國人相謂曰影殿小弛而天小雨若罷則天必大雨  
 乙巳幸奉先寺設消災道場 壬戌隕霜殺菽 八月庚午  
 下都僉議侍中柳濯簽書密直鄭思道于巡軍以李春富為  
 都僉議侍中 乙未王聞  
 大明兵圍皇城甚急以左常侍曹敏修為義靜州等處安慰

使前典理判書林堅味為安州巡撫使 九月遼陽省平章  
 洪寶遣使來聘 辛丑以李成林為楊廣道都巡問使李  
 金剛為全羅道都巡問使 戊申幸馬岩影殿 甲寅始賜  
 正陵光岩寺米月三十石又養鳩宮中數百作籠費布一千  
 匹餽穀月十二斛 乙卯本國人金之秀自元來言  
 大明舟師萬餘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與皇后奔上都太子  
 戰敗又奔上都 丙辰杖柳淑于洪州金達祥于清州辛屯  
 尋遣人殺之 丁巳令百官議通使  
 大明 始賜辛屯妾般若米月三十石 冬十月癸酉遣判  
 宗簿寺事文天式如元賀千秋節天式至遼陽道梗而還杖  
 復遣之 甲戌以金蘭為西北面都體察使 十一月丙午  
 對馬島萬戶崇宗慶遣使來朝賜宗慶米一千石 丁未遣  
 禮儀判書張子溫聘于吳王吳王禮待甚厚使六部御史臺  
 宴慰至臺宴日張樂大夫謂子溫曰臺宴未嘗用樂今日之  
 樂為使臣也子溫曰樂以和為主諸公既以和氣相接何必  
 樂為夫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大夫曰尙書既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吳王聞之加厚



時以巡駐三蘇之教發民除道多損禾穀又於平壤忠州皆作離宮及公主魂殿儲時供頓民甚苦之丙寅判司天監事陳永緒以爲近者太白晝見年又凶荒靜吉動凶王悅曰何晚奏耶即收巡駐之命 戊辰遣摠部尙書成准得如京師賀聖節大將軍金甲雨賀 皇太子千秋節工部尙書張子溫賀正仍請賜本國朝賀儀注 癸酉設功德天道場于康安殿 丙戌北元中書省及太尉丞相奇平章遣使來聘 九月己亥北元吳王淮王雙哈達王皆遣使報聘獻馬四十餘匹時吳王等先聘于我我遣禹禪回謝吳王請昏于我淮王待禪甚厚且欲以其女歸于我請觀其女禪辭曰臣受命修聘耳若請昏非臣所知王強使見之 庚申遣使度田于京畿 辛酉幸王輪寺設天兵神衆道場七日乃還王手書疏賜僧布一千五百匹辛卯亦施千五百匹 是月伐礎石于崇仁門外輓致馬岩大如屋震且吼聲如牛又發丁州縣需材水運或壓或溺死者無算中外困弊無敢言者時王召元朝梓人元世于濟州使營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而來世言於宰輔曰元皇帝好興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

海乃詔吾輩營宮耽羅欲爲避亂之計功未訖而元亡吾輩失衣食今被徵復衣食誠萬幸也然元以天下之大勞民以亡高麗雖大其能不失民心乎願諸相啓王幸輔不敢以聞 濟州降以朴允青爲收使 冬十月甲子王在王輪寺宴淮王吳王使二使各獻黃金佛一軀時王方惑浮屠故因所好爲贊 丁卯幸影殿餉役徒 乙酉遣參知門下大將軍崔伯柳雲歸侍中金逸逢女子吳王且逆女子淮王伯道卒淮王不果送女 丙戌王微行幸辛卯家 十一月壬辰朔牙州獲倭船三艘獻俘二級 戊午納哈出遣使來獻馬 倭掠寧州溫水禮山沔州漕船初倭人願居巨濟永結和親國家信而許之至是入寇 庚午以我太祖爲東北面元帥知門下省事池龍壽爲西北面元帥兼平壤尹 辛未下前侍中柳潑于獄尋釋之 瑞原君盧嘗奉元詔至黃州王遣大將軍宋光美殺之 以守門下侍中李仁任爲西北面都統使賜大蠶以遣之王嘗巡御西京製大蠶置官守衛以時致祭至是授仁任出鎮禡于大清觀及行令五軍衛送于黃橋又以密直副使楊伯顏爲副元帥自

秋以來東西北面要害多置萬戶千戶又遣元帥將擊東寧府以絕北元

高麗太祖嘗謂書畫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館成均館監奉 教修

世家卷第四十二 高麗史四十二

恭愍王五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慧見東北方 我

太祖以騎兵五千步兵一萬自東北而踰黃草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又行七百餘里甲辰渡鴨綠江是夕西北方紫氣漫空影皆南書雲觀言猛將之氣王喜曰予遣

李太祖必其應也時東寧府同知李吾魯帖木兒聞

太祖來移保汚羅山城欲據險以拒

太祖至也頓村吾魯帖木兒來挑戰俄而棄甲再拜曰吾先本高麗人願爲臣僕率三百餘戶降吾魯帖木兒後改名原景其會高安慰帥麾下嬰城拒守我師圍之

太祖適不御弓矢取從者之弓用片箭射之凡七十餘發皆正中其面城中奪氣安慰棄妻孥縋城夜遁明日頭目二十

世家卷第四十一



餘人率其衆出降諸城望風皆降得戶凡萬餘以所獲牛二千餘頭馬數百餘匹悉還其主北人大悅歸者如市東至皇城北至東寧府西至于海南至鴨綠爲之一空 戊申女真萬戶弓大獻方物以部落一百戶請隸正陵 壬子地震 甲寅幸王輪寺觀佛齒及胡僧指空頭骨親自頂戴遂迎入禁中 丙辰王親祀圓丘 二月丙寅以林堅味爲密直副使 己巳倭寇內浦破兵船三十餘艘掠諸州租粟 癸酉倭寇宣州楊伯淵遊擊斬五十餘級 王以公主忌日幸魂殿飯僧三日用布爲花費五千餘匹他物稱是 戊寅我太祖以元樞密副使拜住及吾魯帖木兒李伯淵李長壽李天祐玄多士金阿魯丁等三百餘戶來獻 壬午楊伯淵亦以東寧府頭目五十餘人還 納哈出遣使來獻方物仍求官且以黃金八兩求婦人腰帶授三重大匡司徒賜細布二匹婦人金帶一腰還其金 三月庚寅朔達韃王哈刺八禿及也先不花遣使來聘 甲午吳王淮王遣使來獻方物 王憂無嗣將改葬毅陵命知中事廉興邦判司天監事陳永緒等相地不果 癸丑以忠肅王忌日如敬天寺 甲寅幸

雲巖寺祭正陵 夏四月作觀音殿於影殿凡九楹制甚高 廣 癸亥放役徒五千餘人歸農 戊辰幸演福寺設文殊會 甲戌又幸演福寺飯僧千四百餘 庚辰 帝遣道士徐師吳來祭山川祝文曰 皇帝遣朝天宮道士徐師吳致祭于高麗首山及諸山之神首水及諸水之神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安寧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神功爲大朕起自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高麗奉表稱臣朕喜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修其祀事以答神靈惟神鑑之師吳又載碑石而來問曰都城南楓川何地乃以會寶門外陽陵井對遂立之其文曰洪武三年春正月三日 癸巳 皇帝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於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岳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高麗遣使奉表稱臣朕已封其王爲高麗國王則其國之境內山川既歸職方考諸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開行實

禮達其敬者今當具牲幣遣朝天宮道士徐師吳前往用若神靈禮部尙書臣崔亮欽承

上旨惟謹乃諭臣師吳致其誠潔以俟於是上齋戒七日親製祝文至十日庚子

上臨朝以香授臣師吳將命而行臣師吳以四月二十二日 至其國設壇城南五月丁酉敬行祀事於高麗之首山大華嶽神及諸山之神首水大南海神及諸水之神禮用告成臣師吳聞帝王之勤民者必致敬於神欽惟皇上受天明命丕承正統四海內外悉皆臣屬思與溥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遣臣師吳致祭于神神既款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庶得以靖安庶昭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文于石以垂視永久臣師吳謹記師吳之來也王疑道士行壓勝之術稱疾不出乃命百僚迎詔 五月己丑朔雨王恐防影殿之役祈晴于佛宇神祠 丁未置守正陵戶納田民于雲岩寺 己酉祈晴于宗廟社稷山川佛宇神祠王謂辛曉曰今年恒雨深思厥咎必刑獄不平使陰陽失和予若親諭法官恐其煩也卿以予意

諭之自今其務平允 庚戌以久雨放囚 壬子王聞公主 父魏王誅死輟朝素膳 甲寅

帝遣尙書司丞僕斯來錫王命王率百官郊迎詔曰咨爾高麗國王王顯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恪遵華夏爲東土之名藩當四方之既平嘗專使而往報即陳表貢備悉忠誠良由素習於文風斯克謹修於臣職允宜嘉尙是用褒崇今遣使賚印仍封爾爲高麗王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於戲保民社而襲封式遵典禮傳子孫於永世作鎮邊陲其服訓辭益綏福履今賜大統曆一本錦綉絨段十匹至可領也并賜太妃金段色段線羅紗各四匹王妃亦如之相國辛毗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段各四匹線羅各四匹紗各四匹 成准得還自京師

帝賜璽書曰近者使歸問國王之政言王惟務釋氏之道經由海濱去海五十里或三四十里民方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倭奴所擾因問城郭何如言有民無城問甲兵何如言未見其嚴肅問王居何如言有居而無聽政之所朕因思之若果如是深爲王慮也朕雖德薄爲中國主王已稱臣修貢事合

古禮凡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朕所以持危之道不可不諭王知之中古以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王有民而無城則民命將危為國者未嘗去兵今王武備不修則國威將危民以食為天今王濱海之地不耕則民食將危凡有國者必有聽政之所今王有居室而聽政之所不設非所以示尊嚴於陪臣若或設之但不當過於奢侈耳歷代之君不閉華夷惟行仁義禮樂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務日以持齊守戒為事望脫愆冤以求再生之福佛經之說雖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佛之道幽微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佛而天下大治何也蓋古人淳朴而易化故王道可治後世帝王之治不及於古釋氏因出其間密贊王綱以助治化此天意也王者舉王道以應之則無不治矣若真僧化民為善密贊之功已成佛之大乘斯非小補國王大臣儻昧於此而誤國之政亦非小殃所可汰者兀僧耳敬之則遊食者衆慢之則使民不敬於佛不敬不汰則善惡不分在王處之如何耳朕幼嘗為僧禪講亦曾參究惟聞有佛而已度死超生未見盡驗古今務釋氏而成國家者實未之有梁武之事可為明鑑

今乃惟佛教是崇非王之所宜王之所以王高麗者莫不由前世所積今既為王有土有民能舉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飽食暖衣各得其所生齒日繁此道若舉佛家之齊戒其可與並驅乎在朕思之必不能出此道之上誠能行此道則福德之應王子必生於宮中此則修行之大者也朕為人神之主天地百神之祀犧牲未嘗敢闕聞王之國孽生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祀乎有國之君當崇祀典劉康公有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若戎事不備祀事不合典禮其何以為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民非一時可統而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狂暴者出不為中國患恐為高麗之擾况倭奴出入海島十有餘年王之虛實豈不周知皆不可不慮也王欲拒之非雄武之將勇猛之兵不可遠戰於封疆之外王若守之非深溝高壘廣其儲蓄四有援兵不能挫銳而擒敵由是而觀王之負荷可謂甚重惟智者能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為安也前之數事所言喋喋不過與王同憂耳王其審圖之使至且知王欲制法服以奉宗廟朕深以為喜今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統曆至可領

也又賜王六經四書通鑑漢書

皇后賜王妃冠服 六月癸亥構觀音殿第三層上梁壓死者二十六人太后聞之請罷役王不聽 甲戌張子溫還自京師

帝賜本國朝賀儀注一冊及金龍紵絲紅熟裏絹各二匹 乙亥徐師吳還王表謝云誕受厥命海嶽既歸咸秩無文山川是望百神受職一國與榮臣於夏月以來病不視事開朝天宮道士徐師吳以中書省欽奉聖旨公文齎香祝板幡幣并買牲牢段匹前來臣欽依涓日差官行祭了當師吳所製記文緣備載聖訓謹令立石惟祭祀之及茲實古今之罕有皇帝陛下類禮繼舜明恤躋湯道兼帝王之隆德叶神人之望用頒實禮爰及遐方臣謹當慎守世封恭陳時祀歛龜疇之五福上虎拜之萬年 辛巳辛卯李春富等再請罷馬岩影殿王從之復修王輪影殿 帝封諸子遣禮部主事栢禮來頒詔又遣侍儀舍人卜謙來頒科舉程式詔曰朕聞成周之際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

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其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明經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之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注古注疏書蔡氏傳古注疏詩朱氏傳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注疏四書疑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尚文藻

限一千字以上試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算觀其乘除明白律聽其講解詳審律用見行律令一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一出身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一鄉試各省並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以五百名為率其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選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三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東省二十五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一會試額取一百名一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一日三年一次開試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

凡舉人各具籍貫年甲三代本經鄉里舉保縣州申府府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會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氏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閑人吏娼優之人并不得應試一應舉下第之人不許喧闐撫拾試官及擅擊登聞鼓違者究治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省臺指實陳告一科舉取士務得全材但慮開設之初騎射書算律未能徧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三年之後須要全備方得中選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 中書省又移咨曰試場合用人員考試官主文二人同考試二人須用明經公正之人於儒官儒士內選充以禮敦請提調官中書省官一人禮部尚書一人在外行省官監試官監察御史二人在外監察司官供給官應天府官一人在外所在府官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磨錄官二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並選用清慎人巡緝官四人都督府委官在外守禦官委用鎖院監門搜檢懷挾禁約喧鬧其塔蓋試院房室并合用筆墨紙筒及

供給試官舉人執事人等飲膳就於係官錢糧內從實支用試院四圍用棘針圍護舉人入院每一人用軍人一名看守不許互相講問鄉試中選舉人出給公據官為應付廩給脚力赴京會試就將所試文字繳咨 中書省遺百戶丁志孫昌甫等來究蘭秀山叛賊陳君祥等咨曰君祥等積年在海作耗大軍克平浙東之後本賊既降復叛劫殺將官已嘗調兵往討其賊畏罪逃遁今有明州人鮑進保自高麗來告君祥等挈其黨覓於王京古阜匿罪潛居王國必所未知撫以爲民其賊詭計偷生姦心實在若使久居王國將見染惑善良爲患匪輕忽然復歸其穴則往來既無少阻請將賊徒解來明正其罪庶絕姦惡王命並其妻子及資產以送凡百餘人 秋七月癸巳全羅道體覆使崔龍蘇還京先見辛哂後謁王命有司杖之 乙未始行洪武年號 壬寅 帝遣秘書監直長夏祥鳳來詔曰自有元失取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既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明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

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敬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天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號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神號開列于後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一各處州府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祀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 甲辰遣三司左使姜師贊如京師謝册命及璽書并納前元所降金印仍計稟耽羅事其謝册命表曰賜履舊邦頒正大統恩非望及感與愧并臣性闇資庸才疎識短當與師始自葛悔無助於初征及受貢會于塗責宜加於後至洪武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尙寶寺丞僕斯至欽奉詔書封臣爲高麗國王鑄降金印一顆儀制服用許從本俗仍賜大統曆一道錦繡絨段十匹并賜臣母臣妃及陪臣段匹紗羅總六十八匹寵焉希世惠又光今揆涯分而何堪悅心顏而交作 皇帝陛下大度含垢至仁固存建侯勞撫於周書以蕃王室欽天若稽於堯典敬授人時分在笥之珍以勸忠定班瑞之制而示信令殊俗各安其性故盛德無能爲名臣謹當祇率保釐恪勤平秩服訓辭之深切不二三祈壽算之洪延時萬時億謝靈書表曰聖謨諄切曲賜於天賜便蕃尤加獎按感銘曷已圖報末由臣學問之無本也不足以誠心事之乖方也不足以治國蒙先祖之遺業玩歲月於餘生何圖

睿訓之丁寧乃及小邦之闕失威不遠於咫尺難施有視之顏恩莫重於丘山猶喜自新之路况法服所以辨上下而雅樂所以事神祇經稽道德之精微史覈古今之興替頒正朔以廣聲教釋俘虜以示懷柔茲蓋端居九重明見萬里發一札十行之詔塞三韓百弊之源慮之深故言之詳推赤心置人腹仁之至而義之盡爲萬世開大平臣謹當見善即遷非禮不動措諸事業第勤懷德之寧樂與臣民共祝齊天之壽耽羅計稟表曰居高聽卑從欲是急以小事大稟命宜先茲用控陳輒增隕越切以耽羅之島即是高麗之人開國以來置州爲牧自近代通燕之後有前朝牧馬其中但資水草之饒其在封疆如舊乃者奇氏兄弟謀亂伏誅薛連耽羅達達牧子忽忽達思差人究問宰相尹時遇等盡爲所殺其後前侍中尹桓家奴金長老黨附前賊謀害本國俱各服罪島嶼雖云叢爾人民屢至騷然病根苟存醫術難效伏望體容光之日月辨同器之薰蕕將前朝太僕寺宣徽院中政院資政院所放馬匹驛子等許令濟州官吏照依元籍責付土人牧養時節進獻其達達牧子等亦令本國撫爲良民則於聖朝

馬政之官豈無小補而小國民生之業亦將稍安區區之情焉敢緘嘿 乙巳

帝遣中書省宣史孟原哲來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爪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治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疆土欲爲王霸觀其所行未合於禮故皆滅亡此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亂終不寧居遂乃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觀群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疆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十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沙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并寶冊等物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痢疾歿於應昌大軍所至俘獲無遺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其后妃并寶冊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係于天運所遺幼孫若行獻俘加殃其身朕所不爲也况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也尙

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一摠兵官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北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號來歸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故存元之祭祀禮法前王不肯過虧一元君之子愛猷識里達臘畏懼倉卒流離塞地豈不知天運既去人力難爲若審度朕心籌之左右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先帝王之禮使作賓於吾朝果能如是朕不食言一元君隨駕人員倉卒迴避者有之賢智者豈不自度曩者有元興起係是外夷猶能胡越一家况我中原歷代之君每居中國而統四夷非止一朝而已如果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即今在朝諸色人物皆已官之朕言不謬一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尙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目人等並依舊制來朝或遣使歸順當與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本居地方羊馬孳畜從便牧養一迤北各枝諸王并各愛馬人等昔遵前元約束得安其生今朕既爲天下

主一視同仁華夷無別姓氏雖異撫治如前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一池比達達百姓因元喪亂連年起取軍人供給羊馬差發煩重朕甚憫焉朕今混一天下甲兵錢穀倍於前代今後迤北人民各安所居於戲君舟民水覆載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矣使民懷仁天下寧有不治安者乎 八月戊午司憲府請易服色從之 己巳命我

太祖及西北而上元帥池龍壽副元帥楊伯淵等往擊東寧府 壬申以元樞密院副使拜住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

癸酉幸壽昌宮相舊基乃命營宮 甲戌遣判宗簿寺事

尹控如京師賀聖節又賀封建親王表曰秉籙握樞奄宅與圖之廣分茅昨土壁基盤石之安喜溢臣民事關宗社

皇帝陛下乃神乃聖克類克明尊國體而係人心大行封建貽孫謀而示帝範永保盈成命枝玉葉之交輝航海梯山之畢至臣猥將淺薄叨遇休明雖阻跡於鳧趨馳情於燕賀

九月丙戌朔王以影殿規模狹隘撤而更營民甚苦之

乙未幸籍田 丙申幸藥王院北岡宴群臣 丁酉僉議贊

成事致仕尹澤卒 辛丑幸廣明寺大會僧徒命僧惠勤試功夫選 遣工部尙書權鈞如京師賀正聖子朴實金濤柳伯濡從行濤中制科 乙巳元丞相廓擴帖木兒遣使來 冬十月己卯王謂侍中李春富等曰冬雷木稼天道不順是雖否德所召亦由獄多冤滯推整都監之設本欲糾察諸司卿等爲判事不治其職於治道如何上古先王皆親聽政自今其令臺諫六部口仕本官各稱啓事 甲申放影殿役徒 十一月丁亥我

太祖與池龍壽等至義州造浮橋渡鴨綠江己丑進襲遼城急攻拔之 辛丑令每月六衙口六部臺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侍 乙巳女真達麻大遣使獻地以達麻大爲大將軍鎮邊都護府使賜衣 命前禮儀判書韓脩書無逸篇都于報平廳 十二月丙辰朔以禮部尙書張子溫爲鎮邊都護府安撫使 丁巳都評議使司移咨東寧府曰奇賽因帖木兒自伊父謀亂伏誅之後挾讎懷怨常畜異謀近因車駕北遷不肯扈從竄身東寧遼陽等處結構分省分院官志在假威大行計晉亦不通報專逞已私肯恤公義又慮遼瀋元

係本國舊界事大以來結親甥舅任爲行省管轄賽因帖木兒占作巢穴上不爲朝廷効忠下則爲本國生事以此去歲遣軍追襲緣彼姦回累及良善尙不悛過復圖前計茲復調兵問罪彼乃稔惡捍拒力戰勢難中止遂進攻破本人逃去未即捕獲本人既是忘本好生釁端省院官吏他日恐爲所誤除惡務本兵非得已前日之事唯爲賽因帖木兒一人而已蒙古漢人並無干涉本人如或透漏在彼即便捕送令江界萬戶府勝諭遼瀋人曰遼陽元是國界大軍又出恐害及良善其願渡江爲民者官給糧種各令安業 丙寅王始御報平廳視事史官二人侍左右司憲府理部奏奴婢事王曰憲司彈糾百官理部專仁刑獄何奏奴婢事乎自今各供其職勿侵官又謂諫議大夫吳中陸曰民間利病寡人得失悉陳無隱 丁卯辛毗請每月六衙口內惟初二十六兩日視事從之 庚午日有黑子太白晝見日官請禳之王曰日黑子咎在寡人勿禳太白應在卿相其禳之 癸酉納哈出遣使來朝 戊寅幸辛毗家問疾 以知門下事李金剛爲全羅道都巡問使 以達麻大爲元帥府元帥賜銀印一顆

世家卷第四十二

世家卷第四十三 高麗史四十三

平定夫曹判書某賢與提學知經筵蔡恭寧等為成慶鄭麟奉  
教修

恭愍王六

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王親祭公主魂殿 己丑又幸  
影殿飯僧八百 庚寅幸魂殿 己亥幸演福寺設談禪會  
二月己未幸魂殿飯僧 甲子以韓歲為慶尚道都巡問  
使楊伯顏為全羅道都巡問使 己巳王以公主忌日幸王  
輪寺飯僧千餘 甲戌女真千戶李豆蘭帖木兒遣百戶甫  
介以一百戶來投 三月丁亥幸雲岩寺飯僧祭正陵 倭  
入海州火官麻房牧使妻及女以歸 庚子王出報平應視  
事謂諫官曰初以一月再聽政若有故則一月不視事必矣  
自今大事不待報平奏之且憲府職掌彈糾有訴誤斷者宜  
令憲府聽理 辛丑王謁大妃問疾王久闕定省至是大妃  
有疾乃往省之 戊申王以忠肅王忌日如寶國寺 閏月

丙辰諫官請禁奢靡之俗從之 己未幸演福寺又幸影殿  
北元遼陽省平章劉益王右丞等欲歸附  
大明慮遷居民以遼陽本我地若我國請命可免遷徙遣使  
來告 庚午幸長湍謁靖陵命大將軍李和率工人乘舟中  
流奏伎樂王觀之樂焉上將軍金興慶侍側曰請上親自御  
舟王曰吾雖樂此不為是也 壬申王乘舟張女樂遊觀石  
壁 癸酉謁遼陵駐駕龍道野觀射以李沃金用貂善射各  
賜鞍馬 甲戌謁景陵 夏四月癸未朔雨雹王曰天之勳  
威責在法司斷獄不公乃命放囚 戊戌中書省咨告前元  
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金復蓋海等地歸順  
帝以為本衛指揮 幸演福寺設文殊會 庚戌太白晝見  
幸影殿觀上梁仍幸慈恩寺 五月癸丑劉平章王右丞  
和尚院使遣人來賀誕辰 丁巳以誕日幸魂殿飯僧八百  
有忽只一人善弄杖王喜賜內乘馬 壬戌幸靈通寺 壬  
申王以久雨妨影殿役祈晴于順天寺 癸酉命監春秋館  
事李仁復知春秋館事李穡等增修本朝金鏡錄 甲戌前  
長沙監務李存吾卒 乙亥吳王遣使來聘 六月癸巳以

姜仲祥判開城府事鄭思道知密直司事洪仲元為樞部尚  
書 壬寅貶左司諫閔壽生右司諫奇叔倫右正言李詹司  
憲雜端金孝先補外 丁未賜金潛等及第 秋七月癸丑  
倭寇禮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杖流兵馬使金立堅于安山  
以我

太祖為西江都指揮使楊伯淵為東江都指揮使 高家奴  
王右丞遣使來聘 丙辰選部議郎李朝上匿名書告辛毗  
謀逆鞠其黨奇顯崔思遠鄭龜漢陳允儉奇仲脩等誅之  
己未流辛毗于水原 庚申召前侍中慶千與前贊成事安  
祐祥前評理李珣上將軍尹承順于貶所 辛酉辛毗伏誅  
誅其黨大護軍李伯脩流成汝完趙思謙柳澹 丙寅以尹  
桓為門下侍中韓方信為贊成事李穡為政堂文學我  
太祖知門下府事 丁卯王以前侍中柳濯黨於毗將殺之  
太后使宦者沙顏不花請宥之王怒囚沙顏不花遂殺濯又  
誅毗黨白絢孫演金斗達金元萬杖流宋蘭石蘭孫湊金安  
金仲源朴千祐 戊辰召牟尼奴納太后殿 己巳流大司  
憲孫湧以田祿生代之 乙亥遣判開城府事姜仲祥如京

師賀聖節知密直司事鄭思道賀正樞部尚書洪仲元賀千  
秋節 丙子誅辛毗黨李春富金蘭李云牧編配其子又斬  
毗子二歲兒及奇顯子仲平杖流金縝及大護軍金鼎 丁  
丑教曰太祖創業垂統列聖相承傳次在予夙夜兢惕敬天  
勤民適時多艱責成輔弼不圖辛毗擅行威福覬覦非分春  
富金蘭為其腹心及高仁器妄發大言陽為首告陰實蔽覆  
致令仁器逃刑三年奇顯崔思遠事覺伏誅春富金蘭猶黨  
於毗不即加誅尚賴天地祖宗之靈斷自予哀流竄辛毗廷  
臣憲司交章請誅即置極刑春富金蘭情見事白亦伏其辜  
鄭龜漢陳允儉韓乙松奇仲脩柳濯李云牧李伯脩白絢孫  
演金元萬林仁茂妖僧哲觀天正並正典刑外連累人等悉  
從輕決屬茲靖亂之初宜示推恩之典自洪武四年七月二  
十七日味爽以前除謀叛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  
婢殺主謀殺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其餘罪犯咸宥除  
之 己卯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內宰樞不可不去也宰  
臣樞密會于都堂變理陰陽題品人物如有議事皆詣紫門  
稟命而發安有非時入見出專威福使同列莫知其由朝野

皆聚其門僭逾之心於是乎起矣國制知中事一人承宣四人位皆不過三品更日入直執禮報平出納王命雖片言不敢自發是謂龍喉又謂內相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君臣相安之要在除內宰樞一舉王嘉之除判典校寺事 八月丁亥以僧惠勤爲王師 辛卯誅吐黨辛純辛貴林熙載奇叔倫奇仲齊崔津流洪永通金鉉許完吳仲華成俊德吳一鶴及李春富弟光富原富 癸卯倭寇鳳州 乙巳以黃裳安遇慶崔瑩爲門下贊成事李珣爲三司左使以武臣侍中尹桓監春秋館事 九月辛亥遣西京都萬戶安遇慶安州上萬戶李珣往伐五老山城 癸丑東平王遣使來 乙亥以廉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 冬十月丙戌判事黃用成來報我軍克五老山城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刺不花王賜用成鞍馬 庚寅全羅道都巡問使捕倭船一艘 乙未親享大廟受群臣賀還次崇仁門內成均學官率生員十二徒生徒獻歌謠曰臣等伏觀主上殿下爰夷宿慝刑政修舉爰擇吉日親行告廟之禮典章文物一遵古初臣於此時幸蒙聖恩獲在學官領幼學生員等俯伏道左以獻頌頌曰

皇祖肇祀垂五百年我后受之匪懈益虔祗肅廟社敬供于天昇平既極禍生奸權上曰嗚呼大統予傳予懼宗社既墜以顛夙夜兢惕若涉春冰賴祖宗靈大愆克清神怡人擇朝野以寧曰爾廷臣戒爾齋明予入室裸以祀以享味爽濯盥有嚴法服登于廟廷洞洞屬屬瞻堂宇聖容有感承是俎豆茲芬黍稷琴瑟祝嘏樂既具作奠幣獻聖拜俯降陟執事有恪左右奔走禮儀卒度無有悔懼工祝致告錫我純嘏純嘏伊何黃者眉壽子孫千億克昌厥後禮既成矣受群臣賀有覺其庭冠冕巍闔廟旋車日尙未哺旗常旌纛旆旒旗老幼士女踴躍歡呼推恩慶賞巫歌史書臣拜稽首君王至仁奉養母后睦于族親臣拜稽首君王聖神惟君子用無邇儉人萬有千歲父母斯民教坊亦獻歌謠 家州哈刺匠同知來見 戊申宴群臣于太妃殿至初夜有矢墜于庭上下驚駭宮城戒嚴 十一月庚戌朔太后使宦者金壽萬賚酒饌饋王王飲不止壽萬曰老奴常祝聖體安寧請隨量節飲時王使酒屢杖左右故宦寺欲王沉醉不省爭相進酒王醉甚思公主而泣 壬戌設八關小會幸康安殿 丙寅司

憲府上疏請開經筵繕兵訓卒省赦 戊辰復置應坊王曰予之畜鷹非爲獵也愛其猛俊耳 甲戌謁顯慶善高德五陵 乙亥祭正陵 沓中書省曰於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於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彥賀正開船忽被暴風淪沒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船恐違進賀之期金復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彥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開奏施行 丁丑納曲城伯廉悌臣女爲愼妃 十二月辛巳吏部上言曰漢文皇之却駿馬唐太宗之補鷓子至今稱頌不已我朝舊置應坊騷擾中外民甚苦之是以先王深軫其弊乃命罷去其慮遠矣今邊境多虞軍旅方殷不此之圖復設應坊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臣等恐群下化之耽于遊畋怠棄職事踐蹂禾稼病我生民是前日之弊復生於今日也請罷之從之 乙未王視事百官各以其職入啓諫官請嚴武備以禦倭寇重賞罰以勵士志 己亥教曰予以眇躬纂承洪業托於臣民之上任大守重夙夜不敢逸寧期至又安于今二十有

一年頃者逆臣謀亂禍在不測幸賴天地祖宗之靈隨即平定宗社職安已嘗謹具禮幣伴告上下修葺太室躬服袞冕蒸嘗以禮加謚世祖太祖而下先王先后雖儀物之不及尙誠忱之可格載惟聖善母儀一國德與年高尊稱尙闕宜擇吉辰親行冊禮又慮政事有所未舉民生有所未安博採群言布告中外義夫節婦孝子順孫風俗所係並行旌表郊社宗廟祭祀爲大仰都評議使總理其事大常寺管領太廟署諸陵署都祭庫太樂署檢察如儀務極豐潔保舉園丘籍田社稷壇直選揀諸陵殿直充其祝史齋郎及將歌舞人樂工等習學成才司農寺率其籍田典廩以備糗盛酒醴犧牲毋致失誤其有不如法者司憲府嚴行糾理國內名山大川載在祀典並加德號致祭涓潔太廟九室配享功臣遺風餘烈永世難忘仰拘該官司並加追贈 辛丑宦者李剛達私詣都堂恃寵倨傲宰相怒詣闕以聞王下剛達獄翌日釋之 登卯賜親享執事官爵一級 丁未海陽萬戶弓大及鎮邊元帥達麻大遣使賀正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飯僧于宮中 乙卯王親祭魂

殿 戊午命宰樞宴哈刺匠同知賜爵大將軍 乙丑王率群臣詣太后殿上尊號曰崇敬王太后改文睿府為崇敬教二罪以下 甲戌於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 丙子以池齋為西北面元帥 二月庚辰諫官以全羅道漕運常被倭掠請令陸轉 壬午倭寇白州金谷驛 丙戌流司憲糾正林台達金孟許溫軍器注簿任獻初糾正等欺臺長柳源安景金存誠崔斯正書于糾正房壁云存誠無誠斯正不正柳源似猿安景真犬大司憲權鎬知司憲府事崔乙義等啓王下房主林台達有司許溫于巡衛府拷問書壁者溫不忍榜掠服曰前糾正任獻皆流之 乙未王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聽法賜僧布三百餘匹 己亥以公主生辰命設宴于魂殿 庚子哈刺匠同知還家州州人殺護送官及僱從人通事 辛丑胡拔都張海馬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泥城萬戶斬首三級以獻 癸卯幸魂殿以觀音殿制度卑隘命改創 甲辰遣判事趙仁璧討家州屠之 三月庚戌移咨定遼衛曰前元奇后兄弟憑恃勢力為害百端其兄奇轍因謀不軌事覺伏誅奇氏挾讎

侵陵本國靡所不為奇轍子平章賽因帖木兒稔惡不已結構遼陽路及東寧府官屢為邊患以此再調兵馬攻破兩處城池其賽因帖木兒挺身逃走不獲而還為因倭賊近境作耗其勢益橫未能再行追捕至洪武五年正月有東寧府餘黨胡拔都等潛入波兒口子殺守禦官金天奇等虜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會口子守禦官張元呂等擊逐之又於本月有僉院曹家兒萬戶高鐵頭等引軍潛入陰童口子守禦官金光富等又擊逐之過江陷沒幾盡竊詳東寧遼陽未曾歸附朝廷即是梗化之人况與我構隙理宜防備已令把守要害待變勦捕如獲奇賽因帖木兒起遣前來 甲寅遣知密直司事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表曰皇建極而撫九有奄宅中邦師以律而出萬全畢燭群醜捷音遠播喜氣交騰 皇帝陛下以堯舜神聖之資當殷周征伐之舉起江淮跨楚越所向無前平齊魯掃燕雲攸徂相慶大勳斯集汚俗維新男有室女有家悉皆按堵書同文車同軌敦敦不庭惟彼蜀方盜稱名字負險拒命夫豈知螭臂圖輪聲罪加誅不啻若

鴻毛燎火劍閣坦道灑灑安流茲由天運之方來實出聖謀之獨斷混一之速前古所稀臣幸獲逢辰想聞奏凱鯁封守職敢忘再造之私虎拜楊休恭上萬年之祝又請遣子弟入學表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智愚之殊用夏變夷在詩書禮樂之習苟因陋而就寡奚修業以及時故我東人肇從炎漢遣子弟鼓篋而入學歷唐宋聯書而可稽豈徒有尊崇中國之心亦足為賞飾太平之具 皇帝陛下神武定天下文德來遠人頌聖經與史書學規斯著賜法服兼雅樂祀一新第因習俗之澆漓深慮儒風之墜軼辭藻浮華之末罕見其工聖賢義理之宗孰知其正如欲期於變魯必先務於觀周伏望憐臣嚮化之誠諒臣成人之美特垂明詔渙發德音儻容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胃臣謹當奉揚聲教永綏箕子之封罄竭忠誠益貢華人之祝又咨中書省曰近因兵後雅樂散失見蒙朝廷給降樂器用於宗廟外社稷耕籍文廟鍾磬並闕今將錢物前去收買 遣禮部尚書吳季南獻馬以秘書監劉景元為有旨別監兼揀選御馬使偕季南往耽羅 癸亥倭寇順天長興耽津道康郡

庚午王手寫星山君李褒真賜其子守侍中仁任 辛未王以忠肅王忌日如廣濟寺遂幸王輪寺巡視影殿工役夏四月己卯耽羅殺劉景元及牧使兼萬戶李用藏以叛吳季南不克入乃還 甲申納哈出遣使來獻土物 辛卯以旱禱雨 庚寅前評理安遇慶卒 壬辰以禹仁烈為濟州體覆使 倭掠鎮溟倉 壬寅遣民部尚書張子溫如京師請討耽羅表曰海邦雖陋唯知事上之心島夷不恭敢阻朝天之路茲彈愚懇仰瀆聰聞伏念臣昧於為國之方嘗有徑情之請謂致耽羅之安業莫如鞭輶之移居尋奉詔書示以烹鮮之訓欽遵條約遂其按堵之生第貢獻之稽期非陳告之本意於本年三月差陪臣禮部尚書吳季南前往耽羅載馬匹赴京進獻以倭賊在海差弓兵四百二十五人防送不期縫輶牧子等將先差去秘書監劉景元及濟州牧使李用藏判官文瑞鳳權萬戶安邦彥等盡殺之及季南至又將弓兵先上岸者三百餘名亦皆殺之以此季南不能前進迺還如斯變故義當往訊其由未及奏陳禮無損與之理祇增愧赧庸切籲呼伏望遠垂日月之明一視輿圖之廣明臣效



忠之實感臣抱屈之情俯頌德音為之區處則臣之感戴粉骨何忘 甲辰命李茂芳禱雨于康安殿 丙午以濟州叛遣禮部尚書吳季南獻本國馬六匹于京師 五月戊申鎮邊元帥達麻大女真萬戶弓大遣使賀誕辰 壬子金興慶請赦王曰太后誕日可赦予之誕日不可赦唯赦金用輝 癸丑以早放幸訛黨人妻妾沒為官婢者惟曉妻妾不赦 辛酉影殿正門成王以不壯麗命撤之 癸亥 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里及孫內侍來錫王綵段紗羅四十八匹王出迎于迎賓館中書省移咨曰欽奉聖旨那海東高麗國王那裏自前年為做立石碑祭祀山川飛報各處捷音及送法服使者重疊王好生被暑熱來為那般我想着限山隔海天造地設生成的國土那王每有仁政管撫的好時天地也喜我這裏勤勤的使臣往來呵似乎勤勞王身體一般為那般上頭我一年光景不曾教人去于今恁每中書省省取拾紗羅段子四十八匹差元朝舊日老院使送去還海船一隻用全身掛甲的軍人在上面防海就將那陳皇帝老少夏皇帝老少去王京不做軍不做民閑住他自過活

王肯教那裏住呵留下不肯時節載回來恁省家文書上好生說得子細了 右丞相汪廣洋又致書曰曩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各擁兵衆分據土疆我聖上乘時啓運奮興淮右肇基江左命將四征削平群雄陳友諒竊據湖湘妄稱大漢明貞據有川蜀僭號大夏是以 聖上統御六師親臨湖廣其陳氏勢窮力屈率衆就降去年春命中山侯穎川侯等總率師旅水陸並進直趨川蜀明氏力不能支嗚呼請命皆已欽蒙聖恩特加赦宥保全其生然揆之以理不可使久處京師今令各將家屬往王國閑居如可則留之其不可則仍發還尙其裁度 乙丑陳理明昇等男婦共二十七人入京理昇詣闕王出御報平應理昇拜于階上王坐受之禮訖坐於使臣之下昇年十八理年二十二 癸酉孫內侍自縊于佛恩寺松樹 甲戌大雨王慮影殿漏濕親往觀之 政堂文學韓仲禮買蘭秀山賊船 帝聞之曰宰相不當買賊船宜速推還船已壞六月丁丑下仲禮于巡軍獄督令修之 戊寅大雨王為影殿之役祈晴 辛巳賜陳理明昇苧布九匹 倭寇江陵府及盈德德原

二縣 命起壽陵于正陵之側百官以秩出役夫輸石 乙酉改官制 倭寇安邊咸州以安邊府使張伯顏不能備禦杖八十七 戊戌濟州人殺叛賊以降李用藏之死判官文瑞風逃以免至是共推瑞風為權知牧使遣人請命獻馬以李夏生為安撫使 己亥以我太祖為和寧府尹仍為元帥以禦倭賊 辛丑倭寇東界安邊等處虜婦女掠倉米萬餘石免存撫使李子松官放歸山里 壬寅倭又寇咸州北青州萬戶趙仁璧伏兵大破之斬首七十餘級拜奉翊大夫 癸卯倭寇洪州 秋七月戊申影殿鐘樓成王以為尙未高大即命改營 己未倭寇楊廣道 癸亥以太后誕辰放囚 辛未遣同知密直司事金滯如京師進方物同知密直司事成元揆賀聖節版圖判書林完贊千秋 八月甲辰王微行幸影殿 甲午影殿鸞頭成其飾黃金六百五十兩白銀八百兩 壬寅遣贊成事姜仁裕如京師謝賜綵匹表曰使華忽至天貺特加揆分踰涯措躬無地臣智不足以圖治才不足以文身自愧荒踈粗保箕裘之業何圖瑣末上煩黈纁之聰爰從歸附以還叨荷寵靈

之被禮服樂器示華制於方來經籍史書發良心於久味加匪頌之殊渥既滋至而弗堪又此拜嘉彌用增惕 皇帝陛下師禹致美法文即康命服則在笥之是遵御將則解衣之尤急遂令幅員之廣咸入經綸之中如臣之微受賜亦厚敢不推好賢之美意弊又改為竭祝壽之卑誠服之無教 九月戊申王使僧唱無常歌聽至夜分 辛亥尹桓罷以慶復興為左侍中 甲寅王微行幸影殿觀鸞頭 庚申楊廣道巡問使趙天輔與倭戰于龍城敗死王命追贈 壬戌張子溫吳季南還 帝賜王藥材親諭子溫等曰前年恁國家為耽羅牧子的事進將表文來呵我尋思這耽羅的牧子係元朝達達人本是牧養為業別不會做莊家有又兼積年生長耽羅樂土過活的人有更這斷每從前殺了恁國家差去的尹宰相麼道把這斷每遷將別處住去呵怕那斷不知國王的好意思疑惑著別生事端所以不准來今番這斷每又怎的如此作亂有我如今國王根底與將書去有恁到那裏國王根底備細說者休小顧他多多的起將軍馬盡行勦捕者我聽得恁那地

面裏倭賊縱橫劫掠濱海人民避怕逃竄不能鎮遏致使本賊過海前來作耗的上頭我這裏戒飭沿海守禦官見獲到前賊船一十三隻有若耽羅牧子每與此等賊徒相合一處呵勦捕的較難有又聽得女直每在恁地而東北他每自古豪傑不是分守的人有恁去國王根底說着用心堤坊者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麼道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況今朝聘之禮不曾有闕有甚麼疑惑處昔日好說的君王如隋煬帝者欲廣土地枉興兵革教後世笑壞他我心裏最嫌有我這說的話恁去國王根底明白說到又手詔曰七月二十五日張子溫至表言耽羅牧子無狀官吏軍兵沒於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今牧子如此所當誅討然國無大小蜂蠶有毒縱彼可盡滅在此亦必有所傷蓋往者之失因小事而搆大禍惜哉豈非烹鮮之急情忌至甚而致然歟事既如是王不可因循被侮其速發兵以討然事機緩急王其審圖之 冬十月甲戌朔寅子弟衛選年小兒美者屬焉以代言金與慶摠之於是洪倫韓安權瑄洪

寬盧瑄等俱以寵幸常侍臥內王性不喜色又不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稀及薨雖納諸妃置諸別宮不能近日夜悲思公主遂成心疾常自粉黛為婦人狀先納內婢少者房中取袂掩其面召與慶及倫輩亂之王從旁室穴隙視之及心欲動即引倫輩入臥內使行於已如男女更數十人乃已由是日晏乃起其或稱意賞賜無算王慮無嗣因使倫安等強辱諸妃冀其生男以為己子定惠慎三妃死拒不從後幸益妃宮使與慶倫安等通妃拒之王拔劍欲擊妃懼從之自是矯旨數往來 乙亥王謁昌陵 丁丑王祭正陵祭畢巡視瑩域徘徊悲思御丁字閣對公主真設宴奏胡樂獻酬如生平 己卯謁陽陵於道上奏雜戲還宮 以宦者金師幸能督工役賜鞍馬 辛巳倭船二十七艘入陽川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我軍皆成衆愛馬未習水戰故大敗賊奪元帥旗鼓至江華遺邑人而去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庚寅親率五軍出次昇天府辛卯次白馬山壬辰次芒浦峰判事洪師祖不被甲王怒命歐之開城參軍金臣儉不脩橋梁又杖之癸巳次安國寺密甲午次引月串收火

箭乙未登經浦峰觀舟遂次龍泉寺峯以宿衛不嚴杖諸提調官謂贊成事安師琦曰予之此行非好慢遊欲觀行師如何耳庚子辛丑之紅賊非不可禦庚寅以來之倭賊非不可敵而民被虜掠國至播越者以用兵無律號令不嚴耳今予親臨尚有不用命者况諸將代行者乎卿其體予至意曉諭衆人自今軍令毋或不謹丙申次甌山峰終夜設火山儼戲以觀丁酉於道上設儼戲還宮 十一月己酉王親祭魂殿 甲寅幸王輪寺 丁巳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辛未遣判密直司事盧楨如京師謝賜藥材藥方表曰遠頒妙藥明示秘方登受以還感銘奚極臣稟資既劣攝養多乖遂成步履之艱動違式禮濫處藩維之重恒軫虞憂龍錫鼎來兢榮交

集  
皇帝陛下體天地生成之大推性情惻隱之端憐臣痼疾之難瘳賜臣良劑之有效敢不謹修職而圖報益殫誠而祝禱 壬申遣大護軍金甲雨獻耽羅馬五十四 遣判書張子溫聘于遼東 甲戌親祭顯慶毅善高淑德諸陵 乙亥親祭正陵 無雪

世家卷第四十三

世家卷第四十四 高麗史四十四

高麗去帝勸書集殿大提學知 經籍奏務事兼爲高麗卿麟趾 教

恭愍王七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卯朔太白晝見 甲辰王詣太后 殿上壽 壬子幸魂殿飯僧三百 癸亥以瀕海諸郡不能 撫字分遣安集別監 乙丑置仁熙殿直四人即魂殿也 除目下頭裏速古赤及子弟衛皆超遷擇卿大夫子弟年少 美壯者常侍禁中號頭裏速古赤與子弟衛皆有寵 戊辰 以楊伯淵爲西北面都巡察使李成林爲西海道都巡察使 二月乙亥北元遣波都帖木兒及於山不花來詔曰頃因 兵亂播遷于北今以廓擴帖木兒爲相幾於中興王亦世祖 之孫也宜助力復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殺之群臣 皆執不可於是訪以拘留放還執送京師三策群臣皆曰放 還便 戊寅王夜見元使曰予眼疾見日則大劇故以夜待

之蓋畏朝廷知也 乙酉元使還以苧布附獻 丁亥以公 主忌辰幸王輪寺飯僧三百赦二罪以下 庚寅遣判書張 子溫移咨定遼衛曰前遣鄭庇赴京獻馬稱到定遼城有守 門官不許入城曰今奉聖旨山東新附百姓生受高麗使臣 休這路上來以此回還庇承差進獻今聽在口之言別無官 信明文未委虛實如果聖旨請錄全文回示子溫至定遼惣 兵官使謂曰聖旨高麗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實來咨文畏 聖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溫未得文據而還 辛卯明昇娶嚮 郎尹熙宗女王賜米四十石布一千匹 己亥倭寇龜山縣 慶尙道都巡問使洪師禹斬首數百級獻所獲器仗 納哈 出遣文哈刺不花來江界萬戶康永殺從者十餘人而掠其 財哈刺不花以數騎逃去王聞之遣人招還繫永巡衛府贖 杖百七 三月癸卯朔日食 復文廟朔望祭 庚戌倭寇 河東郡 癸丑以文哈刺不花判典客寺事本我國人也 辛酉以殺貴禁酒 丙寅以密直副使都興爲全羅道巡問 使 夏四月庚辰禱雨于廟社群望 乙酉隕霜殺草 辛 卯以旱徙市 設仁王道場於康安殿七日以禳天變 甲

午全羅道都巡問使都興獻倭俘及所獲兵仗 丁酉檢校 侍中李褒卒 戊戌以倭賊在近島命評理柳淵出鎮東江 己亥禱雨于內殿 命柳爰廷講大寶箴手寫其真書名 及字以賜 全羅慶尙道饑遣使賑之 五月丁未以誕辰 飯僧于仁熙殿赦二罪以下 戊申雨 己酉設祈雨道場 于康安殿 丙辰立都總都監點坊里軍 丁卯改孝思觀 爲景命殿 六月丁丑設祈雨道場于康安殿 辛卯遣前 雞林尹金庚如京師賀聖節密直副使鄭元庇賀正復貢馬 丙申倭船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 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 是月作花園二層八角殿於泥 岷周植花木以備宴遊 秋七月甲辰遣判繕工寺事周英 贊如京師賀千秋節并獻濟州牧胡肖忽禿不花所獻馬十 九匹驢二匹英贊女曾入元爲 大明兵所擄選爲宮人有寵於 帝 乙巳賜牟尼奴名禡封爲江寧府院大君百官賀命政 堂文學白文寶田祿生大司成鄭樞等傳之 江華萬戶河 乙丑漢陽尹辛雁不能禦倭王遣內府副令李傑生爲體覆

使杖配烽卒 壬子贊成事姜仁裕同知密直司事金濟成 元揆版圖判書林完及洪師範書狀官鄭夢周等同自京師 仁裕等於洪武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因本國差委在浙江省 地面蒙中書省差禮部主事王本道到來太倉傳奉聖旨教 恁衆官人并親隨伴當都來朝廷面聽宣諭初八日太倉衛 應付快船二隻差鎮撫周成禮送二十日早朝奉天門下面 聽宣諭我前者恁衆官人每去太倉時教開春禮部官去擻 茶飯緣故老院使并兩箇內侍我見不來想這船風浪裏打 將那里去了隨後才方到來有姓孫的內侍廢了說病死了 自弔死了說的差呵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着帶刀的 人每窻下門外看守行里步里關防的緊呵那火者說道我 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說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說打 了一頓更與了毒藥藥死門里不敢將出後牆上拖出去了 特的把帽子高掛在樹上屍首弔在樹下故意怕毒藥顯出 等的口內生蛆才方交百姓來報又駕船的軍人每根的也 交多人關防說與恁那國王一年三四起家差人來進貢許 多錢糧我可無些少好勾當因此上着老院使和兩箇內侍

與將些少紗羅段匹等禮准當走一遭來你可廢那一箇小火者便有甚麼光彩休道是一箇便是十箇也不打緊這火者不是你那里與將來的又不是躲避差發來的是元朝那里我尋將來的休遠慮休遠慮的深了我如今把恁放在船上不教下岸來恁心裏如何恁每是打差使人不干恁每事說與恁那國王既然疑惑我呵修理城郭囤糧准備弓箭砲石軍馬便敢相敵你這般使人來打細濟甚事我聽的你那里放著一箇破破陋陋城子你且海東囤糧多勞民力不見民有益倭人常川侵你你便准備三五百船隻交軍人捉拿那的便是好勾當我這里比你那里隔海有倭人來我差人也捉拿他里爲拿不的呵將明州衛戴指揮太倉衛徐指揮兩箇根的殺了又差於指揮去根趕捉拿將倭人年少的刺了口更闔了它也海上也亂靜了也去年正朝使臣姓韓的四箇月到來你爲甚麼遲來風汛不好不會來的我的指揮問它不會說漢兒言語把這高麗人每綁了手脚撇在水裏恁那宰相忙睡了兩三唾休休可怎知道漢兒言語來都是小見識因此上旱路里來了他可要海路裏回去我不會

著去正意看我那山東一帶船隻軍馬動靜今年正朝使臣四箇月前到來不知怎的是正意來打細前者一隻船七日到來我這龍江件事都如此姓李的火者并達達回回諸色人部來推做買賣打細李火者來了兩三番也見達達說達達話見一般火者說高麗話見漢兒說漢兒話這般打細呵怎中我如今強如恁來打細我這裏兩三處折了四五萬軍馬我這里是創立的天下省臺官都闕少恁那里與將廉幹識字人二三百名來說與恁國王我委付它省臺六部各衙裏做官人不強如恁使人來做買賣打細我交三年一遭來進貢說來恁國王不志誠忒疑惑忒疑惑的多交他休疑慮因此上恁每如今連三年依舊累來之後可三年一遭來進貢這二三百人送盤纏來往取信不強如恁來打細使小見識有一小節事姓周的女孩兒從元朝尋將他來問呵他說姓朱俺容不得他問他父呵却說姓周我如今留了他也想恁來十三歲的小孩兒會吃嫻恁可早送與了人有失子母之情他父一去之後並無信息有失父子之情備又把老爺來遠流去了恁每做的事忒小見識遠慮遠慮的深了

當年恁那國王呈將文書來不見了他的姪女兒我便使使臣到處尋將來與將去了姓金的火者回來話說的不明白今番殺了他也休小見識志誠者恁這一姓王子數百年休教失了便好我難道不征有我的兩箇小厮利害恁似這般不志誠小計量他後來要征恁去呵我便是失信一般我如今征不征不敢說不得不如此恁來呵也由恁不來呵也罷我若征恁去呵明州造海船五百隻温州五百隻泉州大倉廣東四川三個月內脩造七八千隻船明白征去也者我不似恁波皮王交火者龍福鋪馬上擲出來那的呵是他的駟馬爲這般上頭擲出他來了我可不那般的休疑惑我我從二十四歲上紅軍內住子三年自家砌了些个軍馬脩了一座城子海內打造了一萬船隻後來各處城郭都收拾了又大元也趕的迤北去了我如今胡人也不會遠去我那里雇的恁那明日後日把達達每拿的拿了趕的趕了天下寧靜之後桑麻滿園四方富貴那其閉論外國之罪也者中國之亂諸侯之禍也我是一個農家與我中原作主恁是箕子之國新羅樂浪郡相敵撈了平百姓如今恁便都做了恁

的奴婢在先唐太宗征恁不得他每不會征後高宗都滅了恁國來在後關先生那波男女不理法度只要貪淫以此上他也壞了因那上頭恁隄防的是也我可不那般的明白征恁去洪師範是恁那里惹大一个官人又是王的親水裏淪死了皆是一人所作昨是留下這些个人若不留下呵則道是我這里把截軍官每見他許多財物廢了他性命恁國王想也者恁每使人遼東等處與吳王相棧茶飯并布一百匹茶飯吃了布子不會收回與將去了算起來每匹布該米三擔通計三百擔兀的也是錢糧那里是把茶飯正意打細恁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又夾帶著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裏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糧更折了三千軍馬恁那里進來的表上說道俺每子子孫孫世世稱臣來臨了做這般勾當小見識又與徐摠兵棧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平府軍官事跡備那般小見識怎生使的以小事大古之禮也爲甚是不志誠濟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開了一年則將的四个馬來了不知怎的的事做買賣來的人每將不答緊布席來却不將一个馬來販賣阿的都

是恁的小計量比人身上有一个小瘡不看覷呵到大難醫治有恁到太倉三月內風汛好呵回去對恁國王根前說者更休聽小人言語姓朴的宰相姓周的女孩兒父親親眷與將來者國王根前行的火者四五個與將來者恁這幾箇官人每姓甚去年姓洪的海面上壞了船隻見海上難過有許多艱難與恁船隻脚力教恁官人每往登州過海三個日頭過的今後不要海裏來我如今靜海有如海裏來呵我不答應恁如海裏來的廉幹好秀才吏員著小船上送將來我便答應不要貪的來今後其餘的海裏不要通連說與恁國王恁那頭裏的意思好生志誠來志誠的過了反疑的多了你這般疑慮計較到不好了我從前差去的人你解的我意我差人呵不肯差漢兒人都是你那里本國人恁每問我這里事體動靜它不敢不說與恁我恰三五年的國土則是一二年的火者這火者與我十二年也恁可廢了他達麻失里院使它是元朝的火者我頭里來不要它教它舊城裏閑住來聽它精細呵我教它內裏來住了差恁那里去來那里肯不說我這里動靜備細我中國使臣使將去了打死了我再

不使將人去恁有心來呵來無心來呵休來我前者使將一隻船去呵許多軍馬接待那里有那般體體休道一隻船十隻船去呵怕甚麼我聽的倭賊二三百里田地入侵不理論放著破破的城子不修理城池疑惑我則麼我征恁呵明白征恁胡人趕的遠去了呵五年征不得呵十年征恁有心來呵來無心來呵休來說與恁國王者中書省咨曰洪武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准來咨差陪臣密直司同知金濟等進賀洪武六年正朝表文貢獻方物又准咨差陪臣贊成事姜仁裕等進謝恩表文貢獻方物馬匹當月二十三日禮部官奏聞將引來使於奉天殿引見訖欽奉聖旨高麗國王那里已先為使臣每去得重疊呵國王迎接生受曾被暑熱來以此上多時不曾教人去近日因延峇里麻失里送將明昇等家小去時曾教你中書省將這意思寫與國王知道他却每年數次遣人將金銀器皿等物來貢獻呵這等禮物未免勞煩百姓况兼使臣往來經涉海洋甚是艱險且如近日洪師範回到海上遭風損壞船隻將他淹死了幸而存得幾箇人知得分曉若都無了時豈不費分說我想古來中國諸侯於天

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至如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只每世一見其所貢獻不過納贊表誠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通經史與中國相似難同其他蕃邦教他依著三年一聘之禮或欲每世一見亦可你中書省將我的言語行文書與高麗國王說知今後將來的方物只土產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便了其餘的都休將來其他蕃邦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鎖里瓜哇勃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蘭等處新付的國土也頻頻遣人來亦勞那里百姓他來時也說與他只依古人的禮又咨曰欽奉聖旨如今天下各衙門凡遇我生日及正朝冬至都進將表文來好生禮煩冬至古無賀禮今後不必進表歷代帝王不曾做生日只起自唐玄宗今後我生日不要進表東宮生日亦不要進箋唯正朝乃一歲之首各處所進表文類進將來夢周去年四月同師範到京師受中書省咨文二道一為平蜀及子弟入學事一為雅樂鍾磬事八月還至海中許山遭風船敗師範溺死遂失咨文夢周復如京師告中書省鍾磬咨文省官以草本遺失不許只抄寫平蜀及子弟入學回咨以來咨曰差密直司同知洪師範等

進賀平蜀表文禮部隨即進奏觀其臣意專切文理條暢援引典故甚得宜上意歡忻又表一通為請子弟入學欽奉聖旨高麗國王欲令子弟入國學讀書我會開唐太宗時高麗國亦嘗教子弟入學這的是件盛事又想這子弟每遠來習學呵在這裏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半年半酒回去交他回去雖然聽從其便但為本國遠處海東比至京師水路經涉海洋陸路不下萬餘里隔離鄉土為父母必懷其子為人子必思其親此人之常情恁中書省回文書去交高麗國王與他臣下每好生熟議若是乃為父母的願令子弟入學為子的聽受父母之命來學者交高麗國王差人好生將來省家回的文書要說的明白 甲寅倭陷喬桐 八月丙子以姜仲祥為慶尚道都巡問使金鉉為全羅道都巡問使 置義勇左右軍以門下評理柳淵密直使邊安烈分摠之 九月辛丑倭寇海州殺牧使嚴益謙命誅吏之不救者 丁巳以西海道萬戶許子麟不能禦倭遣禮覆使三司左尹鄭丹鳳杖之丹鳳挾私殺殺之子麟弟訟其冤丹鳳逃 壬午以李傑生輕決河乙沘等罪殺之 癸亥以周英贊為密直副

使 幸王輪寺影殿還宴于花園 戊辰王與判事尹虎圍  
 基約不勝者書事以贈虎不勝書詩以進曰欺暗常不然欺  
 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冬十月乙亥以贊成  
 事崔瑩為六道都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軍戶造戰艦有  
 罪者皆令直斷 親祭正陵遂置酒張樂晚宿陵下百官戎  
 服扈從子弟衛皆衣紅衣賜以黑馳馬前導丙子次西江城  
 丁丑觀新造戰艦又試火箭火筒晚宿馬場戊寅次鎔帖己  
 卯幸東江城遂次飯山庚辰如天水寺謁忠肅王真還宮  
 乙酉遣密直副使周英贊如京師賀正并進陳情謝恩表判  
 繕工寺事禹仁烈獻馬二十四匹騾子二匹舉子金潛宋文  
 中曹信從行陳情表曰聖訓誕敷淵深莫測天威密邇震疊  
 失常茲瀝卑悃仰干聰聽臣愚蒙不學孤陋無知幸民彝物  
 則之攸同識天命人心之所在依仁慕義既委質以為臣挾  
 詐懷奸獨何心而罔上載惟小國僻在荒陬肇自古初局於  
 風氣文辭則僅達其所蘊言語則必譯而乃通鼓篋升堂嘗  
 欲道六七人之童子明經習律何緣得二三百之儒生矧謂  
 為窺覘之資安敢應招來之命故并徵之宦者與已允之生

員將詰諭之是違亦嫌疑之當避進退維谷不知所裁伏望  
 取雷霆之威擴天地之量憐臣盡禮而不知所以為禮察臣  
 效忠而不知所以為忠不責所難而從其願臣益慎審宜之  
 寄仰霑聲教之漸於萬斯年祝聖人壽謝恩表曰詔諭丁寧  
 懷綏周洽恩威並著感愧交駢竊念小邦知尊中國如孩童  
 必得其怙恃有聖人則為之依歸如臣者以前朝稼穡之餘  
 生受昭代分封之始命其為自幸實今昔之所希雖死靡他  
 惟神明之是質然由運蹇動輒輒輒與兩內侍既聯床而共  
 眠何從煬殺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致禍延武衛乃有國  
 之常也視為迎詔之不恭賓館無持兵之理也誣為典客者  
 有備其舊朝之遺燼與納氏之遊魂已如矛盾之不諧猶曰  
 輔車之相附取親奉化修聘北平以至朝覲之駿奔皆謂規  
 伺之狙詐緣疑飾似嫁禍圖危惟聖鑑之昭明洞群情之曲  
 直特煩審訓俾臣自新又凡敷奏之微皆賜允俞之厚降之  
 雅樂導以正音子弟入學則措置精深風波覆舟則錫與稠  
 疊仍勸賤价還自坦途  
 皇帝陛下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以堯舜執中之道為道必

欲致為飛魚躍之化必欲來風至圖出之祥群隱自消衆正  
 皆植遂令陋質亦被耿光臣謹當佩服聖謨涵濡洪造庶無  
 虧於臣節恒上祝於皇齡 崔瑩以楊廣道都巡問使李成  
 林不能禦倭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深 十一月壬寅周  
 英贊及金潛曹信船敗于靈光慈恩島皆溺死禹仁烈宋文  
 中等生還 丙午以密直副使成大庸為楊廣道都巡問使  
 密直金先致為朔方道都巡問使 癸丑幸王輪寺影殿  
 戊午以全羅道都巡問使都與不能禦倭罷之 乙丑遣密  
 直副使張子溫代周英贊如京師 是月移咨中書省請賜  
 火藥曰倭賊作耗乍往乍來二十餘年矣自來本國沿海州  
 郡關隘去處止是調兵守禦不行下海追捕近年以來賊勞  
 已熾今欲下海追捕以絕民患差官打造捕倭船隻其船上  
 合用器械火藥硫磺焰硝等物無從可辦議合申達朝廷願  
 降以濟用度 十二月戊戌平壤尹田祿生斬稱永陵孽子  
 釋器者傳首于京釋器事毀未著徒黨未集而遊殺之人皆  
 疑之 癸卯大赦赦曰釋器非止庶孽又係丹陽大君家婢  
 所出往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厥辜群臣皆謂禍本宜

除予不忍即置于刑命李安鄭寶等送至濟州水精寺安置  
 安等回言登船之際自溺而死已嘗布告中外今西北面都  
 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其部內誘集兇徒潛謀不軌與  
 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庚即往捕獲傳首至京予初聞之疑其  
 不真逮問釋器外祖林信審知不死明甚非予失於保全乃  
 其自取顛覆李安鄭寶指生為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  
 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兇徒金光秀金玉鏡崔黑驢李仁並  
 皆不赦自餘誣誤一切除之 癸丑大護軍金甲雨還自京  
 師  
 帝手詔曰昔君天下居中國而治四夷相繼至今然有聽理  
 而樂無窮之福者恃遐險而取非常之禍者載觀往事可不  
 美善而惡非朕起自草萊荷天受命統一寰宇乃多不殺辱  
 彼來貢思無厚往已已慚焉然雖無惠於海東務以王之心  
 為心未知然乎或王以朕之心為心亦未知然乎二心俱見  
 鑒古人之得失於斯二者王其擇焉 甲子以金義為密直  
 副使  
 國二十三年春正月辛未幸仁熙殿飯僧 癸酉遣安撫

使于楊廣全羅道並兼捕倭萬戶 丁丑幸演福寺設談禪會 丙戌封宦者金師幸尹可刺發妻為宅主 庚寅以金鉉為慶尙道都巡問使江寧府丞王康韓尙質注簿鄭穆廉致和為大君侍學 二月丁酉朔日食 戊戌彗見東方長丈餘 辛亥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素膳終月 壬子宥二罪以下 設公主生辰祭于仁熙殿及正陵 壬戌禁酒 甲子以李茂芳為政堂文學 遣密直副使鄭庇判事禹仁烈如京師賀正請通陸路朝見又請方物仍舊上護軍周誼謝璽書訓戒請路表曰朝正禮重難後梯航觸事者生唯憑卵翼敷陳危懇瀆冒聽聞伏念爰從受命以保釐惟務專心而貢獻故水陸之無阻而歲時之罔愆洪武六年六月二十日差陪臣知密直司事金庚賀聖節判典農寺事僕長壽進賀千秋密直副使鄭庇進賀洪武七年正朝固有倭賊未即發船開當年七月十三日陪臣贊成事姜仁裕等回自京師欽奉宣諭聖旨從今連三年依舊累來之後可三年一進貢去年姓洪者溺海汝往登州過海今後不要海路來欽此又准中書省咨欽奉聖旨今後我生日不要進表東宮生日亦

不要進表欽此除欽遵外當年七月二十五日止差鄭庇經由定遼衛進賀洪武七年正朝又差判繕工寺事周英贊進獻濟州馬匹去後鄭庇等回言定遼衛官推稱無聖旨勒令回還臣進退無憑倉黃自謂苟得微誠之必達雖干嚴禁而何辭於十月初二日以鄭庇患病升除周英贊密直副使入賀又差判繕工寺事禹仁烈進獻濟州馬匹不期於十一月初五日在海遭風船破淹死了周英贊及書狀官曹信押馬官金天贊通事尹方吉姜師德舉人金潛等三十八人其進獻禮物濟州馬匹盡行滄失了當竊念英贊躬被宣招兼修壤奠雖死生之有命不可前知願思慮之乖方仰慚聖訓向非定遼之沮遏豈有今日之尤遠伏望推柔遠之仁廓包荒之度憐臣効忠而動遭於狼跋察臣述職而尚迷於駿奔凡有奏陳許從便道臣謹當益竭虔於藩翰恒祝壽於岡陵請方物仍舊表曰三陽交泰是為人正萬國攸同畢貢方物伏念小邦爰從五季服事中原不腆所輸雖因時而或異多儀之享其役志則何渝歸附以還益虔無怠洪武六年賀正使陪臣同知密直司事金濟等賚回中書省咨欽奉聖旨

中書省將我的言語行文書與高麗國王說知今後將來的方物只土產布子不過三五對表便了其餘的都休將來欽此竊伏惟念薄來所以恤小固天地育物之洪恩執贊所以見休亦臣子事上之至意茲修非禮敢瀆威伏望察臣忠誠恕臣愚憊俯從所願俾用前規臣謹當歲時無闕於充庭夙夜惟勤於薦筭謝璽書表曰繪音方降寶訓惟明捧讀以還兢惶罔措竊念小邦自朝鮮之啓土必中夏而歸王歷世受封常恪勤於侯度畏天事大幸遭逢於聖朝臣學識庸虛性資愚陋願被蕃宣之寄濫承錫賚之榮始之以印信曆書繼之以禮服樂器紗羅錦段每隨使命以疊來經籍藥材皆出下情之非望既儀制許從於本俗抑僇聽還於其家至於姪女之流離資送尤厚濟州之反側處置以宜賤價覆舟而免其風濤諱夫伺隙而鎖其貝錦矧今特垂於詔諭而又曲賜於懷綏

前門下舍人朴啓陽蒸妻母洪氏事覺逃訊其妻母乃服杖之沒為官婢 甲戌以楊伯淵為西北面都巡問使 乙亥興安府院君李仁復卒 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之 丙子地震 丁丑幸奉先寺 丙戌倭人安州 倭寇慶尙道破兵船四十艘死者甚衆 乙未以崔瑩為慶尙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憲司啓瑩嘗為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遣以金庚為西北面造船使遣贊成事安師琦賜酒勞之 夏四月丁酉李仁任罷以廉悌臣為門下侍中 命護軍率徒兵築墻于影殿用錐驗其堅否 丁未賜金子粹等及第 以論崔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貶持平崔元濡為延安府使以門下評理柳淵兼大司憲開城府事田祿生代瑩為慶尙道都巡問使賜璽盡忠奮義宣威佐命定亂功臣之號 戊申 帝遣禮部主事林密華收大使蔡斌來中書省咨曰欽奉聖旨已前征進沙漠為因路途寫遠馬匹多有損壞如今大軍又征進我想高麗國已先元朝曾有馬二三萬留在耽羅牧養華生儘多中書省差人將文書去與高麗國王說得知道

教他將好馬揀選二千匹送來於是遣門下評理韓邦彥往  
耽羅取馬 壬子倭船三百五十艘寇慶尙道合浦燒軍營  
兵船士卒死者五千餘人造趙琳誅都巡問使金鉉支解以  
徇諸道 西海道萬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正與倭戰于  
木尾島敗死 癸丑太白經天乙卯亦如之 己未林密蔡  
斌謁文廟 甲子太白晝見 倭寇紫燕島 五月丙寅朔  
以前侍中李仁任爲東西江都統使出次昇天府 庚午禁  
擊毬石戰戲 乙酉倭寇江陵 己丑倭寇慶蔚二州 壬  
辰以判書崔公哲爲江陵道萬戶 癸巳倭寇三陟 六月  
丁酉都堂宴林密蔡斌斌簪斌帽花不整斌大怒王聞之流  
侍中廉悌臣于廣州壬寅斌怒斌忤其意馳馬將還王令金  
興慶追及金郊驛慰諭以來時館待甚隆府庫爲之匱竭至  
令各司輪辦宴慰斌性橫悖好歐罵人自侍中以下諸宰相  
悉被凌辱 影殿因暴雨有漏處王大怒下董役官贊成事  
韓方信評理盧楨獄杖之時影殿役久勞費不資役夫死者  
相望於道宰執言官莫敢論奏 癸卯以慶復興爲門下侍  
中李仁任守門下侍中 甲辰倭寇襄州我軍與戰斬首百

餘級 庚戌王製南風薰萬國好月滿千方一聯命近臣和  
進 壬子鄭庇等還自京師  
帝手詔曰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  
甚矣表云受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爰自五季已事中華  
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甸侯綏服之外不治其令  
土人主之大樂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  
誇詐所以不寶遺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  
敢不保王之臣忠卻來誠之美真若漢唐之夷彼陪君之伐  
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  
若或不守已分妄起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  
自今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爲不可王  
其審之中書省咨曰嘗聞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之實  
在盡其誠比年本國遣使來貢欽奉聖旨節該古來中國諸  
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至如九州之外蕃邦遠  
國只每世一見其所貢獻不過納贊表誠而已今高麗去中  
國稍近教他依著三年一聘之禮將來的方物只土產布子  
不過三五對表意其餘的物都休將來欽此已經行移本國

今鄭庇費至禮物過於常貢似有未喻旨意兼數內白苧三  
百送大府監上項衙門係元朝舊名爾國數遣使來豈不知  
國家未嘗設置貢出無名實非事大以誠之禮況我朝四海  
一家豈資小邦之貢又去年金甲雨獻馬五十四云道亡者  
二既至京師存者四十有九所言俱係進上之數以太僕寺  
試之皆非可乘之騎內一匹甲雨稱爲己物欲自進於東宮  
其中虛謀詭詐灼然可知不審出主之意抑臣下之不誠欽  
蒙上位以手詔諭王翼王有以自處我朝一視同仁是以不  
較區區之過今王遣使涉海遠來不無艱險於所貢物內受  
布六對餘物付來使領還今後合宜欽依聖旨事意三年一  
貢物不在多惟在至誠其餘金銀器皿彩席苧麻布豹獺皮  
及送大府監白苧布三百匹並付庇送還又咨曰洪武七年  
五月初四日准來咨爲打造倭船隻合用器械火藥硫黃  
烟硝等物咨請頒降准此照得高麗國所造捕倭船隻未委  
是否堪中出海征進況中國所用火藥烟黃預備雖多需用  
亦廣豈有中國而資外邦之理洪武七年五月初八日中書  
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官於奉天殿欽奉聖旨高麗來關軍器

火藥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歡喜却不似已前坐視民病方  
纔有救民之心似這等行移與中國一般王顯敢真箇依着  
我的號令若如此時把咱每號令行將去他必是依着行早  
發文書去教那裏掃得五十萬筋筋將得十萬筋筋黃來這  
裏著上那別色合用的藥修合與他去那裏新造捕倭的船  
教差能幹將官率駕將來我看欽此省臺官即奏恐彼無此  
物又欽奉聖旨皆是同天共日安得此有彼無此等之物處  
處有之彼方但不會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將這號令行將去  
又咨曰舉人宋文中不及試期若令守候實爲沈滯奏奉聖  
旨表文內說道無秀才今止有一箇秀才又恐將來可免再  
試發回本國擢用又奉聖旨朝貢道路三年一聘從海道來  
己未太白晝見經天 幸王輪寺影殿遂宴于安和寺洞  
秋七月乙亥韓邦彥至濟州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  
花觀音保等曰吾等何敢以世祖皇帝放畜之馬獻諸大明  
只送馬三百匹 丁亥以林密蔡斌言擢館伴曹敏修洪尙  
載爲密直又拜斌妓父爲郎將 戊子林密等白王曰濟州  
馬不滿二千數則帝必戮吾輩請今日受罪於王王無以對



遂議伐濟州己丑命門下贊成事權瑩為楊廣全羅慶尙道都統使密直提學廉興邦為都兵馬使三司左使李希泌為楊廣道上元帥判密直司事邊安烈為副元帥贊成事陸仁吉為全羅道上元帥密直林堅味為副元帥判崇敬府事池齋為慶尙道上元帥同知密直司事羅世為副元帥各將其道兵知門下事金庚為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州道都巡問使往討之戰艦三百十四艘銳卒二萬五千六百有五教曰耽羅國於海中世修職貢垂五百載近收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殺戮我使臣奴婢我百姓罪惡貫盈今授爾節鉞往督諸軍剋期盡殲又以門下評理柳淵為楊廣道都巡問使知密直司事洪師禹為全羅道都巡問使留鎮以備不虞 辛卯誅金甲雨及譯語吳克忠 八月丁酉倭寇淮陽 壬子命宗親宰樞代言以上各出馬一匹以補進獻林密等以濟州貢馬不滿請殺韓邦彥乃杜流之 辛酉崖瑩領諸軍至耽羅奮擊大敗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于京耽羅平 壬戌王率嬖幸步至奉先寺松岡遊戲 癸亥宴使臣于宮中密等曰吾輩到此受王厚慰今相別奈何因

泣下王與左右皆泣 九月甲子林密察斌等還京師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匹送定遼衛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張子溫謝通朝貢道路又請冠服謝通道路表曰聖謀諄至昭示勸懲大度包容曲從敷奏恩非望及感與愧并臣學問荒疎資材慙樸但知盡忠於所主常勤率職而靡他道過遼東致朝正之再阻舟浮海上甘犯禁而不辭仍將煩冗之私敢瀆高明之聽在愚衷深以為懼惟睿鑑灼見其情故推矜恕之心特降丁寧之語喻天人之可畏誨切發蒙陋漢唐而不居德敦柔遠既遣皇華之使又通朝聘之途拜命以旋撫躬無已皇帝陛下大智齊舜克寬邁湯体天道以行仁使民生而安業遂令弊邑獲被洪恩敢不干蕃于宣恪遵侯度時萬時億恒祝皇齡 庚午倭賊近境都城戒嚴 癸酉倭寇安州 丁丑追贈故宮人韓氏考俊祖平曾祖通沔陽府院大君外祖韓良沔城府院大君王以江寧大君冒稱韓氏出也 辛巳幸樞薦各道按廉嬖臣頭裏速古赤正郎閔頤亦預焉王怒願求出外并入抄錄事白珪棒之二人尋死 有胡僧自北元來謂康舜龍曰元以潘王孫為高麗國王王聞之

世家卷第四十五 高麗史四十五

恭讓王一  
恭讓王諱瑤定原府院君鈞之子神宗七世孫母曰國大妃王氏忠穆王元年二月五日生性慈仁柔儒優游不斷初封定昌府院君辛昌元年十一月丁丑大護軍金佇與禍謀作亂事覺下佇獄戊寅遷禍于江陵我

囚僧及舜龍按治僧曰聞諸某甲執其人鞠之曰此前贊成事禹礪家奴行販北元時所聞也欲訊其奴奴逃釋僧與舜龍壬午囚礪于巡衛府 癸未幸王輪寺影殿宴于花園 甲申王暴薨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五王性本嚴重動容中禮至晚年猜暴忌克荒惑滋甚 十月葬于正陵之西陵曰玄陵辛禡二年九月己酉諡曰仁文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十一年九月丙子 大明賜諡曰恭愍 史臣贊曰王之未立也聰明仁厚民望咸歸焉及即位勵精圖治中外大悅想望大平自魯國薨逝過哀喪志委政辛禡逐殺助賢大興土木以歛民怨狎昵頑童以逞淫穢使酒無時歐擊左右又患無嗣既取他人子為大君而慮外人不信密令嬖臣汚辱後宮及其有身欲殺其人以滅其口悖亂如此欲免得乎

世家卷第四十四

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定昌君瑤神王七代孫其族屬最近當立浚曰定昌君生長富貴但知治財不知治國不可立石璘曰立君當擇賢不必論其族屬親疎於是書宗室數人名

遣德符石璘浚詣啓明殿告

太祖探籌果得定昌君名翼日質明我

太祖與德符等八人詣恭愍王定妃宮衛以兵仗宗親官皆從之奉妃教放昌于江華迎立王王驚懼而辭妃手授以印其教曰自我太祖以至恭愍王子孫相承以奉宗廟社稷不幸恭愍薨逝無嗣當時宗戚群臣議立宗室之賢者迺緣權臣李仁任久執國柄多行不義市恩於人窺免己罪以逆賊辛毗之子禍冒名恭愍王後殺所生母以滅其口嫁以姪女以固其寵神人積忿十有五年禍乃多殺無辜取怨國人舉兵猾夏得罪

天子此正王氏復祀之秋而大將曹敏修以仁任之親爲上相繼仁任之邪謀立禍子昌以惡繼惡權柄所歸勢難卒去於洪武二十二年九月閉門下評理尹承順等回自京師欽奉

聖旨節該高麗君位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則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欽此詢諸國論宗戚大小臣僚

僉曰宗親定昌府院君瑤乃太祖正派神王七代孫族屬最近宜爲恭愍王後命瑤即王位以奉宗廟社稷其禍及昌廢爲庶人嗚呼子弘廢而代王復漢家之祀以基四百年大平之業以今視古其理一也咨爾有衆體余至懷

元年十一月己卯王即位于壽昌宮降禍昌爲庶人流李琳及子貴生女婿柳瑛崔濂外孫女婿盧龜山姪李勳于遠地遣定陽君瑤帥師鎮長湍以備非常王憂懼方夜不眠謂左右曰余平生衣食使令皆足乃今負荷如此其重不知所爲遂泣 庚辰御正殿受朝聽政尊母王氏爲福察宮主封妃盧氏爲順妃長子定城君禎爲世子宥境內 以李穡判門下府事邊安烈領三司事沈德符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王安德判三司事鄭夢周池湧奇爲門下贊成事趙仁璧判懿德府事使長壽爲政堂文學成石璘爲門下評理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司憲府大司憲朴葳判慈惠府事鄭道傳爲三司右使李阜爲司憲執義宋文中爲上護軍兼司憲執義文中曾爲羅州牧使有不廉之名故不署告身 壬午帝還拍拍太子之子六十奴及火者卜尼初

帝討雲南流拍拍太子及子六十奴于濟州至是召之 甲申王親禱大廟告即位禮畢百官上箋陳賀還宮猶推讓不坐南面李穡進曰上已告即位今又不南面無以答臣民之望王從之謂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余本無德再辭不獲得忝大位卿其善圖之潛然涕下 丙戌宴功臣賜我

太祖及沈德符馬各一匹 金符暴死獄中斬尸于市時行辭多連巡軍官故人皆疑之於是流門下評理鄭地李居仁前判厚德府事柳惠孫李乙珍前密直李惟仁柳蕃趙瑚安柱等二十七人以與行謀也 丁亥倭寇求禮等處以金宗衍爲全羅道元帥 己丑斬趙方輿 庚寅遣順安君昉同知密直司事趙胖如 京師告即位奏曰高麗國定昌府院君臣王瑤謹奏臣係本國始祖王建正派神王暉七代之孫世襲前項名分別無才德兢懼自處期盡天年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小宗戚臣僚閑良耆老等欽奉聖旨事意共議於國以恭愍王無子薨逝之後權臣李仁任等所立辛禍父子實爲異姓而王氏之祀不可無主乃以臣於宗族

之屬爲近且長啓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俾臣權國以承祭祀臣進退俱難措身無地竊見洪武七年李仁任等擅立異姓以來政教乖方習俗浮薄臣願使之漸磨聖化以復眞淳欽望聖慈許臣親朝面奏以安一國之民并進啓本于皇太子又都評議使司申禮部請奏啓施行是日冬至王率百官向闕遙賀 辛卯以陳乙瑞爲全羅道節制使王承貴爲楊廣道節制使 十二月乙未朔罷李穡及子種學職廢曹敏修爲庶人 戊戌徙權近于寧海 己亥諫官請誅禍昌又論李穡李仁任等罪瀕仁住宅流穡父子及李崇仁河崙宦官李芬徙曹敏修于三陟權近于金海收文達漢職牒 壬寅撤禍母懿陵 戊申司宰副令尹會宗上疏請誅禍昌王歷問諸宰相皆默然我

太祖獨曰此事不易既以安置江陵聞于 朝廷不可中變且臣等在禍雖欲爲亂何憂哉王曰禍多殺無辜宜其自及命知申事李行下旨遣政堂文學徐鈞衡于江陵誅禍藝文館大提學柳珣于江華誅昌 庚戌宗室享王 壬子教曰恭惟我太祖開國以來子孫相承克奉宗祀至恭愍王不幸

無子薨逝賊臣李仁任欲專政權貪立幼孽詐以辛禡稱王氏立以為主禍乃頑凶狂悖將欲陵犯遼陽侍中李太祖等以社稷大計諭衆回軍議立王氏主將曹敏修以仁任之黨復擅權柄繼其奸謀乃沮衆議立禡子昌王氏絕祀神人共憤者十有六年於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侍中

李太祖奮忠倡義乃與沈德符鄭夢周池湧奇俱長壽成石璘朴歲趙浚鄭道傳等上奉天子明命謀及宗親耆老文武臣僚啓奉恭愍王定妃之命廢禡昌父子以予於王氏最親俾承祖宗之統雖予寡德未堪負荷李太祖等正名興復再造王室其功實不在太祖開國功臣之下帶礪難忘壁上圖形父母妻封爵子孫蔭職宥及永世主者施行 癸丑西海道觀察使金南得獻倭俘 乙卯以弟瑀領三司宗簿寺事趙浚為門下評理判尙瑞寺事成石璘為門下評理兼司憲府大司憲尹紹宗李詹為左右常侍南在判典校兼執義鄭熙為掌令張子崇為左獻納金爾晉為持平僞朝官職皆改下又改官制 庚申侍中沈德符及

我 太祖享王 癸亥王詣孝思觀以誅禡昌告于太祖祝文曰朝鮮之季國分錯銖至七十八弱吐強吞併為三雄戰爭不息聖祖龍興天戈所指群盜削平金傅作寶甄蓋來庭神劔授首一統以成子孫相傳四百五十有七年及恭愍王無子而上賓賊臣李仁任圖擅國政乃以辛哱婢妾般若所生禡立以為君嫁以族弟李琳之女生男曰昌父子相繼國祚中絕近者昌請朝京師禮部咨曰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果有賢智陪臣定君臣之分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朝亦何厭哉童子不必赴京咨至李琳以上相秘之不發十一月己卯侍中李太祖奮忠倡義興復王氏德符夢周湧奇長壽石璘歲浚道傳八將相贊定其策與宗親百僚詣恭愍王定妃之宮咸奉妃教宣 天子命廢禡昌父子以臣太祖之後神王七代之孫俾承正統越六日甲申率百官告反正于祖廟存禡昌待

天子命諫臣思忠等請誅禡昌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先發後聞不必士師繼而司宰副令會宗上言二兇祖宗罪人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不可一日而置王氏之地上臣感其言下其書於都堂咸請如諫臣等議臣於是誅禡于江陵誅昌于江都既正其罪齊明擇辰敢告于聖祖真前初禡既立宰相續命言其非真仁任放之哱妾般若自言禡乃吾所生仁任殺之金庚崔源言於

帝以謂禡非王氏戚被屠戮國人畏禍父不敢語其子夫不敢言於婦歲月既久知者漸寡又其姻親根據中外不可拔絕今茲興復實由我祖陰陽之功也嗚呼異姓已除宗祀已續不愆不忘率聖祖成憲乃臣所盡心者也仰惟聖祖推誠功臣終始保全布在國史龜鑑萬世一有不遵臣非孝孫惟願在天之靈鑒臣之誠助臣之志俾無失墜克承鴻業以開萬世又告賞功臣文曰湯舉伊尹積馮舊服大甲克終伊訓是賴陟相大戊格于上帝太公鷹揚天下宗周而與周公夾輔王室錫封于齊藏存盟府其孫桓公一匡尊周湯祀六百周過其歷國祚長久後世莫及者實由不忘伊呂兩亮之功

獲其子孫象賢之忠漢資三傑而張良為帝者師不使論道聽其辭殺何刀筆吏乃為相國亦繫于獄信族布反矢中帝身國無其人再傳中絕劉幾為秦其視商周開國之功阿衡尙父俾輔後嗣以致至理一何遠哉聖祖報功裴洪申卜庚崔六公圖形對御與享大廟春秋不忒三十一傳至恭愍王無子暴薨國祚中絕恭愍之葬虹重圍日禍初蒸夕鴉鳴大室天地震動明年三月毅陵忌晨大風以雨震雷且雹及禡襲爵大風起禡廟而北指大室鸞頭折廟門仆禡廟寢園松樹拔殆半鼠食大室主櫛明年御廩災去歲六月昌之立馬蹏傳國寶匣碎鑰折寶躍出走地祖宗怒異姓不歆其祀動威以絕之雖而命耳提何以加此仁任既立禡殺禡母般若而樞幄災易之又災逐宰相續命殺金庚崔源人皆喪氣言涉辛氏愕然失色以族相戒禡昌親姻心腹爪牙根據中外除去之難如拔山岳侍中

李太祖至忠奮發首倡興復沈德符鄭夢周池湧奇俱長壽成石璘趙浚朴歲鄭道傳從而贊之遂除二兇我祖宗三十

一代配天之祀得以復續昔者文非四人無以造周武有九人乃集大勛今茲興復誠由聖祖陰佑亦惟

太祖等忠誠貫乎日月公正著於三韓大順而天佑於上大信而人服於下故能使仁任禍昌卯翼之人翻然効順市不易肆人無變色不崇朝而歸王氏茲詣祖真告功行賞錫邑

太祖封君世襲德符以下封忠義君皆許承襲俾世其祿圖形于閣勒功于碑帶礪為誓藏之祖廟願聖祖佑後嗣王與九人後同心同德敬天畏民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共享天祿以克永世九人子孫雖犯大逆擬議未減更求其嗣襲爵奉祀世世無絕以酬九人之功後嗣王不念中興之艱使九人後或失邑得聖祖之無俾享國九人之後忘其祖父之忠懷奸驕奢凶于家害于國聖祖殛之以其爵邑更給他孫使九人血食永世非臣私九人實嘉九人出萬死計委身社稷與復王氏使我祖祀與天無極其宗親耆老文武臣僚於中與反正之際棄偽向真扞我于艱臣甚嘉之願聖祖永佑其後昆俾屏我王室賜九功臣錄券以我

太祖為奮忠定難匡復變理佐命功臣爵和寧郡開國忠義

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田二百結奴婢二十口沈德符善城郡忠義伯田一百五十結奴婢十五口鄭夢周僕長壽等七人並忠義君各田一百結奴婢十口其錄券依開國功臣裴玄慶例稱中興功臣父母妻封爵子孫蔭職直子超三等無直子甥姪女婿超二等子孫政案皆稱中興功臣某之幾世孫宥及永世丘史七名真拜把領十名許初入仕甲子九功臣上箋謝恩

二年春正月乙丑朔王率群臣遙賀

帝正仍御正殿受中外朝賀宴群臣 辛未有事于大廟癸酉禮官請追封四代考妣立園置祠官遂創積慶園 乙亥王享定妃 丙子始開經筵以沈德符及我

太祖領經筵事鄭夢周鄭道傳知經筵事金士衡朴宜中同知經筵事李行成石瑑閔開李士涓參贊官尹紹宗李詹講讀官禹洪得韓尙敬申元弼檢討官分四番進講 以太祖祖領八道軍馬置軍營分番更宿廩以軍資 己卯立母福寧宮主府曰崇寧 憲司請令臺諫面啟時政得失從之庚辰誅邊安烈 壬午賜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密直

禹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商議門下府事崔允沘密直副使柳龍生判慈惠府事鄭熙啓慈惠府尹

李恭靖王 密直副使金仁贊知申事李行密直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等功臣號行固辭 給田都監始頒各品田籍

甲申以判典農寺事王康為慶尙道水軍都體察使兼防禦營田鹽鐵使 乙酉演福寺僧法貌說王曰寺有五層塔殿及三池九井頽廢已久今復建塔殿鑿池井則國泰民安

王悅以上護軍沈仁鳳大護軍權緩為造成都監別監營之

丁亥以右司議李符成均祭酒金子粹大護軍禹成範司宰副令尹會宗左獻納張子崇典農寺丞趙庸司設署令尹

思永考功佐郎姜淮季為世子侍學 楊廣全羅慶尙海道及沿海處皆置萬戶 庚寅徙曹敏修于遠地杖權近一百

徒流與海 壬辰以侍中沈德符為京畿平壤道兵馬都統制使 是月王置仁王佛於別殿每朝夕禮拜凡有災異輒行祈禳 二月乙未朔命削李穡職徙曹敏修權近于邊地

己亥王以誕日放罪囚唯李琳李穡曹敏修李乙珍權近李崇仁等不赦 庚子世子開書筵以門下評理趙浚商議

門下徐均衡商議密直提學李至密直使姜淮伯為師傅

歸密直副使王可仁于遼陽可仁海洋副千戶萬僧子也都司移文起取故歸之 壬寅臺諫鞠漢陽府尹金伯興及軍器少尹元庠于巡軍 乙巳罷臺諫而啓之法 削偽朝加贈先王先妃諡 癸丑金伯興死獄中王疑獄官嚴刑致死

謂知經筵事鄭夢周曰凡鞠囚當徐察其情今巡軍不依法律遽加慘毒無辜或死余甚憫焉況宰相雖有重罪賜死可也一罹罪網妄加拷掠或死于獄或斬于市予嘗甚惡之在

今日亦如是耶遂釋元庠 賜益妃及申元炳田 壬戌以柳珣為楊廣道都觀察使趙云佐為雞林尹崔鄆為漢陽尹

皇甫琳為平壤尹 癸亥教曰自古為國之道文教武備不可偏廢近年以來法制陵夷人材不作盜賊興行予用惕然

夫臨雍拜老農隙講武古之制也予欲謁文廟以勸儒學視戰艦以觀軍容有司啓聞施行 三月甲子朔司憲府上疏

曰偽朝貪污之徒以土田賦獲要納權勢使惡聲聞於上國不可不懲請削其職不許給田以戒後來不報 庚午以洪

永通領三司事禹玄寶判三司事王安德為江原君禹仁烈

為雞林尹李勣鄭洪為左右常侍李混為門下舍人金若恒起復為司憲掌令全質為左正言 丙子將幸長湍諫官李舒等諫止之 己卯謁陽陵遂次于禮成江觀戰艦習火戰庚辰謁昌顯玄三陵還宮 辛巳前判事金貴妻與僧通俱立市五日決杖 甲申放禮曹判書尹紹宗于錦州 庚寅我

太祖以疾解 夏四月甲午朔遣中官于我

太祖第問疾強起之賜教書于九功臣褒美之賜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各五端加賜我

太祖及沈德符金帶一腰仍慰宴于內殿賜我

太祖教曰嗚呼除非常之變者必待命世之才樹萬世之功者必享無窮之報昔我太祖佐我太祖肇一三韓與享太室式至于今垂五百年往者李仁任陰導玄陵影殿之役而取上相歸怨於上卒致甲寅之變而無嗣仁任乃用不韋盜秦之計以玄陵朝妖僧辛毗所生兒禍詐稱玄陵宮人所出而立之玄陵母后以為不可宰相李壽山請立宗親仁任不從國人失望黃霧四塞日光不見禍之主喪而葬玄陵也虹圍

大陽其主蒸也鴉鳴六室寤奮地震其齋玄陵之考毅陵之忌也大風以雨震電且雹其襲爵也風拔祧廟寢園松栢大室驚折廟門仆御廩災是祖宗之靈動威以絕禍也戮禍母般若以滅口而司平新門自頽葬枯骨曰禍母而柩坼一日再災是天示萬世以禍為般若子也禍立二年而其母名氏未定宰相金續命曰天下未辨其父者或有之矣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而幾見戮以玄陵母后力救得不死金庚言禍非王氏於

帝而還見戮國人寒心結舌禍妻仁任姪女而生昌於是王氏與復之望絕矣仁任專國毒痛生靈十五年而禍又狂悖謀攻遼東欲舉三韓百萬生靈而糜爛之卿副曹敏修以行軍過鴨江卿諭諸將以社稷存亡之計而回軍是卿肉吾民於既骨也宗社之不墟惟卿是賴卿勇冠三軍位崇兩府功名蓋世而不矜好讀綱目衍義感留侯絳侯武侯梁公之忠故回軍之際議與復敏修亦以為然既還而黨於其族仁任李琳沮卿議而立昌自為冢宰王氏與復失一大機卿隱忍就職而以公議開諭敏修乃極臺諫之選以振紀綱於是憲

司劾敏修以貪婪撓法而擊去之卿坐以待旦求賢如渴疾惡如讎凡民一毫之利必欲與之一髮之害必欲去之開言路而達下情舉逸民而布公道向者苞苴奔競之風嚮官貨獄之習一朝而變野無遺賢朝無佞位遣使授鉞觀察黜陟而藩鎮不敢養寇牧守不敢殃民排群小之邪說而革私田於諸道拯民湯火之中躋之富壽之域用圭田采地之制給京甸仕者之田優君子而嚴守衛爵之而非私罰之而非怒卿之誠心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愚夫愚婦之所共見其所營為無非所以為興復王氏之地也已已冬昌所遣請朝尹承順禮部欽奉

聖旨咨文來曰高麗君位絕嗣以異姓假王氏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童子不必赴京此

聖天子念玄陵當四海未定之際率先稱臣使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大有功於佐運故憫其絕嗣而望復興於王氏臣子者切矣昌外祖李琳以冢宰秘聖旨而不發兇謀不測辛氏之變不朝則夕王氏已為鼎中

之魚存亡在於呼吸而卿不顧萬死躬秉大義為我王氏定萬世策德符夢周湧奇長壽石璣浚歲道傳八將相從而贊之十一月十五日宣

天子旨于玄陵定妃之庭迎子宗邸俾後玄陵不刑一人不崇朝而除十有六年南面之辛氏其姻親文儻根據盤結于三韓環觀破膽革面而不敢動人無變色日如陽春上以紹三十一代相承之序下以開千萬億世無疆之休卿興復之功非絳侯五王所擬倫也卿世積忠義乃心王室德厚流光發于卿身經文緯武王佐之才國耳忘家社稷之臣天地祖宗之所篤生三韓安危之所注意遇知玄陵殲紅賊而収兩京驅孽僧而安王室走納氏而威沙漠敗倭寇而保西海擊引月而懾扶桑而卿感玄陵之知遇痛宗廟之絕祀誓取日於虞淵至誠徹乎天地至忠通乎祖宗至公至正有以服三韓之心至仁至恩有以結萬姓之歡天祐大順人助大信故興復如是其易也卿於是信報玄陵之知矣昔周公勳勞而俾侯于東子嘉卿忠分茅世封圖形銘功宥胤無窮予率元子告于闕宮嗚呼卿活我兆民紹我宗祀再造我三韓

之功以不腆之裘何報萬一哉卿為中興元臣名侔乎裴太師任重乎商阿衡立經陳紀為萬世程勞求俊彥重我朝廷弼予涼德保我社稷與天無極於萬斯年與享蒸嘗則予涼德與有光焉卿之子孫象卿忠良永世不忘股肱我後嗣王與國咸休顧不遑歎 戊戌太白晝見 徙李穡于咸昌鄉地于橫川李琳于鐵原李貴生于固城流禹仁烈于清風杖李乙珍李庚道 壬寅錄回軍諸臣功下教曰僞主辛禰恣行不道歲戌辰乃與崔瑩欲犯遼陽將使國家得罪天朝社稷存亡閉不容髮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與前侍中曹敏修首倡大義論諸將定策回軍以安社稷功勞重大帶礪難忘其同心協力者門下侍中沈德符前判三司事王安德門下贊成事池湧奇評理裴克廉尹虎前評理鄕地評理商議柳曼殊知門下府事朴殿商議知門下府事崔允泚平壤尹皇甫琳前密直司事李茂李彬右代言趙仁沃應揚軍上護軍南閭奉福君僧神照判慈惠府事慶補前黃州牧使趙希古前原州等處兵馬節制使慶儀判慈惠府事李和判慈惠府事崔鄂廣州等處兵馬節制使崔

雲海知密直司事李豆蘭陸麗開城尹李承源知密直司事尹師德慶尙道都節制使具成老同知密直司事朴永忠和寧尹鄭曜同知密直司事黃希碩俞光祐密直副使金仁贊張思吉前忠州等處兵馬節制使崔公哲前江陵等處兵馬節制使王賓前鷄林伊朴可實前密直副使金天莊晉州等處兵馬節制使鄭子義前開城尹李伯吏曹判書趙溫前義州牧使鄭松前判書李德林前義州萬戶白英祐千戶張哲等四十五人皆賜功臣有司啓開施行故領三司事邊安烈三司左使趙仁璧完山君李元桂知中事朴叢判慈惠府事安慶晉州等處兵馬節制使金賞漢陽尹金伯興等雖已身死功不可忘禮曹判書尹紹宗判典校寺事南在等於回軍之際以社稷大計援古贊計亦可嘉也褒賞之典有司一一舉行 癸卯加上先王先妃尊諡 丙午尊母福寧宮主王氏為慈睿貞明聖聖思齊惠德三韓國大妃殿曰貞明 庚戌遣密直副使柳爰廷如 京師陳慰魯王喪 庚申流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王安德于豐州禹洪壽于仁州元庠于光州 壬戌附德寧公主魯國大長公主于大廟 閏月癸

亥朔楊廣道都節制使王承貴獻倭捷 甲子罷知中事李行右代言趙仁沃 丙寅九功臣上書辭職 庚午命九功臣視事 臺諫以不得其言辭職 辛未左遷右司議李舒為光州牧使兼執義南在為鐵原府使執義全伯英為水原府使掌令權湛為南原府使金若恒知谷州郡事起居舍人徐彥知淳昌郡事持平宋思知成州郡事慶習知遂安郡事獻納咸傅霖知春州郡事張子崇為平壤判官正言全賢知肅州郡事以李廷輔為左常侍金震陽李擴為左右司議李室為左獻納鄭擢為左正言崔遠兼執義安景儉為執義許周崔兢為掌令趙庸趙謙為持平又以閔開為知中事 流李行于清州 甲戌六十奴來自濟州 乙亥命贊成事鄭夢周宴慰六十奴曰耽羅產馬聞于上國久矣吾在耽羅已五六年馬之良者甚少故今朝 京師未得一馬以贊夢周以啓王曰上國屢使我獻馬以有耽羅耳六十奴所言如此則我國良馬之有無不待聞而達矣 戊寅刑曹判書韓尙質等上疏以謂今臺省以言貶外請授京官以開言路不聽 己卯封長女為肅寧宮主二女為貞信宮主三女為敬和

宮主 以鄕道傳為政堂文學金士衡為密直使兼大司憲李詹為左副代言我 太宗為右副代言韓尙質為右常侍 庚辰召還王安德 辛巳王御正殿宴六十奴 己丑六十奴及火者卜尼如 京師 王御經筵講讀官成石瑀進講貞觀政要曰太宗好聽直言然臣下畏威不能盡言太宗深知之必和顏而納之曰群臣盡為我言之蓋古之聖君以天下之聰明為己聰明故必採芻蕘之言願上廣咨博訪裁度而用之偽朝幸禍狂暴拒諫多行不道時臣為獻納與諫議權近極諫禍甚欲射臣等是其所以速亡也 五月癸巳朔王昉趙胖等還自 京師啓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尹彝李初者來訴于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瑤為主瑤非宗室乃其姻親也瑤與 李太祖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為不可即將李穡等十人殺害將禹玄寶等九人遠流其在貶宰相等潛遣我等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勳天下兵來討乃出彛初所記穡等姓名以

示之曰爾速還國語王及宰相將蘇書內人等詰問來報  
 戊戌夜金宗衍逃大索境內遂下禹玄寶權仲和慶補張夏  
 洪仁桂尹有麟于巡軍獄并下崔公哲等十一人于獄又囚  
 李穡李琳禹仁烈李仁敏鄭地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  
 等于清州獄 辛丑尹有麟死獄中梟首于市籍其家 丙  
 午以王康爲密直副使兼全羅慶尙楊廣三道水軍都體察  
 使韓尙質爲藝文館提學柳亮爲刑曹判書 辛亥日本關  
 西九州節度使源了俊遣周能等來獻土物 丁巳崔公哲  
 死獄中洪仁桂亦尋死梟首于市 六月甲子積慶園成  
 乙丑王以清州大水又前月雨雪召沈德符及我  
 太祖議放罪囚遣吏曹判書趙溫于清州下教曰王昉趙胖  
 回自 京師傳言蒙禮部省會令與本國逃去二人對問一  
 名尹彝詐稱坡半君一名李初稱中郎將等言說本國將李  
 穡等十人殺害禹玄寶等九人遺流舉兵將欲侵犯中國其  
 在貶宰相等教令彝等前赴 京師陳告仍請親王勳天下  
 兵來討據此如尹彝等所言其教令之人罪涉叛逆在所推  
 明乃命有司究問尹彝之親有麟自知其罪不食而死同謀

崔公哲伏辜金宗衍在逃未獲其餘人等情狀未明苟加榜  
 訊恐有陷於誣誤者予甚憫焉將上項人等除已見伏招外  
 宜於各處安置後有實狀見露予不敢私國人大悅翌日又  
 以久雨放京外二罪以下囚外方付處者勿論輕重並皆本  
 鄉從便京城所放罪囚凡百五十餘人 己巳賜李繼等及  
 第 癸酉憲府劾前郎將金粹爲造成監役官盜材木等物  
 流之 丙子遣政堂文學鄭道傳如 京師賀 聖節藝文  
 館提學韓尙質賀千秋且奏曰彝初誣妄臣不敢先辨虛實  
 乞遣欽差一官前來究問仍許臣赴 京面奏 戊寅太白  
 晝見己卯亦如之 楊廣道觀察使報倭賊入寇議修山城  
 庚辰太白晝見經天 遣同知密直司事安叔老聘于燕  
 王 倭寇楊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遣知密直司  
 事尹師德慈惠尹  
 李恭靖王 密直副使柳龍生金用超懿德府尹郭忠輔捕之  
 遇賊于寧州道高山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頭匹以歸  
 辛巳太白晝見壬午亦如之 門下府郎舍等上疏曰殿  
 下即位之初即以無逸自期命代言成石瑨魯無逸以流

一國臣民罔不欣欣遐邇者日加己午乃如或宴至夜分臣等  
 缺望願自今早朝聽政勿爲夜宴王納之 癸未我  
 太祖辭食邑不許 丙戌王如積慶園戊子追上四親爵諡  
 安神主于積慶園使母弟稱主祀 庚寅金震陽罷 秋七  
 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以鄭寓李伯山爲左右常侍崔云嗣  
 爲左司議李蟠爲右獻納權堦爲左正言 大赦境內教曰  
 理莫先於立孝禮莫大於正名予式紹丕圖恪遵舊典恭惟  
 祖宗三十一代之廟修闕宮而嚴吉寧薦寶冊而進殊稱高  
 會以下四代之親封高官而置園命母弟以主祀上以奉尊  
 祖之大義下以伸敬親之私恩名既正而順於言孝已立而  
 合於道神人以之而悅懌宗社以之而榮懷萬世之休實基  
 於此因茲盛舉宜布寬條嗚呼追遠慎終德必期於歸厚赦  
 過宥罪仁用推於好生 丙申太白晝見王懼命申嚴門禁  
 講讀官柳伯濡言於經筵曰人命至重不可輕殺宜令三  
 復啓王曰近臺諫請誅李穡等予皆不允昔有射鉤者反爲  
 忠臣人有罪而我宥之豈不感悅而効忠乎 庚子柳爰廷  
 還自 京師啓曰

帝知彝初誣妄遠流于溧水縣 辛丑太白晝見終月 乙  
 巳以評理裴克廉爲楊廣道察理使監修漢陽宮闕 己酉  
 命撤演福寺傍近民家三十餘戶廣其垣墻浚三池九井  
 癸丑左獻納李室上疏曰殿下信讖緯之說欲遷漢陽既爲  
 不可況今秋成未穫而人馬蹂踐必召民怨王詰之曰秘錄  
 云苟不遷廢君臣爾何獨執不可耶 八月壬戌流禹玄寶  
 權仲和慶補張夏于遠地 乙丑太白晝見 以安宗源判  
 三司事安翊爲三司左使王增大護軍禹成範爲丹陽君佐  
 郎姜淮季爲晉原君 丁卯遣密直李豆蘭張思吉繫倭于  
 西海道 己巳王謁文廟令大司成宋文中講詩七月篇遂  
 如積慶園翌日親裸四親還享國大妃 倭寇全羅道都節  
 制使李茂擊却之斬二十七級賜衣酒 乙亥以順妃生日  
 宥二罪以下 丁亥金允厚等還自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又  
 遣其臣玉之等稱臣奉表謝我被擄人三十七仍獻土物  
 九月庚寅朔日食既太白晝見經天 壬辰諫官鄭寓崔云  
 嗣李蟠權堦等罷 癸巳貶司憲糾正李敢等九人爲縣監  
 務時王賞賜宮中婦寺無節倉無宿儲散分臺豐儲倉乃言

曰善治家者必先節用况國君濫賜私人以致倉庫虛竭可乎宦官常食內廚且受祿俸而今又賜米其名雖殊其費一也乃與腐麥宦官訴之王怒命都堂治罪囚敢家奴糾正等議曰臺官而見囚家奴古所未有皆謝病不出故有是貶遣內侍于濱福洛山王輪等寺設齋祈福王自即位以來每月朔望必於宮中招僧講經每四時必於十三所祈恩曰道場曰法席曰別祈恩詔事神佛大臣臺諫每論不聽 甲午以成石璘為三司左使安瑗為刑曹判書陳義貴為右常侍洪吉岐為右司議柳廷顯為執義洪保李來並為掌令李原為持平宋恩為右獻納尹珪為右正言 乙巳謁陽陵仍祭于孝慎殿告遷都 丙午遷都于漢陽命判三司事安宗源門下評理尹虎留守松京且令百官分司是夕大風雨震電人畜有凍死者 庚戌駕至漢陽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結彩棚陳百戲以迎王先遣人罷之乃入 丙辰遣密直副使姜隱如 京師獻種馬五十四 戊午遣門下評理金南得密直提學李至如 京師賀正 冬十月己未朔以門下評理崔允泚為松京守城節制使 遣前商議簽書禹洪壽賜

宣臨于我

太祖時

太祖以病請告如關門溫井 丁卯諫官劾柳珣厚斂於民務求媚悅罷之以徐鈞衡代之 戊辰分遣廉問計定使許周于西海道金若恒于江原道南在于楊廣道李勳于慶尙道吳思忠于全羅道 甲戌六十奴還自 京師復歸于濟州踰一年而死 乙酉諫讀官柳伯濡於經筵講書無逸至惠鮮鏢寡曰鏢寡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古之聖人必以是為慮今有尹壽台者年至九十六子年亦六十九老不能養唯一婢居貨以供朝夕之資乞賜米王曰享壽如此其心必有操守者對曰壽台嘗言年未三十左脚不仁一日往天磨山寺藥師前誓曰佛若愈吾疾為作佛殿夢一僧曰汝病可療能作佛殿乎夢覺病即愈遂作佛殿設三昧懺法席以落之故得壽如此王曰然予嘗於中宮之病設藥師法席其夜夢見一僧病即愈佛豈虛哉伯濡對曰儒亦不可以甚斥佛也儒所以斥佛以其人君恃佛而怠於政事也 十一月己丑朔前將郭興安偽造都堂經歷司印牒付準備色軍資

寺受衣服米豆以與妓妾事覺斬之 辛卯我

太祖上書辭職王為之涕泣不允

太祖亦泣謝 壬辰宥禹玄寶李穡權仲和慶補張夏許京

外從便禹仁烈鄭地權近李崇仁李琳李貴生外方從便

侍中沈德符繫麾下繕工判官趙裕于巡軍獄 甲午我

太祖辭侍中再三遂以我

太祖領三司事鄭夢周守門下侍中池湧奇判三司事裴克

廉僕長壽並為門下贊成事我

恭肅王判密直司事 憲府上疏曰本朝故事立后妃府設

官屬曰左右司尹丞注簿舍人而已恭愍王封崇明德太后

立府曰崇敬官僚曰判事尹少尹判官所以極其尊崇也今

崇寧府依古制設左右司尹等官而懿德慈惠兩府則尚仍

崇敬府之例有違古制請並依崇寧府例從之 辛丑憲府

言今中外軍事既以領三司事

李<sup>太祖</sup>都揔之請悉收諸元帥印章從之 癸卯設八關會

又分遣各司于松京行八關會 給田都監啓定外官員鄉

驛吏津尺院主田數及豐儲廣興倉納稅之數 罷各道將

帥放軍人 丙午安叔老還自燕燕王荅書曰致意署高麗

國事與國人陪臣等通以禮物來安敢易納古人云臣子無

外交之理卻之必艱人意故物留使還謹以狀聞于父皇以

通三韓之意必命乃報國人陪臣等審焉 辛亥政堂文學

鄭道傳等還自 京師宣諭

聖旨尹彝李初謀亂汝國事朕既不信已曾斷罪汝國復何

虞疑 壬子囚沈德符麾下鎮撫曹彥等五人于獄 乙卯

以崔允泚為西北面體察使 戊午綾趙裕籍其家杖流曹

彥等于遠地罷沈德符復以我

太祖為門下侍中 流池湧奇于三陟朴晟于豐州鄭熙啓

于安邊尹師德于淮陽李彬于安峽 十二月辛酉流沈德

符于免山 癸亥我

太祖上箋辭曰惟度德而授位是為君上之明罔以寵而居

功乃合人臣之義如冒榮而食進或速禍而招尤是以召公

憂盛滿難居蔡澤云成功者去况我朝侍中之任實周家家

宰之官均邦國之既難變陰陽之不易伏念臣局量褊淺學

問踈荒當假姓流毒之時有與師猾夏之舉神人共憤宗社



幾傾乃與諸將而還敬奉

天子之命僭偽之種自底滅亡正派之傳克致興復斯乃祖宗之除相固非臣力之所能特霽爵命之恩仍領中外之事無補垂衣之化常懷履餗之憂於今年春有尹彝李初逃入中國竊弄

天子請親王勳天下兵欲移社稷金宗衍爲其謀首自惑逃竄此係王室之安危非關臣身之利害乃有人匿且故縱惟不軌陰相與謀慮惟臣之亂利使然念至此而兢惶無已近得免於右揆私自幸於中心今又除臣侍中降命自天措躬無地矧今國家再造文物中興自非宏材曷足贊襄國政不有重德何能鎮服人情伏願諒臣至誠釋臣重負臣謹當避賢者路無貽曠職之譏送老于家專貢祝釐之懇王不允批荅曰撥亂反正實爲命世之材論道經邦必待天之相故其身之去就係於國之安危惟卿志勵風霜氣鍾光岳惟自昔而功在王室式至今而德被生民遂納氏于朔陲殲倭寇于四境由先王薨逝以後有僞幸假竊其閒荒于遊田耽于酒色恣行殺戮大肆頑固至與軍師將犯華夏而卿明知逆

順倡義回還謀及宗親與諸臣庶遂乃廢黜僞姓推戴寡躬而使邦基幾危而復安宗祀幾絕而再續校功德耀古光今當永輔於我家傳榮享于後嗣何期群小潛肆奸謀此實在予非卿之故深有志於責已將欲正其刑章而卿遽貢賤章規免職任卿雖思之審矣予所望則不然元首股肱既同一體山河帶礪敢忘吾心毋煩固辭速踐乃職所請宜不允又遣中官賜衣酒敦諭我  
太祖詣闕謝恩遂就職 移國史于忠州先是藏於竹州七丈寺今夏倭賊入侵故移之 癸酉獲金宗衍翼日死獄中  
乙亥刑曹判書安瑗等上書曰爲國之本在乎得人心得人之要在乎察事情此王政之所當先也夫人發於情形於言聽其言而究其情則時之理亂政之得失從可知也臣等竊聞輿議遷幸之際所損多矣從者棄業困於遷徙居者失所依於草莽彼此騷然頃者遷幸之初術士論曰天災屢見於上地性每與於下此皆地德之衰巡幸南京則禍可弛也今駐蹕未久獸多損傷人物人或潛謀不軌變恠亦云不息術士之論地德之說寧可信乎若曰識有其數須當避讓則

與其任術數而邀遐福孰若修德政而祗天戒乎願殿下上

察天時下稽人事旋還京國則侍從有得所之樂民庶無失所之嘆惟殿下裁之王令都堂擬議 丙子以閔開李士淵趙溫爲密直副使成石瑒知申事安瑗爲左副代言柳廷顯爲右副代言 戊寅支解金宗衍以徇諸道斬其黨李方春等七人流朴可與李仲和金賦于遠地 庚辰曹敏修卒于昌寧 癸未以韓尙質爲西北面都觀察黜陟使兼兵馬都節制使姜淮仲爲司憲執義李敢爲持平

世家卷第四十六 高麗史四十六

遷宗書集賢殿學士 經筵春秋館監 大司成鄭麟奉 教

恭讓王二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宴群臣 乙未以我太祖爲三軍都總制使裴克廉爲中軍總制使趙浚爲左軍總制使鄭道傳爲右軍總制使 設帝釋道場于報平廳 乙巳以國大妃生日宥禹仁烈李仁敏鄭熙啓李崇仁河崙權近尹師德柳琰李彬盧贊李行元庠等皆許京外從便 丙午三軍總制府閱兵 二月戊午朔賜回軍一等功臣我太祖田百結二等前侍中沈德符等十七人五十結三等前判慈惠府事崔耶等三十人三十結 己未王發南京辛酉次檜巖寺大張佛事窮極奢侈飯僧千餘使伶官奏鄉唐樂王手執香爐巡東西僧堂以脩食順妃亦隨之又與妃及世子禮佛徹夜壬戌王及世子手施僧布一千二百匹賜講主

世家卷第四十五

僧段絹各三匹衣一襲仍御寺門受誕日朝賀 丁卯至自南京都人結綵棚以迎之 辛未三軍摠制府閔所統兵分番宿衛 乙亥國大妃至自南京 丁丑以前政堂文學李元絃女爲世子妃庚辰百官上箋賀 是日復以沈德符爲青城郡忠義伯李元絃爲慶源君安景良爲楊廣道都觀察使李元緝爲司憲持平 辛巳命世子謁陽陵仍祭孝愼殿告還都 癸未非邑人中郎將王益富自稱忠宣王孽會孫處統并及子孫十三人 三月戊子朔日食 憲府以池湧奇通王益富上疏請誅杖湧奇一百流遠地籍其家 庚寅都評議使司請行順妃及世子册封禮從之 甲午流諫官陳義貴鄭習仁李濕權洪禹洪富宋恩孟思誠尹珪尹頊于外 戊戌作豐儲廣興倉于西江以蓄漕運米穀 壬寅命納弘福都監布二千匹于演福寺以資修塔 甲辰兼典醫寺丞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曰書云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昔漢文帝惜百金於露臺以基四百年漢家之業元季爲萬壽幽宮之樂以潰百年培植之基勤儉奢怠之閉吉凶興亡判焉吁可畏也願崇尙儉素屏斥浮華益勤無怠曰其人之制

世無史傳憲廟至元之閒五道州郡抄得三百名分屬版圖司造成都監各一百五十名爲常額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或邑無子遺而長闕官有定額而追捕京中主家當被捉見囚之餘雇人代立之際借貸利布日徵一匹歲月如流且不能支或破家或閉門謀免其苦又侵擾其鄉本貫人物劫以官威據奪奴婢輪次立役矣雖全盛之鄉當次之吏亦不計他日之生產盡賣所藏賚持就役其弊甚鉅願殿下毋循舊弊一切罷之曰勳烈之氣扶持萬世社稷之柱石也忠義之風摧挫萬世亂賊之鈇鉞也願自今凡功在王室忠在社稷不幸而陷刑戮致隕命如安祐李芳實金得培朴尙衷等進加褒贈特賜小牢以慰貞魂王深納之餘見諸志我

太祖以疾上箋辭職遂如平州溫井箋曰臣以庸劣特蒙殊遇之恩位極將相尙無絲毫之補宜避用賢之路以開聖明之治肆竭卑誠再瀆天聽每被不允戰兢尤深竊以謂國有大小事殊古今其君臣相遇之難則不異漢之高帝以創業之主知人善任至於失處功臣則識者有憾其缺光武以中

與之主網羅豪傑匡復漢室且有善處功臣以保其終後人咸稱其美其功臣則韓信周勃終不如張良之保寇恂鄧禹猶不及子陵之高臣雖不學願效張良子陵伏惟殿下願如光武臣於丙申六月陪先父臣某受命玄陵平雙城復舊疆憑藉餘力拓土至青州以爲藩鎮使無東顧之憂玄陵是嘉其功拜臣父以榮祿大夫將作監事仍爲朔方道萬戶又擢臣以不次年未三十位至宰輔然無所補夙夜憂懼至戊辰年閒假姓發兵猶夏人無敢諫傾覆社稷臣首倡大義有回軍之舉再定宗社是則人以爲擅兵後於己巳十一月敬奉教旨滅僞復興克正宗祀是則人以爲執權今爲諸軍事養兵靜守鎮伏姦雄潛消外寇是則且以爲耗軍資物議紛紜難以辨明臣有三不幸功微賞巨爲人所忌一不幸也保社稷復正統弭盜賊等事未嘗無涓埃之助因以居寵二不幸也自古功過不能相揜執迷而不能再退三不幸也念至於此誠惶誠恐召公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是乃自然之理臣亦不宜久防賢路乞歸田里以保餘齡臣之願也伏望上慈俾保全功臣之聲不獨全美於

光武不勝幸甚丙午遣左代言李詹于平州賜宮醞以慰批管曰大臣一身關國家之興衰係生民之休戚職任如此其重去就未可以輕是以召公有告歸之心周公諡篤棗之義卿山川閉氣社稷元臣徇公忘私忠誠貫日仗信安義功業柱天爰自先王之時以至寡人之日勉出乃力輯寧我邦遏戾辰猾夏之師定己已撥亂之策國祚以之而復續民生由是而再蘇且鍊養其戎兵以扞禦于王室事皆合於天理心何恤乎人言居寵若驚卿之自處則善協謀共政予所任者爲誰於戲子陵之高光武不任以事留侯之去漢室已致其安以古視今勢殊事異宜安厥位以副予心 乙卯以我太祖復爲門下侍中朴子文爲左司議沈孝生爲門下舍人趙休爲左獻納柳沂爲左正言 丁巳遣吏曹佐郎禹洪命于平州賜我

太祖宮醞 夏四月壬戌以旱禁酒 甲子慧見十餘日 乙丑右代言柳延顯請停演福寺之役不聽 己巳以久旱放輕繫 庚午大雨 以門下評理金湊兼大司憲許應全五倫爲左右常侍全伯英爲右司議大夫權軫爲右獻納金

汝知爲左正言 丙子王微行觀射于馬巖憲司劾知申事  
成石璿不啓王備儀衛王怒即命石璿視事左遷執義姜淮  
仲持平李敢以禹洪得爲執義李作爲持平 己卯遊  
帝諱禁用元字代以原 壬午

帝遣宦者前元中政院使韓龍黃禿蠻等來禮部咨曰欽奉  
聖旨朕稽古典三韓之地始古至今產馬處所即今乏馬成  
守差三韓本俗閩人謂權署國事王瑤及群陪臣等論以分  
明於有職人員及富家處易馬一萬令各官及富家子弟將  
馬於遼東交割來京關領價直更於各官處需閩人二百名  
三韓遠在東溟之外產無我供人無我用受命稱臣以何爲  
信國富民稠於斯需索交易不爲過矣 癸未下教求言曰  
弭災之道莫如修德爲政之要惟在求言昔宋景一言之善  
致災感三舍之退天人之際感應斯速予以眇躬荷祖宗之  
靈託臣民之上憂勤夙夜期底豐平而智能不逮學問不明  
其於政教動味施爲若涉大川罔知攸濟今者日官上言乾  
文示儆客星孛于紫微火曜入于輿鬼變異甚鉅兢惕益深  
將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令有闕而不協於輿望歟

刑賞之道有乖於正歟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下情未盡達  
而冤抑有所未伸歟民弊未盡除而財用有所妄費歟茂異  
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如斯之弊豈予一  
人所能徧察肆開議直之路以消壅蔽之風芻蕘之言亦有  
可採矧卿大夫百執事之臣共天位食天祿者哉茲欲共新  
於治化庶以仰答於天心於戲賞罰明而禮樂興陰陽和而  
風雨時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其要安在知而不言不可謂之  
仁言而不盡不可謂之直惟爾大小臣僚並上實封寡躬過  
誤時政得失民閒利病母有所諱其言可用予即有賞言而  
不中亦不加罪 甲申宴韓龍等于北泉宮 五月戊子召  
刑曹判書趙勉等曰今天變屢興旱魃尤甚此必冤獄所致  
凡獄囚當死者誅之當赦者赦之宜速決遣母久淹滯以順  
天心 己丑王享國大妃 辛卯遣左代言李詹于連山開  
泰寺祭太祖眞殿獻衣一襲玉帶一腰 甲午前楊廣道都  
觀察使徐鈞衡卒諡貞平 戊戌流李琳于忠州姜仁裕于  
豐州王興于清州申雅于全州 郎舍許應等上疏曰從諫  
如流人君之盛德知無不言臣子之至情殿下即位以來發

政施仁願理之心至矣然言官法吏忤上意而見罷者聞或  
有之故中外以言爲諱而下情未達天文示警有志之士不  
能無憾今殿下發德音求直言以伸忠憤之氣誠千載一遇  
也臣等承乏言責豈敢默以負殿下求言之旨乎謹以若  
干事目條列于左一曰爲理之道莫大於孝君不先而其事  
化之者未之有也今殿下在邸之時以孝聞於人即位之後  
宜其以孝聞於國奈何殿下至自漢陽而與中宮世子俱乃  
後母后哉今又遷宮亦非朝夕問安之所也緣人子之情則  
定省溫清不可疎也緣人君之義則動靜威儀不可輕也願  
殿下念茲二者奉迎大妃近闕之所克伸孝志以爲民先一  
曰乾者夫道也坤者婦道也夫道以乘御爲才婦道以順承  
爲貴是故雖天子之女下嫁諸侯則與庶人之女共執婦道  
是其常也漢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理識者  
非之今三宮主各有供上之名既名之曰上則乾坤易位夫  
婦失道亂名犯分莫大乎是且在僞朝供上之所濫至八九  
故官吏以倉卒不辨見責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今以中興  
之朝復蹈毀轍乎願自今罷三宮主供上之名厚其廩祿申

以土田以副輿望一曰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人君好  
惡不可不慎也殿下即位以來中外未知殿下所好爲何事  
及創演福既廢之塔臣民之望多有所缺矣釋氏之道無父  
無君戎裔之教三代之盛未所有也殿下有志於三代之理  
而反行裔夷之教乎是役也聖心或以謂不勞民力而役遊  
手不費國用而資捨施然木石磚瓦銅鐵之費累鉅萬其遊  
手之食捨施之物非吾民之恒產乎民無恒產則恐貽胥肝  
之憂也願殿下能可已之役厚萬民之生擇其所好以副臣  
民之望一曰風俗好尚本之人君人君以儉約爲心則公卿  
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爲先則士庶人不敢越  
分以過奢自然家給人足無僭亂之階矣今無賴之徒皆利  
遠方之物貨不事本業朝廷雖大爲之防母使興行然潛行  
潛返之徒豈能盡知之乎至有將彼土人來縱其市索以規  
我國家臣等竊謂此雖無形之迹有可疑之勢足爲寒心者  
也願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紗羅段子敦尙儉素以絕商  
販敢有潛行商賈其告捕者必以其財賞之商販之馬嘗籍  
於開城府者數近五百會有天朝買馬之命悉發此馬毋得

脫漏其他商賈又令各出馬以補額數則公私兩便 己酉以軍資少尹安魯生爲西北面察訪別監禁互市上國者初商賈之徒將牛馬金銀苧麻布潛往遼瀋買賣者甚衆國家雖禁之未有著令邊吏又不嚴禁往來輿販絡繹於道魯生往斬其魁十餘人餘皆杖配水軍仍沒其貨且杖其州郡官吏之不能禁遏者是紀綱大行邊境肅然無復有犯禁者庚戌吏曹判書鄭摠上書曰殿下近以乾文示警命臣製求言教書臣既製進以爲救災之道莫若修政夫政者正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遠近四方無不一於正此實萬世之格言也賞罰國之大柄不可不謹也近來謀逆幸禍以絕王氏者潛遣孽初將害本國者或誅或流或公然在於朝列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臣竊爲殿下不取又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爲國之要道也近來瑣瑣姻婭之徒潛邸故舊之輩率皆諛佞之人而布列朝班徒費廩祿其忠直之士一言忤旨者則悉皆貶黜故士君子快怏皆怨殿下用人之不公此不可不慮也又浮屠之教敗倫滅理非人主之所尙也佛圖澄不能存趙鳩

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殷鑑昭然可以爲戒而殿下崇信太過營構普濟之塔而又多張梵采殆無虛月何爲此無益之費以取識者之譏乎請殿下察皇天譴告之心念天位惟艱之訓小心翼翼改過不吝以慰國人之望乙卯罷修演福寺塔 六月丙辰朔前典醫副正金璣上書曰太祖創業觀山水之逆順察地脉之續斷創寺造佛給民與田祈福禳災此三韓基業之根本也比來無識僧徒不顧創業之義收民土之產自營其業而上不供佛下不養僧嗚呼其徒之自滅其法也甚矣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不顧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爲懷噫聖祖創業之深智反不如暨儒之計乎伏望殿下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教前戶曹判書鄭士侗亦上書以爲佛法福利國家宜當崇奉王嘉納其言時言者多斥王好佛之弊璣及士侗以此中王心 己未遣判繕工寺事楊天植禮曹摠郎孔俯等如京師獻馬一千五百匹都評議使司申禮部曰敬奉權署國事言語除閤人另行推刷外竊照本國所產馬匹軀幹矮小其稍大者稀少然戰倭服遠負重耐苦小邦之人實

以賴之近年以來遼東收買既多時疫倒損不少難以一時措辦除已欽依行移在城官司并府州郡縣儘力措辦陸續起解開又奉權署國事言語小邦貢獻合盡臣子之禮所進馬匹何敢受價可申獲禮部從容奏達停給價之命但令遼東都司隨到隨收庶表小邦之誠信敬此先將辦到雜色馬一千五百匹管押前去遼東都司交割 癸亥知密直司事安叔老免時上書者多言逐禍烟黨而李琳等又皆見竄故叔老亦以烟親不能自安乞罷 甲子惠濟庫令崔浩生丞朴元祥等犯賊事覺配刑曹杖手 乙丑藝文春秋館劾金煥倭佛媚王之罪 戊辰流李穡于咸昌又流李種學李乙珍李庚道于遠地 己巳下諸言事者所上章疏于都堂令採擇以聞 壬申刑曹判書李士穎罷以具成祐代之河崙爲全羅道都觀察使崔咸金畝爲司憲掌令安魯生爲門下舍人 癸酉以早赦二罪以下 丙子遣門下贊成事趙浚如 京師賀 聖節判密直司事金立堅賀千秋 韓龍黃禿巒求本朝職王不從時托龍等幸妓受職者不可勝數戊寅龍等詣闕辭王贈黑麻白苧布各二十四 己卯韓龍等

還王及世子都堂皆贈麻苧細布又贈衣服鞍子猶以不飽白金爲嫌形於言色王遣人於路遺白金各五十兩及族人告身一百通 庚辰復修演福寺塔 辛巳臺諫交章請竄禹玄寶疏三上皆留中遣我 太宗于我 太祖第請禁止臺諫 癸未我 太祖上箋乞退箋曰庶政惟和在明主之擇相百寶所萃宜具臣之推賢苟忘義而好榮是徇利而累德伏念臣器小任大事修謗與雖非管仲之得專恐爲曾西之不取肆彈卑懇再獲神聰三月二十八日再除臣門下侍中寵渥則優清議可愧每逢違允之教慙懼實深益貽曠職之譏畏憂彌重矧本有疾又當戒盈觀萬物之生成由四時之代序伏望殿下廓包容之度垂惻隱之端憐臣至情許臣乞骨則臣謹當投閑養病永保中興之功守分齊心恒貢上壽之祝命左代言李詹贊不允批荅賜 太祖第曰一國安危所係者重大臣去就未可以輕何曠節於戒盈欲專身而求退卿山川閉氣日月孤忠仗義回軍則

國家再寧正名定策則神人咸喜及茲新造之際煩卿篤業之材方將共政以致平豈可托辭而規免謗與則可以理遣病革則常用醫治不必釋位以閑居乃能怡神而善保既煩三讓惟冀小安

太祖曰國有大事使之與謀邊境有急使之禦侮責臣以所能則臣何敢辭今臣任大責重既不能堪加以疾病交攻願就醫藥以自保養遂不出 甲申流禹玄寶于鐵原 乙酉王使司楯黃雲起召我

太祖

太祖以病不能朝雲起強之

太祖啓曰臣以病不能朝今雲起強之臣不知所以恐懼無地王怒下雲起于巡軍獄俄而

太祖使

太宗上書辭職曰臣於戊辰仗義回軍廢偽立真而因被國人猜忌又立昌迎禍孽初同謀之人辭證已明故竊諫自上疏請罪耳臣何敢指朕今命臣禁止竊諫是疑臣嗾之也臣願不才不宜當大任宜選賢良代之王覽之謂

太宗曰

侍中辭狀所陳皆出乎意料之外予以無能在位

侍中推戴之力也故仰

侍中如父

侍中何負我乎立昌迎禍孽初同謀人等已於前年議謂情

迹未明特赦之

侍中亦然之今竊諫更舉赦前事請罪故令卿往告

侍中若見竊諫請諭以此意耳卿言於

侍中謂何

侍中堅欲辭退若

侍中辭職予亦豈敢居此位乎因泣下指天為誓辭旨甚切

即令

太宗往諭就職

太祖固辭且謂

太宗曰爾亦何不為我請之 秋七月丙戌朔地震 戊子暹羅斛國遣奈工等八人來獻土物致書曰暹羅斛國王今差奈工等為使管押缸役裝載出產土物進奉高麗國王無

姓名封識但有小圓印亦不可考驗國家疑其偽議曰不可以信亦不可以不信且來者不拒待之以厚以禮遠人不受其書以示不惑可也王引見勞之對曰戊辰年受命發船至日本留一年今日至貴國得見殿下頓忘行役之勞王問帆程遠近對曰北風四十日可至其人或相或跳尊者用白布緇髮其僕從見尊長脫衣露身三譯而達其意 庚寅鄭夢周與宰相等上疏請令省憲刑曹議定立昌迎禍宗衍孽初益富之黨五罪從之 辛卯諫官許應等上疏曰人君一身萬化之源出理之本而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嚴九重設門禁所以尊其位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正其心也故於接下之際必當以禮不可褻狎必當公正不可私昵願自今宗親大小臣僚及潛邸舊僚有所引見有所奏聞必於經筵公共之所毋得私於燕安之時殿內外之別定君臣之分則邪說自遠而忠言日進矣且自今竊諫之臣更日入侍經筵從之 壬辰地震 甲午我

太祖始出詣闕拜謝王勞慰甚勤

太祖曰人主一身萬機所繫應接之際不可輕忽然其要只

在虛心正志聽言納諫而已殿下以此為念臣等亦以進賢退不肖為任期在共成治道耳王深然之 乙未王幸我

太祖第謂曰予不更事濫居寶位罔知攸措且今更新法制

卿無退休以匡不逮置酒張樂夜分乃罷 丁酉削順寧君

聘屬籍流見州杖流成均司藝柳伯淳于基州又以判典儀

寺事柳伯濡非毀田法流于光州 己亥禮曹判書韓理等

上疏曰今令世子朝見臣等竊以謂殿下即位三歲 朝廷

始遣使購馬萬匹國家所遣不滿二千匹遽以世子入朝若

朝廷責遲緩世子將何以對願殿下更令臣僚擬議施行

命下都堂我

太祖與

神德王后享玉王賜

太祖衣襦笠子寶纓鞍馬

太祖即服以拜謝及夜柳曼殊鎖門我

太宗潛白

太祖請出乃以

太祖命使金直開門侍

太祖遺第馬上願謂

太宗曰纓質奇品吾將傳之於汝明日王怒囚金直

太祖詣闕謝以不勝栲杓使開門王赦金直 丙午追諡王

大妃國大妃順妃三代祖考王大妃考竹城君克仁爲文貞

公祖考贈守門下侍中神卿爲傳靖公曾祖考贈門下贊成

事漢平爲襄景公國大妃考延德大君損爲良孝公妣趙氏

爲安懿妃祖考江陽公滋爲靖康公順妃考昌城君積爲齊

孝公妣洪氏爲明懿妃祖考政丞項爲康平公祖妣王氏爲

敬惠妃曾祖考贈門下侍中顯秀爲懿烈公國大妃忠烈王

之曾孫故只封二代 是月我

太祖獻議遣人賚勝文招諭東女真地面諸部落於是女真

歸順者三百餘人 八月戊午始令諫官入侍經筵 癸亥

遣評理柳曼殊知密直盧嵩授順妃冊印 日本九州節度

使源了俊遣使來朝獻方物歸我被擄男女六十八人上侍

中書曰予向貴國盡心交好今四十年矣越己巳十月開敬

奉禁賊之命以禁諸島賊黨於前年十月周能僧陪來書曰

海賊今猶未絕若不堅禁彼此恐有損傷之事予反爲慚愧

稍有憤志遣使諸島捕捉海賊伏奠貴國大相各位俯鑑恐

衷永爲和好 甲子百官上箋賀冊妃 乙丑地震 己巳

遣贊成事僕長壽錫世子冊印宴群臣 賜回軍功臣錄券

唯邊安烈池湧奇等以罪削之 庚午百官上箋賀冊世子

賜弟瑀及我

太祖鄉夢周麻馬各一匹 癸酉遣判內府寺事金之鐸如

京師獻馬二千五百匹 乙亥兀良哈來朝戊寅我

太宗以

神懿王后病辭職不允時爲右代言 己卯世子謁大廟告

受封冊且告築城 庚辰發京畿交州西海道民丁及諸道

僧築京都內城命判三司事裴克廉監之 九月乙酉朔倭

寇南陽楊廣道都觀察使安景良遣兵擊却之擒十五人以

獻賜宮醴綵帛 丙戌御經筵謂門下舍人安魯生曰今世

子朝見以爾爲書狀官蓋爾爲郎舍欲以使檢察也法令雖

嚴然一行人數既多必有貪利貿易爲中國所笑者宜痛禁

之 庚寅前全羅道都觀察使金士安卒輟朝三日諡忠康

甲午憲府劾工曹摠郎朴全義不能防閑其母與僧私通

王特命有之 丁酉我

太祖乞辭以弟瑀領三司事我

太祖判門下府事沈德符爲門下侍中鄭地判開城府事柳

珣爲藝文館大提學鄭道傳爲平壤府尹李居仁爲慶尚道

都觀察使李至爲江陵交州道都觀察使河崙爲全羅道都

觀察使下玉蘭爲吏曹判書禹洪得爲典校令鄭熙爲司憲

執義 甲辰諫官許應等上疏曰殿下慨念商賈之弊遣使

禁斷實斯民務本捨末之秋也今遣金仁用等商賈之徒前

去北平貿羊竊恐非殿下崇節儉之美意也况當世子朝覲

之日商賈之徒繼踵而行又遠殿下爲萬民遣世子朝覲之

意臣等恐中國之人將以爲世子今日之行欲階商賈之路

也且貿羊一事非今日急務願殿下母令仁用等有此行也

夫完城郭練士卒實先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之道也方今

殿下虛及不虞修葺都城基已定器械俱備三韓萬民之

命實繫於此豈不偉歟今年水旱霜雹之灾飢饉疾疫之患

並起又有買馬萬匹之命使中外騷然加以尊城開河之

役民之憔悴莫甚於今日其都城之役一皆停罷以待明年

農隙况秋霖連日天譴難誣臣等恐秋霖一霽霜雪繼至凍

餒之徒相枕於道路矣伏惟殿下哀此民生及時放遣則秋

耕拾粟備荒之計未爲晚也願殿下留意焉命下都堂擬議

施行 放鄭道傳于奉化縣 丙午遣世子喪如 京師賀

正侍中沈德符贊成事僕長壽密直副使閔開等從行其表

箋奏皆稱長男定城君喪 遣前祥原郡事李龍華宣慰

幹都里兀良哈幹都里即東女真也 庚戌籍曹敏修邊安

烈家禹仁烈王安德朴葭外方從便 辛亥憲府鞠前判事

安中夏室女與婢婿相奸罪之 冬十月己未親祀大廟還

寧國大妃 甲子遣判宗簿寺事宋文中報聘于日本九州

節度使源了俊 丁卯以我

太祖及鄭夢周金士衡爲人物推辨都監提調官 戊辰判

開城府事鄭地卒 辛未押馬使楊天植還自 京師

帝歸我被倭俘十餘人 壬申罷築內城 甲戌日本國僧

玄教遣僧道本等四十餘人來獻土物稱臣奉表曰天地崇

高而博厚所以覆載萬物也日月麗明而騰照所以輝華萬

方也孔孟本仁而祖義所以教養萬俗也若此三者古今罕

有齊其功者也竊聞高麗國王殿下德普天地明逾日月道超孔孟自古至今四夷萬國草木禽獸霽然霽其大恩大澤未有如殿下齊其功者也故瑞應有感麟鳳呈祥郊藪和鳴伏念玄教遠居日下夷地至愚至陋不堪荒眼但遠啓華封千秋萬歲萬萬歲禮小逃連悞之愆道本等言中國嘗貴日本以不稱臣之故我國對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終不稱臣今乃稱臣於大國乃慕義也 乙亥省憲上書論開城尹趙胖擅奪公田之罪王曰予即位之初胖奉使上國且辨弊初誣罔以釋

帝疑止停職流外省憲又上疏曰臣等以趙胖之罪敢瀆天聰殿下論其細功止令停職流外雖殿下好生之德至矣然非賞罰之公道也胖恣行姦貪之狀實殿下之所明知也且胖於中路奪所司付處妓又家奴犯罪繫獄潛令逃匿其大惡不悛大毀國法陵慢所司誠不容誅之罪也今田禁有匿田二結者處死之律况一州之內擅奪公田數十結則其罪之不可輕宥明矣伏惟殿下勿拘姑息斷以公道令攸司收其職牒功券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懲貪惡之輩以快臣民

之望於是削職流于竹林時以謂胖發弊初之事其黨惡惡諷憲司中之 丙子收鄭道傳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并削其子津港職 密直副使南閔稱疾免 己卯遣判軍器寺事金久住如 京師獻火者二十人 十一月癸未朔親祀積慶園 戊子以權仲和成石璘為三司左右使安翊判開城府事趙仁瓊為密直副使許應為右副代言全五倫金震陽為左右散騎常侍仲和與鄭地坐弊初事得罪至是皆復職蓋欲官禹氏之漸也 日本國源了俊遣使來獻方物 己丑有陳義貴鄭習義李混權滿禹洪富孟思誠宋恩尹珪尹須京外從便 丙申設八關會如法王寺 己亥召李禧李崇仁李種學 戊申以苦寒放二罪以下 十二月癸丑朔憲府劾漢陽府尹柳爰廷媒其子而自娶又奉使 京師恣行買賣削職流于南原府爰廷本無子者也 遣前義州牧使曹仲生如 京師獻馬一千匹 甲子 帝遣宦者前元承徽院使康完者篤等三人來詔曰三韓之地君臣悖亂二紀于茲幸爾無爭城野之戰民安市鄉舊歲來告乃王氏苗裔君主斯民今特遣使往勞以觀畧政如何

又曰比聞高麗閣寺鮮少為朕割勞遺之如有之使禁約馬匹又少則不必杜馬如牝馬騮馬不愈已乎因賜絳絲綉二百匹王分賜宰相有差 丁卯宴使臣于壽昌宮 癸酉唐山君洪尙載卒 丙子以李禧為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禹玄寶為丹山府院君韓載判開城府事姜淮伯為政堂文學兼司憲府大司憲尹就知密直司事安景恭為藝文館提學禹洪壽同知密直司事成石璘為密直副使李士涓為西海道都觀察使姜隱為楊廣道都觀察使朴永忠為漢陽府尹俞光祐為雞林府尹皇甫琳為全羅道節制使李詹知中事李士顯為右副代言韓理鄭寓並為吏曹判書鄭洪為兵曹判書全五倫為刑曹判書洪彥修為工曹判書金震陽李擴為左右散騎常侍全伯英李來為左右司議徐甄為司憲掌令金爾音為門下舍人李敢權弘為左右獻納李申為持平安從約為右正言加賜我

四年春正月癸未朔王率群臣賀

帝正于壽昌宮宴使臣及群臣夜分乃罷 全羅道都觀察使河崙獻無逸立政二箴 壬辰杖流密直使李恬于合浦 癸巳前判開城府事尹承順卒諡忠簡 己亥以國大妃生日赦二罪以下 乙巳新置朔方道鎮溟倉 己酉以權仲和為門下贊成事趙浚為三司左使安翊為門下評理應揚軍上護軍柳曼殊判開城府事朴遠為密直使李崇仁知密直司事同知春秋館事金受益同知密直司事康儒為戶曹判書儒完者篤之兄也完者篤等各以親戚請除官凡六百三十餘人或補外或授護軍中郎將郎將者三百餘皆未久見罷其餘並拜添設職 同知密直司事張思吉辭疾免 二月甲寅守侍中鄭夢周進所撰新定律王命知中事李詹進講凡六日屢嘆其美謂侍臣曰此律須要熟究刪定然後可行於世也苟不熟審一切判付恐有可刪之條也法律一定不可變更講至以樂人倡妓為室者杖八十離異政曹外叙用乃曰世實多有此等人深嘉納之 丙辰王以誕辰幸壽昌宮受朝賀宴群臣全羅道都觀察使河崙書朱文公仁字說作屏以獻下教褒獎曰在江湖憂君之志發為箴規

集聖賢垂鑑之言代充玉帛前既筆之於篋今又著之于屏尋常布置于左右觀覽修省乎心衷因以繩愆而糾謬何須顯諫而明爭外則觀風俗之盛衰內則慮君心之善惡賀予誕辰者雖衆如卿稱職者無多念焉在茲嘆嘉不已 太白 晝見 辛酉藝文春秋館上疏曰人君布政教於一時史臣垂勸戒於萬世故古之王者莫不以史臣置諸左右禮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傳曰君舉必書良以此也竊惟殿下順天應人入承正統凡所施爲動法皇王賞罰明禮樂興此正大書特書垂耀無窮之秋也臣等濫居史職每侍經筵其於殿下嘉言善行靡不直書然經筵之御日不過數刻纔入輒出逡巡於外其關宗社係國家者槩乎其未有聞也臣等恐殿下之德業後世無傳焉伏望禮傳之格言每於御殿之際令臣等八人日更二人入侍左右事無大小咸使與聞則殿下之德無讓於古可傳於後而臣等之職分亦庶乎其盡矣王只冷經筵及衙日各司啓事時入侍左右 癸亥作解溫亭 辛未遣永福君高贊成事權仲和如 京師 謝恩表云聖謨諄至明示遠人天貺便蕃登超前古實踰涯

分采劇凌兢休念猥將瑣末之資權襲祖先之構孤忠耿耿惟天日之有臨四載悠悠諒絲毫之無補何期詔諭之切而又錫賚之多優渥非常粉糜難報茲蓋伏遇仁敦育物度擴包荒憐臣脫出於積亂之餘謂臣紹復於已墜之緒乃令鷲鈍獲被鴻私臣謹當載寢載興情益感於挾纊時萬時億壽切祈於如岡仍獻火者五人及白黃苧布黑麻布各五十四人蔘六十劬豹皮十領鞍子四面馬十四 癸酉禮曹啓每受朝訖御報平廳令刑官親啓斷獄從之 乙亥肆宥 丙子慧見竟天 丁丑遣前典工判書劉信如 京師獻馬一千匹 兀良哈及幹都里等來朝爭舍館幹都里曰吾等之來非爭長也昔侍中尹瓘平吾土立碑曰高麗地境令境內人民皆慕 諸軍事威信而來耳雖處以 諸軍事之第馬廐之側猶感其厚况華屋何有東西之異哉 第願利見主上與 諸軍事耳遂不與爭 倭寇慶尙道仇羅島萬戶李興仁擊破之獲戰艦以獻賜米三十石興仁曰是豈臣之獨力耶盡

爲酒以飲士卒 戊寅幹都里兀良哈詣闕獻土物王素聞爭長故使謂之曰古語云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禮主則辨之凡向化來者先服者爲長兀良哈遂推幹都里爲長我 太祖乞退王爲設宴留之 庚辰慧見 三月甲申修昌陵

乙酉我

太祖享王 戊子我

太祖享幹都里兀良哈於第 辛卯通事李玄回自 京師

報世子還期賜玄廐馬一匹國大妃王妃世子嬪亦皆厚賜

丙申親醮三界于淨事色 戊戌命弟瑀及我

太祖出迎世子于黃州

太祖敗于海州墜馬病篤 庚子幹都里兀良哈詣會長皆授萬戶千戶百戶等職有差且賜米穀衣服馬匹諸會感泣皆內徙爲藩屏又勝諭諸部落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差李必等賚勝文前去女真地面豆萬等處招諭當年幹都里兀良哈萬戶千戶頭目等即便歸附已行賞賜名分俱各復業所有速頻失的覓蒙肯改陽實憐八隣安頓押蘭喜刺兀兀里因古里罕魯別兀的改地面原係本國公嶮鎮境內既已

曾經招諭至今未見歸附於理不順爲此再差李必等賚勝文前去招諭勝文到日各各來歸賞賜名分及凡所欲一如先附幹都里兀良哈例 壬寅慶尙道水軍萬戶車俊獲倭船一艘以獻王賜帛 甲辰王御經筵聞我

太祖墜馬遣醫饋藥講讀官李擴曰

諸軍事國之長城也馳騁田獵萬有傷殘非國之福也王廢

書不答鄭夢周聞之亦有喜色 乙巳世子至自 京師都

堂迎于金郊百官班迎于宣義門外

帝置前元梁王子孫愛顏帖木兒等四人于耽羅使與拍拍

太子等完聚居住 丁未王以

帝賜世子金二錠銀七錠下都堂以充國用 司幕韓幹於

本闕遺址得新埋骨一帶題其背曰作明堂之主非得假金

銀三四錠以啓王曰汝從傍覘之果有人來視乃故洪州判

官李深女婿司衣金桶及其子僧玄悟也下巡軍鞠之深在

利川病且死謂桶及玄悟曰我死葬於扶蘇山穴桶與玄悟

函骨來葬纔三日矣並杖一百充水軍籍桶家以賞幹 郎

舍上疏曰郎舍詞臣也職親華近掌製教令獻可替否不可



與他吏員比今者或差謬都監或為都堂首領官而任使之甚非置詞臣於左右之本意也伏望但令臣等親近耿光以盡職分毋兼吏務從之 戊申刑曹請繫獄者免囚供役決笞者還任勿收告身從之 己酉幸賞春宴勞世子 夏四月壬子朔前門下評理致仕朴林宗卒 流趙浚鄭道傳于遠地削南閩尹紹宗南在趙璞職亦流遠地 癸丑削判典校寺事吳思忠職遠流我

太祖自海州與疾夜還于邸 前判開城府事柳源卒諡良景 前判三司事王安德死 甲寅遣宦者金師幸賜我 太祖白銀一錠紗羅各一匹 乙卯世子謁積慶園及孝慎殿 判典客寺事趙英珪等殺守侍中鄭夢周 流金震陽李擴李來李政權弘鄭熙金澈徐甄李作李巾及李崇仁李種學趙瑚等 丙辰召還趙浚等 丁巳以裴克廉守門下侍中趙浚柳曼殊為門下贊成事僕長壽判三司事李元絃金士衡為三司左右使李豆蘭知門下府事我 恭靖王判密直司事趙珪為密直副使尹師德知密直司事 閔開兼大司憲李廷堅金子粹為左右常侍崔云嗣李文和

為左右司議權總為司憲執義朴貫柳珣為掌令宋因全順為左右獻納鄭摠金陞為持平崔宏為右正言 戊午流知申事李詹于結城右副代言李士顯于南原 池湧奇死于貶所 甲子放李穉于韓州 乙丑廢李崇仁趙瑚李種學種善金震陽李擴為庶人 丁卯命復諸神祠 世子問疾於我

太祖第 戊辰有李詹任便居住 壬申南陽府院君洪永通享王賜馬一匹 癸酉以沈德符判門下府事我 太祖為門下侍中李元絃為政堂文學鄭熙啓判開城府事 閔齊為開城尹崔乙義為密直使李彬張思吉金仁贊並同知密直司事起復我 太宗為密直提學李行趙仁沃並為吏曹判書李勳柳亮為戶曹判書李稷為刑曹判書安瑗知申事安景恭朴錫命為左右副代言金子粹金希善為左右常侍趙璞為三司右尹金若恒為司憲執義李興為持平 丁丑命禮曹勿禁神事 五月壬午我 太祖辭不允 乙酉賜金縷等及第 我

太祖又上書辭不允 癸巳演福寺塔成 丁酉司憲府兼大司憲閔開等上疏曰開國伯李太祖秉心忠直好賢樂善見危授命臨亂不避戊辰之夏倡義回兵以安社稷己巳之冬奉詔定策興復王室功烈落落永世不忘門下贊成事趙浚性本勁直好善疾惡國耳忘家臨事盡節當

開國伯定策之時齋養贊襄以立殿下功高山斗帶礪難忘並皆誠心奉上不計功利進賢退不肖一革舊弊復正三韓一心夾輔而被誅鄭夢周本係庸人 開國伯以為達古書生屢加薦引代以己任夢周貪饕富貴恣行貨賄抗直忤己者一皆斥去阿諛諂己者布列朝廷無欲不遂猶以為不得縱情逞欲忌憚 開國伯所與同心協力協贊王室趙浚南閩等陰誘黨諫賊而論罪置之極刑將及於 開國伯欲以專權自恣植黨謀亂萬一得成其計專擅國柄則不唯濁亂朝廷必將傾危社稷禍在不測同謀黨與置而不問他日禍階愈可畏焉其黨與判三司事僕長壽奸猾無

節唯事貨殖謬為國許得與卿相知密直司事李茂同知密直司事李彬再干罪犯幸蒙寬宥獲保性命禮曹判書金履自少附帶別無才行濫受官爵以至六部並皆受國厚恩宜其盡心勉力圖報聖恩而與夢周交結黨附欲以誣陷忠良擾亂國家宜收職牒鞫問論罪鑑後兵曹摠郎安魯生禮曹摠郎崔關親親軍護軍金瞻素無節行濫居顯秩貪冒利祿諂事夢周雜亂橫行宜收職牒遠流懲戒後人疏上罷長壽履命歸田里其餘並罷遠流 戊戌流姜淮伯柳沂于外 庚子慶尚道按廉崔咸坐契長壽姻親罷以左司議崔云嗣代之 壬寅王與順妃引見僧自超于解愠亭 是月遣司僕正任光義如 京師獻馬一千匹又遣判禮賓寺事任壽獻一千匹 六月己未都評議使司流前判三司事禹玄寶及宗室南平君和宦者姜仁富等于遠地 庚申召還鄭道傳南閩 流柳曼殊于外削契長壽金履職亦流遠地 日 本遣使求藏經仍獻方物 丙寅順平君文達漢卒 以趙浚為京畿左右道節制使南閩為慶尚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馬 丁卯遣門下評理慶儀如 京師賀

聖節開城尹趙仁瓊賀千秋節王如壽昌宮拜表箋遂幸我太祖第問疾仍置酒言曰予雖無厚報何至忘德因泣下遂歡飲及罷以琴瑟等樂器遺之曰病中可養耳目其速治瘵為寡人出視事 己巳以趙浚判三司事我

恭靖王為三司右使南閔同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成事尹虎成石璘並為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鄭熙啓並為門下評理金士衡為三司左使尹師德判察直司事金用超金乙貴李蕤金相並為密直副使李行王康並為醫文館提學李稷知申事安景恭李勳為左右代言南在韓尙敬為左右副代言朴錫命為兵曹判書慶習為司憲掌令申孝昌為持平王禕為右正言 乙亥杖命震陽一百移流遠方馮洪富禹洪壽依舊削職遠流永不敘用 丁丑遣門下評理金湊如 京師表請誥命書曰高麗國宗親大小臣僚閑良耆老等竊惟小邦自始祖王建以來正派相承將五百年及至洪武七年九月恭愍王不幸無嗣薨逝國人議立宗親之賢有奸臣李仁任欲固權寵不聽衆議却將辛曉之子禍詐稱恭愍王後繼立王位而禍荒淫自恣呢狎群小遊畋

沉醜不恤國政神怒人憤十有六年至洪武二十一年六月禍乃自知人心不順辭位於子昌昌亦幼弱不諳國事舉國憂懼無可奈何開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陪臣門下評理尹承順等回自 京師賈到禮部咨文欽奉

聖旨節該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為皆非良謀君位自王氏被弑絕嗣之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童子不必赴京果有賢知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於上造安民之計於國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欽此伏念 聖神明察萬里真偽判然一國咸懼無所逃罪啓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告于祖廟擇于宗親以始祖王建正派之傳神王暉第二子襄陽君恕六代嫡孫定昌府院君王瑤最親且賢於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承恭愍王後權署國事以定人心當差順安君王昉等齎實封奏本已經奏達及今四年臣等伏見權國以來事大之誠愈加恭謹政教修明人民安業乃緣未蒙襲爵明命舉國遠望願德音伏望 聖慈特賜明降襲封王爵以慰遠人之心湊至肅州聞王廢乃還 己卯趙仁瓊至西京

聞皇太子薨乃還 以金子粹金希善為刑曹判書吳思忠李舒為左右常侍安東為門下舍人沈孝生為司憲掌令盧

湘為持平尹須為左正言 蓬原君鄭良生卒 秋七月甲申知密直司事金繼生卒王命召我

太宗及司憲趙庸曰予將與李侍中同盟卿等以予言就傳

侍中聽

侍中言草盟書而來且曰必有故事庸對曰盟不足貴聖人所惡若列國同盟則古有之君與臣同盟則無經籍故事可據王曰第草之庸與我

太宗就

太祖傳如王教

太祖曰予何言哉汝當以上教起草庸退草之曰不有卿子焉至此卿之功與德予敢忘諸皇天后土在上在旁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予所有負於卿者有如此盟庸與

太宗進草於王王曰可 乙酉復以鄉道傳為奉化郡忠義君趙胖知密直司事李恬為慶尙道都節制使柳龍生為東

北面都節制使兼和寧府尹 戊子以苦熱放輕繫 辛卯王在北泉洞宮將幸我

太祖第置酒與之同盟儀衛已列百官就班右侍中裴克廉等白王大妃曰今王昏暗君道已失人心已去不可以為社稷生靈主請廢之遂奉妃教廢王事既定同知密直南閔與門下評理鄭熙啓教至時坐宮令右副代言韓尙敬讀教王俯伏聽命又令獻納宋因下庭讀之曉諭百司遂廢王放于原州妃世子及嬪從行尋移杆城郡封恭讓君後三年甲戌薨于三陟府在位四年壽五十後追封恭讓王 百官奉國置子王大妃殿聽政 都堂移牒諸道前月流外者皆令繫獄待決 斬丹陽君禹成範晉原君姜淮季子會賓門外我

太祖聞之大怒止之不及流贊成事成石璘政堂文學李元絃普城君姜善藝文館大提學韓歲密直提學成石璘 癸巳又流前密直柳惠孫軍資尹姜淮仲開城少尹柳珣繕工副令金允壽護軍姜餘于外

史臣贊曰當禍盜據王位是時已無王氏矣歷十有六年之

久禍淫醜肆虐昌又昏弱天不使狂狡之童奸穢名器待有德而卑之其意昭然忠臣義士必欲求王氏之後而立之於是恭讓王不離軒席之上起而登寶位王氏之祀既絕而復續王氏之國既亡而復興是宜推誠勳賢納忠容諫相與共圖惟新之治也奈何惟姻婭挾憾之訴婦寺徇私之請是聽是信疎忌元勳陷害忠良政事悖乱人心自離天命自去使王氏五百歲之宗社不祀忽諸悲夫

世家卷第四十六

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行

非賣品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國書刊行會代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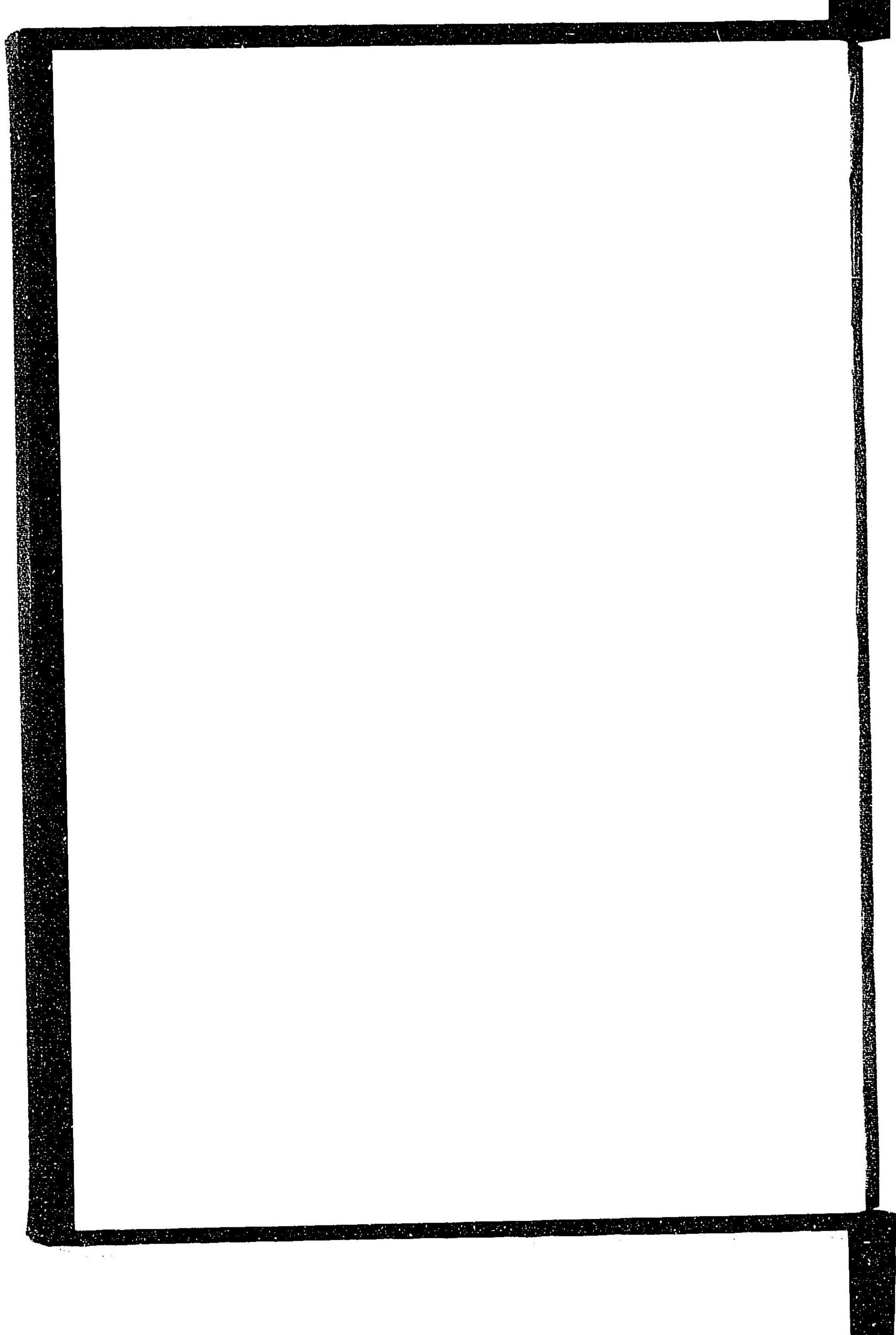
編輯兼發行者 市島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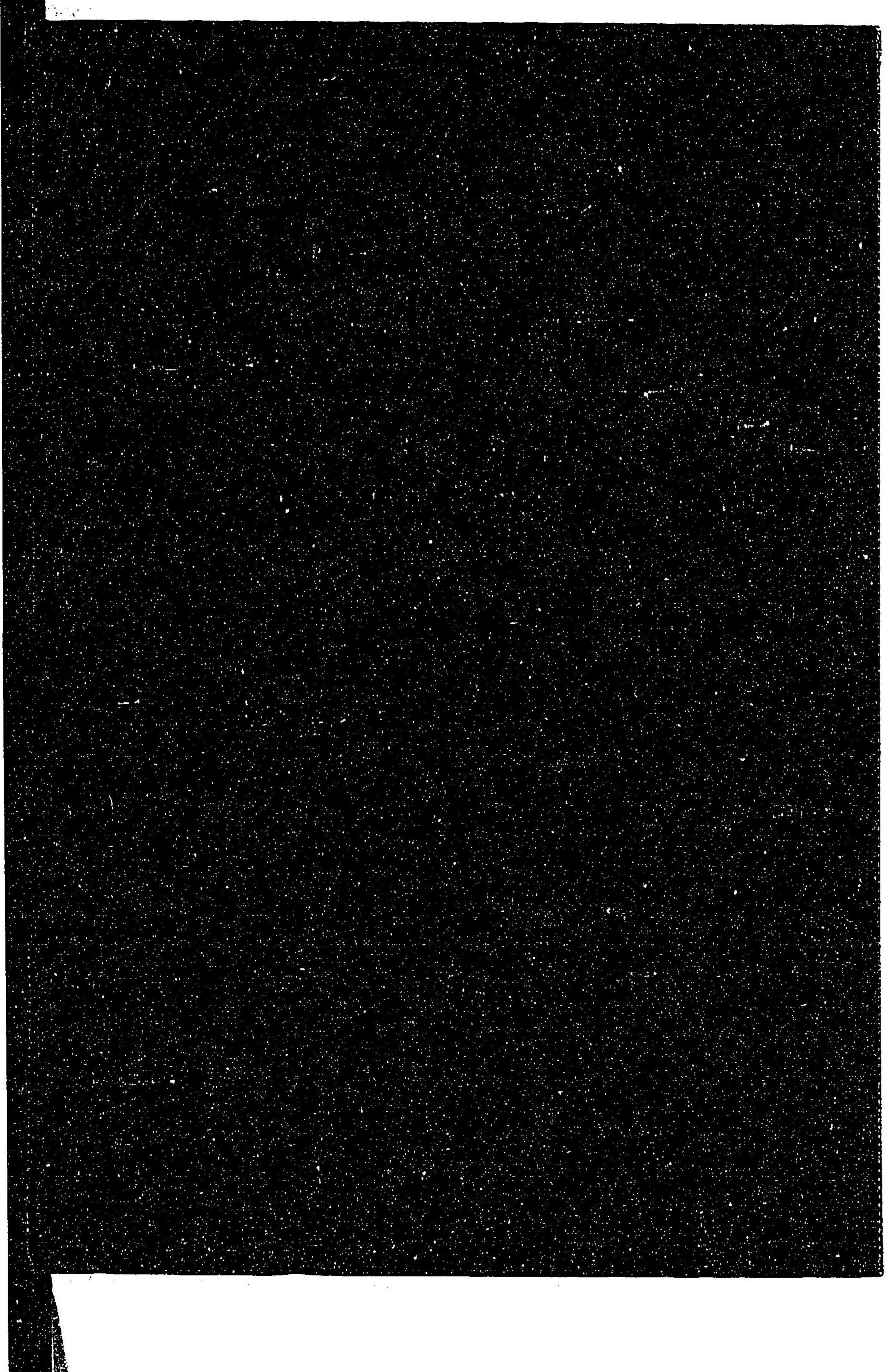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蠟燭町八番地 武木信賢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蠟燭町八番地 武木印刷所

8A-43

兩本





221.04

Te127k

003468-001-7

221.04-Te127k

高麗史

鄭麟趾／編

国書刊行会／刊

M41-42

ACC-2163



